

繪圖 繡像

兒女濃情傳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言情小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7038B

繪像
圖

兒女
濃情
傳

言情小說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提 要

此書以雪月梅三人為主各有身分性情之不同寫來恰如其人至其典博處諸子百家九流三教奔赴腕下一夕鎔化而出之點染生色煞是熱鬧非尋常小說所能夢見

自序

昔太史公遊歷名山大川而胸次眼界豁開異境。史記一篇。疏蕩洒落。足以凌轢百代。乃知古人文章。皆從閱歷中出。予也。自慚孤陋。見聞不廣。及長。北歷燕齊。南涉閩粵。游覽所經。悉入編記。覺與未出井里時。少有差別。今已年過杖鄉。精力漸減。猶幸篋中。澈乘。可以禦寒。園中。脫粟。可以療肌。日當無事。曳杖山鄉。與村童圖叟。或垂釣溪邊。或清談樹下。午間歸來。麥飯菜羹。與山妻稚子。欣然一飽。便覺愈於食祿千鍾者矣。惟念立言居不朽之一生平。才識短淺。未得窺古人堂奧。然春蟲秋鳥。亦各應時而鳴。予雖不克如名賢著述。亦烏能尸居澄觀。喋不發一語乎。因欲手輯一書。作勸懲之道。以故風晨雨夕。與故人數輩評議。心有所得。拈筆記之。陸續成篇。雖非角勝爭奇。亦自具一邱一壑。龍門之筆。貌乎尚矣。茲不過與稗官野史。聊供把玩而已。復經校正。付之剞劂。以公同好。既以自娛。亦可娛人云爾。

請法

太史公云。詩三百篇。大抵聖賢之所作也。經傳且然。何況稗官野史。作此書者。想其胸中。別有許多經濟。物不可遏。發洩出來。

凡小說俱有習套。是書脫盡小說習套。又文雅又雄渾。不可不知。

凡作書者。必有緣故。雪月梅。却無緣故。細看去。是他心間無事。適遇筆精墨良。信手拈出。古人一二事。綴成一部奇書。故絕無關係語。

雪月梅是有緣故者。見人不信神佛。便說許多報應。見人不信鬼怪。便說許多奇異。真是一片救世婆心。不可不知。

此書看他寫豪傑。是豪傑身分。寫道學。是道學身分。寫儒生。是儒生身分。寫強盜。是強盜身分。各極其妙。作者者苟胸中無成竹。順筆寫去。必無好文字出來。是書不知幾經善畫。而後成。讀者若走馬看花。讀去。便是罪過。

作書者胸中要有成竹。若必打算而後成。苦莫甚焉。又何樂乎為書。雪月梅却是順筆寫去。而中間結構處。人自不可及。

不通世務人。作不得書。此書看他於大頭段大闢目處。純是閱歷中得來。真是世間第一通人。

是書隨便送一禮設一席家常事務細微處無不周到純是細心粗浮人何處着想

雪月梅有大學問諸子百家九流三教無不供其驅使

雪月梅寫諸女子無不各極其妙雪姐純是溫柔月娥便有大家風味小梅純是一派仙氣華秋英雄蘇玉簪嬌媚有許多寫法不知何處得來

岑秀才是第一人物文武全才智勇兼備如桂林一枝荆山片玉又樸實又闊大又忠厚又儒雅精靈細膩真是絕世無雙

蔣士奇是第一人物武勇絕倫自不必說親情友誼尋不出一點破綻

殷勇是書中小人物作者亦是極力寫出不知何故看來總不如劉蔣諸公

劉雲是第一人物純是一片真心待人又有大家氣象子美詩將軍不好武便是他一幅好畫像

華秋英是第一人物歷觀諸書有能詩賦者有能武藝者有絕色者有智胆者而華秋英則容貌才華胆量武勇無不

臻於絕頂當是古今第一奇女子

有說雪月梅好者有說雪月梅不好者都不足與論究竟他不知怎的是好怎的是歹不過在門外說瞎話耳

有一等真正天資高學問足而評此書之好歹者有兩種亦不必與論何也一是目空四海他說好歹是偏執已見睥睨不屑之意一是漫然閱過却摸不着當時作者苦心此兩種人都不可令讀雪月梅有一種假道學村學究謂用精神於無用之地何必作此等閒書試看其制藝詩賦有不及雪月梅萬分之一者真可付之一哂

雪月梅有實事在內細細讀去則知不是荒唐

雪月梅文法是另開生面別有蹊徑間有與古人同者如造化生物偶前相似不得為雪月梅病

乾隆乙未仲春上浣月巖氏謹識於古許昌之松風草堂

卷一

第一回

岑秀才奉母避冤仇

何公子遇仙諧伉儷

第二回

拆姻緣仙子失仙踪

病膏肓家人弄家鬼

第三回

小女郎生騙別家鄉

老殺才冥報填溝壑

第四回

失胞親訪舊遇賢東

重世誼留賓報故友

第五回

携嬌娃外室慶生辰

遇奸徒長江遭陷害

第六回

毒中毒強盜弄機關

詐裡詐浪掃排圈套

第七回

施巧計套金夫着魔

設暗局俏佳人受騙

卷二

第八回

許雪姐徵徠全弱質

曹偉如得意逞豪華

第九回

無情棒妬婦肆兇威

送命縲嬌姿墜荒塚

第十回

戲嬌姿取狂鬼欺孤

憐弱質老封君認女

第十回

遇萍蹤英雄雙結義

報仇信即勇兩傷心

第十二回

金蘭誼拜兩姓先塋

兒女情訂三椿後事

第十三回

踐冥約三姓喜相逢

返魂香千秋稱異事

第十四回

回陽世義妹勝同胞

遇異鄉賢東成至戚

第十五回

試鐵弓叔侄顯英雄

解玉環劉蘇結秦晉

第十六回

扣禪關菩提三指覺

施勇武豪傑兩傾心

卷三

第十七回

灑別淚征逐重氣誼

叙情腸繡閣惜分離

第十八回

乍施威強徒齊投首

重聚義昆季共御杯

第十九回

廉縣令因公留壯士

賢操江為國舉英才

第二十回

殷壯士立功辭叔孀

程察院破格重英雄

第二十一回

識英雄海疆當險要

遇弟妹湖畔訴衷情

第二十二回

識小林征棹解離愁

得嬌女慈憐添喜色

第二十三回

華秋英急智刺淫倭

何仙姊幻形救淑女

第二十四回

說兵機無心得佳偶

設險伏有志建奇功

卷四

第二十五回

喜聚首最苦別離多

望音書偏歎鱗鴻杳

第二十六回

報遠信巧遇遠歸人

覓幽棲專拜幽居叟

第二十七回

老道學論文成水乳

小仙娃識相別賢愚

第二十八回

去矣威故里訪親知

納清涼異鄉蓮骨肉

第二十九回

俏嬌娃拜繼老夫人

賢龍掃管教癡公子

第三十回

真鐵口五星斷休咎

程操江一語解紛爭

第三十一回 愛才華觀面許東床 感恩義真心虛左席
第三十二回 親上親才郎求月老 喜上喜表妹作新人
第三十三回 王進士挈家為縣令 岑秀才奉旨作中書

卷五

第三十四回 報喜信癡叔認重親 問病源慈幃夫二豎
第三十五回 試奇文才子吐心胸 論往事英雄增氣色

第三十六回 探親知真心勸豪傑 謁相國要語授英才
第三十七回 試金殿犀管落珠璣 擾海疆倭寇為狼狽

第三十八回 重義氣千里冒凶鋒 救急難一身衝險隘
第三十九回 叙舊事岑母動慈懷 結新知劉生顯神勇

第四十回 投芥針歸路稟慈親 作書函臨歧薦壯士
第四十一回 紅狼子得婿畢良姻 醜奴兒懇親求說客

第四十二回 發倉廩寧海救飢民 糾醜類青山放響馬

卷六

第四十三回 奉天旨縣令摧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
第四十四回 貪美色狹路喪兇徒 重英豪平臺試武士

第四十五回 重恩義客裡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第四十六回 岑御史遣將救吳門 劉副總統兵誅海寇

第四十七回 現仙容一劍截魔頭 奮神勇單騎擒精盜
第四十八回 天緣合仙母指迷途 惡貫盈倭寇逢殺劫

第四十九回 渡殘端一劍化金橋 建奇功九重賜蟒玉
第五十回 佛菩薩慈悲靈善救度 雪月梅封贈大團圓

殷勇

劉電

岑秀

蔣士奇



侯子傑

劉封君

文進
渾江舞



玉虛夫人

許雪姐

何小梅

蘇玉馨



王翼

劉雲

成江浦

許俊卿



王月娥

郎賽蒼

華秋英

王翠翹



趙天王

赤鳳兒

徐海

鄭璞



鏡湖逸叟陳朗曉山編輯

第一回 岑秀才奉母避冤仇

紛紛明季亂離過 正見天心洽太和

婦勤紡績桑麻遍 男習詩書孝友多

世事渾如棋局 此中黑白紛爭 只須一着錯 經營便覺滿盤輸盡

詞曰 使欺心暗有鬼神鑒定 野老清閑無箇事 萬方安靜戢于戈 枯毫編出太平歌 禍福惟人自召 禍淫福善分明 勸君切莫

却說為人在世 荷天地之覆載 食國君之水土 賴父母之養育 受師傅之教誨 所以這天地君親師的大恩 自當焚頂朝

夕 必須刻刻存心思 所報答 凡為臣盡忠 為子盡孝 恤孤憐寡 濟困扶危 一切善言善行 皆可少報天地君親師的大德

庶幾不愧此生 若見義不為 愆愆忽忽 隨波逐浪 混俗和光 豈不將此生虛度 況現在的富貴利達 皆是祖父的遺澤 若

自身再加培植 則子孫之流澤更遠 若妄作非為 損人利己 不但上剝祖父之元氣 下削子孫之瘡 而且自身之災禍 亦

所難保 故太上云 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 佛經云 要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要知後世因 今生作者是 此乃必然之理 即聖

賢的經傳 亦無非教人以孝悌忠信之事 然此中愚夫愚婦 難以解究 惟有因果之說 言者津津 聽者有味 無論賢愚 貴

賤 婦人女子 俱可通曉 可以感發善心 戒除惡念 今有一段奇文 於中千奇百怪 到頭天理昭彰 報應絲毫 不爽 一一說

來 可以少助勸人為善之道 又見得天地之大 無奇不有 況真情實事 非比荒唐 請靜聽始末 不但可消閒改悶 且於心

身大有裨益 即作一因果觀之 亦無不可 却說這段故事 出在明朝嘉靖年間 有一秀士 姓岑 名秀 字玉峰 祖貫金陵 建

業人氏 祖父岑源道 官至九江太守 父親岑如嵩 中過一榜 因病早亡 寡母何氏 撫育成人 這岑公子 年方弱冠 生得天

姿俊雅 稟性純良 事母至孝 且篤行好學 十六歲 即遊泮水 甚慰母心 更喜于駢馬 試劍 熟習 韜畧 自謂大丈夫 當文武

兼備 豈可只效尋章摘句而已 因此論文之暇 日以擊劍騎射為樂 書中第一要緊 人熟語 寫得家中 薄有田產 只老

僕岑忠 夫婦二人 相依度日 祖父任九江太守時 一清如水 官囊蕭條 彼時有一所屬縣 令侯子傑 因貪贓枉法 誣良為

盜 招解到府 被岑公審出真情 據實將該縣詳參 不料這侯子傑 恃有內援 且與上臺有情 反揭岑公得贓枉斷 上司欲

...

介山居士董孟汾月歲評釋

從中祖護又恐難平公論只得將那人重罪改輕含糊結案。岑公見任途危險且稟性不合時宜遂告病致仕因此候子傑記仇甚深及岑公致仕後又資緣權要不及二年行取進京歷遷部郎數年之間出為江南巡按因憶舊仇於未到任之先即暗差心腹來察探岑家動靜及聞岑公已故公子早亡只有公孫在庠孤兒寡婦視若寇讎計圖洩恨及到任後屢在各官面前誣說岑公當日代賄官項勒他銀八百兩現有借券未償指望屬官希其旨意起釁中傷各官中有知其底細者惟含糊而已內有一府學教授徐元啟是岑秀的老師平素最為相得聞知此事即暗地通信與岑生令其早為防衛莫至臨時失措即教他告遊學遠出以避其鋒。此語一聽便生事這岑公子亦聽見母親說及此事不料如今正在他治下又有代價官項之言勢必借此起禍孤兒寡婦何以支持因與母親商量不如依老師之言暫離鄉井遠避光鋒。此為上策。思量惟有母舅何式玉家居山東沂水縣之尚義村可以往就欲奉母親一同前往岑夫人道自你父親去世你還幼小無知你母舅已多年不通音信。此語在內近日不知作何光景倘若事出意外他鄉外處何以存身岑秀道母親不須遠慮兒已計及即母舅處或有他故囊中尚可支持暫為賃寓他方亦無不可況這巡按官限期一滿就要離任待他去後便可回鄉母親但請放心老僕岑忠亦道大相公所說甚是況他是一個丈夫赫赫的巡按要來尋起我們的事來如何了得太老爺在日執法無私不徇情面相交甚少雖有幾個同年故舊已冷淡多年不相關切倘有不測之事誰來照應還是避他的為妙。此語又為吐酸岑夫人道既如此便依你們前往自從你外祖父去世我也常時記念你母舅幾番要打發你前去探望因為你年幼今趁此前往得與你母舅一會也慰了我夙願當下商議停要即遞了一張告遊學的呈子一面將家中一切託與岑忠照管母子收拾細軟帶了老僕婦梅氏即日催就船隻岑秀只有一個親姑娘嫁與本地鄭巡廳為妻姑夫已故單生一子名叫鄭璞已入贅門却有些惡態惟有岑秀兩表弟兄最相友愛當日晚間前往一別次日五鼓即開船前往山東進發且說這岑秀的母舅何式玉也是世家舊族父親由兩榜作了一任刑廳在江西任上遂與岑家聯姻後來致任回家不幸與夫人相繼去世家業雖然不大尚可溫飽度日這何式玉為人潇洒放浪不羈且平生好奇素有豪氣年已二十有七名列黃宮因連丁兩艱尚未婚娶每念胞姊遠嫁金陵姐夫已故幾欲往探因為家下無人遠延不果又見任途傾險遂無進取之念尋常惟與幾個好友往還無非以詩酒琴劍為樂這一日從平時最相知的通子世兄弟蔣士奇家赴席回來

齊已覺微醉呼小僮烹茶來吃了一杯隨寬衣解帶欲就安眠忽覺背後似有行動之聲即回頭看時却見一素袂女郎
在後手掠梅鬢嫣然微笑相能何生爲然看見吃了一驚及細看時生得美艷動人光豔奪目何生素有胆識自思此女
非狐即仙因定一定神問道你是精是鬼請說無妨女郎笑道請問郎君妾如是鬼郎君可畏慎言何生道以鬼雖殊
其情則一若情有所鍾生死以之何懼之有且請問小娘子姓名來姓女郎笑道妾實告君我非狐鬼乃謫仙也只因有
過暫降塵凡與郎有夙世之緣故不避嫌疑俯就若不見棄且與郎君有益何生大喜道小娘子真神仙中人今自屈來
此只恐我無福消受縱然是鬼亦當相戀何況仙乎當時情興勃然隨携于並肩與之寬衣只覺肌膚香滑情蕩神迷互
抱上床極盡纏綿何生從未入此溫柔鄉而今真個銷魂矣因擡頭問其住居眷屬女郎道仙凡交接大約要有夙緣若
能會合若使無緣斷難相強至於住居雖有君亦難到問欲何爲何生曰聞得亦有狐屬之類假托仙名與人爲祟者是
何緣故問此話每乃女郎道凡屬精靈變幻惑人亦常有之不足爲怪大抵緣至而合緣盡而散即或其人有所折傷
亡之處原是其人命盡緣絕並非若輩之崇丹或其人兇狂淫亂文使若輩促其傷亡如武三思輩亦是數所使然倘有
人無故傷殘若輩自然也有報復之道否則與人交接有益於人處甚多倘其人根基本來堅固福祿綿厚則若輩更可
益以厚福倘若福德淺薄即與人因緣會合亦不能強而益之何生道據仙姊說來與小生固屬有緣但恐我無福以當
將來究竟何以結局女郎沈吟未答似有歎息之意良久乃言郎君此時情意雖好其中修短有數不能預定所慮
郎君福祿淺薄恐有中變然此時尚早不必過計何生亦不復問兩個枕上歡娛綢繆備至初則宵來晝去繼而終日不
離僮僕輩亦無嫌避皆以仙狼稱之後來朋友輩知道凡請見者驚心奪目無不以爲神仙中人亦有願請一見而終莫
與見者何生亦不能強惟世交將士奇到來便十分敬重教何生款待盡禮常說他是端人正士後來功名富貴未可限
量至於操作井臼女紅中饋之事無不盡美真同伉儷恩愛異常兩月之間腹已有娠年餘即產一女何生甚喜遂無他
娶之念仙姊亦云郎君若能矢志不移尚當爲郎圖一後嗣何生亦喜而唯唯大凡人生在世富貴窮通壽夭厥孤俱有
定數非人可以逆料假若何生矢志不移與這仙姊始終偕老生子續嗣豈不完美總因少年情性初時得此麗人便如
獲至寶迨後習以爲常便不珍重又兼有三朋四友口舌吹嗽有的道你是個名門舊族豈可不選門當戶對正經婚娶
乃與一妖異爲偶豈不被人笑話有的說他雖然美好終不知他來歷日後恐難保始終有的說縱然與你生育子到

大來人知道是妖異所生誰肯與你聯姻婚配似此眾口喧嘩言三語四把一個何生沒了主意這日因與何米心腹世交蔣士奇商及此事要他定個主見這蔣士奇是個豪邁之士見他問及便道情之所鍾固不能忘但夫婦為人倫之始原不可苟合如今當正娶一房為嫡他果是仙流必不見妬如此則情義兩盡誰是生聽了只是點頭自此遂有另娶之念這仙姑亦早知其意只欲不知聽其動作而已二看何生非薄情之輩但為小兒女根不妨子說却說何生有一族叔何成年將望六一生不務正業惟以嫖賭為事以致家業蕩然目前又無兒女只夫妻兩口度日何生的父親在日亦常常周濟與他無如到手即空難填欲壑及到何生手裏雖不能如先人看顧斗米束薪亦屢屢照拂自何生有了仙姑他從不能一見心中愧恨如今知道何生有人勸他婚娶這日走來說起城中黃員外家有一女兒生得如花似玉年纔二九女工針指無一不精又是獨養女兒粧奩甚是豐厚這頭親事我知詳悉不可錯過何生因知他是個荒唐的人難以憑信因隨口應道承叔父好意但婚姻大事尚容打聽明白再煩叔父為媒當日就留何成酒飯而去次日何生因往相好處探訪這頭親事果與何成所說不差因思若即請他為媒恐又生出別故不若竟煩蔣兄為媒萬無一失當時王意已定即決請蔣士奇作伐那黃員外與蔣士奇又是相好如何生是世族人家且人物風雅便已應許選日行聘擇吉婚娶諸事已備直到行聘前一日何生歸家對着仙姑欲言不語自覺抱慚欲待不說事已成就欲待說出又恐見怪正是只因情意自不堅莫怪人多說是非究竟不知何生如何說出仙姑果否允從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拆姻緣仙姑失仙踪

病膏肓家人弄家鬼

却說何生將復娶的事婉曲告訴仙姑備言不得已的緣故仙姑笑道這事我已盡知從前原曾說過數言天定不可預期今既已另娶正宜無爾新嫁我若在此恐新人疑忌難以相安因將懷中女兒乳哺一番遞與何生道這是你一點骨血轉囑新人善為撫養便如妾在一般言畢抽身便走何生一把扯住道仙姑意欲何往仙姑道緣至而聚緣盡而散我早已言過何必再問遂絕裾而去轉瞬間形跡已杳何生懷抱女兒若失魂魄半晌方能移步回到房中看見道簪刺

堪芳賦猶存倍增慘切但事已至此悔亦不及因着家債即雇乳母撫育此女况明日又是行聘吉期諸事勿勿幸有
蔣生常在這邊事事照料這何成因為不要他做媒心中大不快活因想日常還要仰賴此蔡米度日不敢使氣後來作
只得前來帮忙到了次日行聘過去那邊也有回盤禮物不必細說擇定第三日迎娶到第二日女家即發粧奩過門到
了迎娶這日自有許多親友隣里到來賀喜午間親迎花轎到門拜堂合卺已畢款待親隣一部文書以何生減果做此
結帳席散之後回房細看新人雖不及仙姊的容光美麗亦有幾分姿色動人一宵佳景不表這黃小姐亦知有奇過之
事因向何生問其始末何生一一細述如今現生一女已有三週取名小梅隨呼奶娘抱來觀看却生得粉裝玉琢酷肖
其母黃氏雖撫弄了一回心中暗想這終究是個妖怪大來諒無好處隨與奶娘畧不經意這何生自娶黃氏之後
其形容動止不及仙姊速甚又見他不親愛小梅未免心中鬱鬱此是得根且常常思想仙姊的風流瀟灑動止隨心便
出神的一般黃氏初時不大理會後來見他光景知他想念仙姊因將言語盤詰何生未免把衷曲吐露黃氏大不快意
道既如此貪戀妖婦又何必另娶我來不如我尋着他同他一起去了的好何生雖不回答心中更覺不悅這黃氏每日
將妖婦長狀精短的話聒噪小梅抱在面前也全不睬他一日晚間夫妻兩個正在房中絮語黃氏道我曾不曾聽見有
仙人肯與凡人成親的他不過是個妖怪你却念念不忘幸虧他去得早若在身邊只怕連性命也要送在他手裏了如
今留下這個妖怪恐怕大來還是個禍根呢何生尚未回答只聽得黃氏啾啾一聲幾幸跌倒在地端的是臉上被人打
了一掌分明聽得有人說道我奉娘法旨在此察聽你這賤婢甚是不賢我娘與你並無疑隙你何故屢屢惡言相
犯小姐雖非你養也是何郎一點骨肉你視同膜外全無一些恩義情實可惡以後好好照管我小姐便罷倘生反心教
你性命不保說得透像黃氏既不親愛小梅自應極早性黃氏明明聽得對面說話眼中却不見形影何生亦大駭異正
欲動問已覺香然黃氏臉上被這一掌打得紅腫了半邊嚇得魂魄俱失半晌不能言語何生過意不去將他撲在懷中
再三撫慰自此以後黃氏再不敢提起妖怪二字女兒雖不十分鍾愛亦不敢以陰毒相加荏苒流光不覺又過數載誰
知那何生命中無子黃氏也竟無喜信小梅已是九歲聰慧過人四五歲上父親教他讀書寫字過目了然女紅針指之
類一看即會有如夙昔何生珍愛過於掌珠更有一椿奇異凡與何生往來親友一見面就知的賢愚貧賤壽夭窮通故
孽孽向父親指說某人可以親近某人只宜疏遠且常常怒父親壽數不永并之後嗣母親又不得見面時時暗中零涕不

已傷去自人生何有定數這何生到三十六歲上忽然抱病日漸沉重延醫服藥總不見效這小梅天性孝順十來歲的女兒竟與大人無異見父親病重日夜服侍衣不解帶黃員外夫婦也來看望朋友中惟蔣士奇無日不至請來各處名醫調治吃下藥去如石投水毫無功效淹纏枕席數月有餘惟小梅日夜飲泣不離左右何生憐憫一息自知病入膏肓諒難醫治思想此身不曾做得一些事業又與仙姊半途分拆未能接續宗嗣只有胞姊一人又遠絕音信族中又無可託之人黃氏年少未生諒不能守女兒伶仃孤苦依傍何人想到此處肝腸寸斷一手捏住小梅哽咽不能出聲半晌說得一句苦了我兒子長嘆一聲便淹然而逝小梅哭得昏暈在地黃氏也號哭了一場便收淚料理衣衾等事也字一頓字一頓此時何成因見姪子病重也日日在此相幫照料喜得棺木是蔣士奇早已為他備就不致臨時慌促這何成早有覬覦之心今見姪子已死黃氏年少家中無主他就是當家起來事事專主而行此人不正黃員外夫婦自女婿病時常來看望後來見病勢沉重黃媪就在此住下幫女兒照管今見女婿已死家中無人又見這何成事事專主素知他是个無行之人諒來沒有出處暗與女兒商量你青春年少又無子嗣守亦無益不如早為之計黃氏亦早懷別抱琵琶的念頭聽了母親的話恨不得即時改嫁只為人生耳目難掩且挨過斷七再作理會因暗將細軟之物陸續運回小梅縱然眼見亦不敢作聲前報後母之傷心慘目這何成已看眼裏肚內尋思我的老婆兒又是个病廢之人不能前來照管倘黃家母女將財物細軟席捲去了我又無稽查豈不是糟鼻子不吃酒枉耽着虛名了此時正在熱喪難以開口又不能捉他破綻只得隱忍不言此時與黃氏改嫁之挨到首七就便開弔素常往來的親朋隣里都來吊唁少不得做些佛事并款待親隣過了三七就擇日出殯葬在祖塋諸事草草完結一路寫來都是散著惟小梅日夜哭泣甚是狼狽然孤着痛癢誰問時光迅駛已至終七這日黃員外備了一席到來燒紙何成就將他留下坐談間何成就開口道我姪兒不幸身亡又無子嗣姪媳正在青春相守亦非常計如今遺下這個女兒到來雖是別家之人也還要與他留個地步不知親家意下如何黃員外未及回答這黃媪早從裏邊出來說道婦人心中腸親家說得甚是有理我女兒年少又不善生育縱要守節亦無倚靠的人方纔你老人家所說要與你姪孫女留個地步倒像我們有甚麼欺心的意思但是我陪嫁粧奩仍當取去其餘是何家的什物一些不動你老人家點收明白好與你姪孫女作地步老來兩口也好相依過日豈不兩便何成道這話雖如此說但裏邊的箱籠物件不是我老拙多心須要檢點个明白是你們賠嫁之物聽憑

取去其餘絲毫不得掣動俱要留下這極孫女過活的黃媪笑道此笑哭得可惡明是暗中說得極是如今就請過去檢點檢點大家釋疑當下何成進去點看也知早將細軟運去却没有對證稽查難以爭執看來不過是刺得此毒膏首飾散碎銀兩并穿衣等件看罷只說得一聲我家姪兒難道只留下這點東西不成只當解之心黃氏便接聲道你姪兒本無遺積自從病起至今這請醫服藥衣衾棺槨喪於殯待人請客也不知用去了多少銀錢這多是你老人家親眼看見難道是假的黃媪又接口道你老人家不信連我女兒的箱子都打開來看一看省得疑心何成明知看亦無用便隨口道這也不必此時在何成的意思不若教他今日就搬了出去省得另日又多一番周折這黃員外亦有此意却一時不好出口倒是黃媪說道今日既已說明省得你另日又要過目不知就搬了出來倒覺兩便何成聽說正中心懷便道親母說得甚是爽利到是這般的好當下就吩咐黃宅帶來的家人將應搬之物盡行搬去晚間叫了兩來小轎到來黃氏不免向靈前號啕了幾聲不說二字與前便二字同又在頭上拔下兩枝簪子遞與小梅做個記念此時小梅如天打雷驚一般啞口無言只是悲泣黃氏遂拜辭何成與黃媪上轎去了黃員外亦作別歸家兩家一這黃氏後來再賺了个浮浪子弟把極盡所有弄得聲盡嘔氣而亡此無夫與自不必說却說這何成自黃氏被去就如拔去眼中釘甚是快活次日就把他病老婆兒搬來同住將房中所有盡行搜檢在身邊把此言語哄騙小梅這小梅雖然年幼心中却十分明白但事勢如此亦無可奈何常對鏡看見自己目下氣色不好獨自悲泣而已這何成有了些東西舊時毛病復發不是去嫖舊嫖就是去尋熟賭你想這有限的東西如何經得他揮灑及至銀錢用盡便將首飾衣服變賣後來連那傢伙物件也漸漸變賣盡了就想量要變賣地土原來何氏所遺地土不及兩頃先將契券質銀標賭後來就試賣與人本來值十兩一畝的地不過賣得个七折銀子到手仍在賭場妓館中撒漫而去日往月來不覺又是三年頭將家中所有弄了个盤淨此時小梅年已十三看見這般光景雖在何成面前勸過多次猶如耳邊風全不理帳不及半年把房屋也變賣了另租了一間小屋搬去居住這病老婆又死了買棺成殮之後一無所有再過兩個月看看弄得衣食不週就思量到小梅身上來了正是飽暖不禁淫念起飢寒便覺盜心萌不知何成如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月巖曰能透徹世情纔是真文人亦惟真文人方能透徹世情如此回敘何生夫婦絮語一段叙黃氏改嫁一段叙何氏吞餅一段簡切中又帶週微腐儒如何寫得出叙將賣小梅先將何氏家業逐樣消脫一節就推算到小梅身上叙

却說這小梅見何成這般光景，忍氣吞聲，苦楚萬狀。何成見小梅哭泣，自己覺得慚愧，良心人若曉得，慚愧心裏，因思不如把與人家做了養媳，離了眼睛，到了淨清，又想富戶人家不要養媳的，若把與窮人家，又無些指望。不若賣與大戶人家，做了婢妾，倒還有些道路。無良之人，初念未極，惡之主意已定，就託人打聽，適會其巧，有一个浙江王孝廉進京會試，中了進士，回來打從山東經過，因家中有个女兒，留心要買一个伶俐的丫鬟，傳這沂水縣知縣是他舉人同年的至交，因便道來拜，就留在賓館中住下。因主人有了賈了頭的口風，他跟随的家人都已知道，這王進士意中以為山東地方雖有青的了頭，但恐沒有清秀人物，欲往蘇揚去買，以此也不十分在意。這日往縣中赴席，回館天已傍晚，他家人稟說有个姓何的有个姪孫女，因不能度日，情愿將他出賣，說道人物生得甚好。王進士道：「明日且叫他來看一看，再說。」家人答應，就與何成說知。這何成在路上就想了一个詭計，到家哄騙小梅，說道：「過兩日就是清明節了，你該收拾收拾到你父親坟上去燒張紙，也是你一點孝心。明日又是觀音庵婦女們勝會，我與你順便同去，隨喜隨喜，那裏都有素齋款待的，你早些起來梳洗。」小梅道：「爹爹墳上理應去燒紙，觀音會上我是不去的。」何成道：「你不知這觀音庵菩薩最靈，又且好个去處，燒香的婦女們不知有多少，那一个不去祈禱，真真求必應，你必去祈禱，祈禱自身消災延壽也。好，小梅只是不應一宿無話。當晚何成已想到這妮子一去必然相中，拚着出脫一乘轎，錢拾了他去，省得叫他走路作難。算計定了，次日一早就去叫了一乘小輪，到來運着小梅梳洗，又叫他穿件青衣布服，罩了件舊孝衫，只說先到墳上燒紙，騙得小梅上轎時，這轎夫已是何成與他說明白的，一直竟抬到賓館前歇下。何成便去與那老人家說知道，進去通報。正值王進士在廳前閒步，聽說是領了頭來相看的，就吩咐着他進來。家人傳出，這何成就叫小梅下轎。小梅有時並不是什麼觀音巷，倒像个大戶人家的宅第，又見何成與那管家模樣的人在那裡鬼頭賊腦的說話，心中早已知道不好，便對何成道：「這是甚麼去處，叫我來作甚麼？何成此際諒難再騙，只得實說道：「這是王老爺的客館，他家有个小姐，要你去做个陪伴的人，一生吃着不盡，省得在家忍饑受餓，不是我忍心相棄，實是過活不來，恐怕苦壞了你，故此尋這这个好去處。安插你，是我一片好心。」一面說着，一面就拉進去。這小梅到此，竟氣得面色蠟黃，牙縫裏半个字也道不出。

來到得嫌前王進士一見心中甚喜遂吩咐家人問他要多少身價何成就那他老人家道我亦是名器人家只因窮苦
難度不得已將他出賣只要老爺另眼抬舉就是他的造化連我亦可放心煩你老人家在老爺面前幫襯幫襯若得五
十兩銀子也就可得了結這老人家替他回了此話王進士笑道這十來歲的女子那裏就值這許多銀子念他是个窮
苦之人給他二十兩銀子多了不要這何成又再三訴苦求添方應許了三十兩銀子原來何成已預先約下官媒寫就
了身契當時只填了銀數押了乾押人價兩相交割此非何成故事也乃作者又心細故特出此此時小梅知是騙
他出來賣身已經成交又懼又苦放聲大哭昏暈在地那何成已是得了銀兩開發媒人轎夫一直去了王進士見小梅
哭倒在地即叫老家人王朴慢慢扶他起來王朴道你如今有了好處不要啼哭了我家老爺夫人小姐待人都是最好
的你到府中決不難為你也嘗受用不盡看得跟着他忍饑受餓的過日子王進士也見他不像个小家模樣因問道你
家中還有何人祖父在日作何生理小梅見問帶哭說道我的祖父也是做官的父親是个秀才遂將家事一一訴說了
一遍王進士道據你說來也是个舊家子女我自然另眼看待你那叔祖是个無行之人跟着他終無好處幸喜着在
我家倘把你賣到个不聽話的去處又當如何你從此改心再不要啼哭了小梅聽了這番言語又看見王進士面貌是
个仁厚的人遂住了哭聲王進士又吩咐老家人與他做些衣服添換不日辭了沂水縣令就安頓小梅坐在行李車上
起身回家原來這王進士印表字雲翔祖貫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家在碧浪湖村居住離府不遠是个極清幽的去
處夫人華氏原是江南舊家因父親任胡郡別駕時與王家對下這門親事夫妻同庚四十只生一女小字月娥年方十
四生得姿容秀雅聰慧過人夫真甚是鍾愛室中雖非巨富却也豐足有餘此番中了進士回來却是富貴兩全的了這
且按下此段王進士家世不詳却說何成得了賣小梅的身價回到家中覺得孤懷冷落不免再到賭場中熱
鬧熱鬧雖是賭運不好又輸去了幾箇心中懊悔這日還家已是一更時分開鎖進門到裏邊上床就睡轉側聞看一个
青衣人手持銀錢過道此如好手也恨恨叫聲你去回話不由分說鎖住項頸走了就走脚不點地來到一个
去處但見松杉交翠水遠山環當中一條石子嵌成道路過了一座白石小橋望見一所巍巍甲第高聳雲表到得門首
只見一个長髯使者喝叫帶住即轉身進去通報不一時只聽得裏面有一人傳呼着將何成帶進這何成心驚胆戰不
知是何所在被几个青衣人扭到丹墀跪着偷眼望見殿上挂着一顆斗大明珠尤耀如畫有十餘个侍女宮柱丁粉簇

擁着當中一位金冠霞帔的仙女不知是何仙聖口聽得那仙女嗚道你這廝一生貪花愛賭作孽多端鬼域居心全無人氣你那兒嫂娃兒待你的情意不薄你怎麼趁你姪子一死骨肉未寒就逼姪媳改嫁將他所遺產業資財花費罄盡又將他伶仃孤女騙賣與人為婢似你這等人面獸心說來令人髮指我已深知不必更問喝令青衣人將這廝細縛先打一百背在下面一聲聲響將何成衣服剝去縛綁手脚兩個青衣人各執一條虎筋鞭從背上對打下來痛徹心骨何成已知這女仙就是小梅的母親無得強辯只是喊叫娘娘饒了狗命直打至三十鞭上面嗚叫放起女仙道鞭背不足以蔽其事可與我將這廝又落油鍋裡去須臾見階下油鼎沸騰四個青衣人各執着托天叉將他又起往油鍋裏一丟這何成大叫一聲忽然驚覺正是三更時分便覺渾身發燒脊背上紅腫起來疼痛異常叫號之聲不絕及至天明原來脊背上生出一個大背疽來後心人又無人看顧左鄰有個莫老者聽得叫號過意不去走來看視見他合牀而卧背上赤腫如盤料是背疽因說道你怎麼就生出這大毒來須請個醫生來有治纔好何成自知性命難保亦不回答將手在頭邊摸出那包賒刺的鼻價銀來尚有二十來兩遞與這莫老只說得一聲求你替我買口棺材埋葬了我便感恩不盡莫老接了銀包明知他是賣小梅的身價估量棺成殮以及埋葬尚還有餘不若請個醫生來與他看治看治倘若醫得好時也是一樁好事何成得此會便道你且放心我先去與你請個醫生來治一治倘有不測這棺衾葬的事都是我與你料理便了何成點了點頭這莫老人果然去請了個外科先生跟着個捐藥箱的到來一看便道這是个背疽須先用圍藥把四圍圍住使毒氣不致散漫內用攻託之藥調治但急切不能見效莫老道就煩先生一治該多少藥資即當奉上這先生應允便開了藥箱取出圍藥道須用雞子清調和敷在四圍又撮了一服煎藥交與莫老吩咐如法煎服我明日再來看視說畢作辭而去莫老先送了他二百文開箱錢遂與他如法調治先將圍藥敷好又煎藥與他吃了誰知這何成只是哀呼狂叫不止到晚來與他帶上門回家去叫小廝過來服侍在外邊打個地鋪與他看門此這何成已是命斷緣絕號呼到半夜裏已嗚呼哀哉了那小廝睡到天亮起來不聽得聲應走到裏邊一看却見直挺挺死在牀上慌忙跑回去通知莫老人幸虧這莫老人乃是個忠厚長者知他親族無人因會同街坊鄰舍一力與他買棺成殮抬在義塚地上埋了還謝了醫生五錢銀子所餘不多又與他做了個羹飯買些紙錢燒了就請同事鄰舍吃了一鐘方散此事若遇了個沒良心的人就將銀子藏下再條草席捲去埋了也是有的這就是賭貪嫌不成材的結果

飲此話叙過不提何武此完人如今且說這岑公子自那日奉了母親水陸行程將及半月有餘這日到了沂水縣地方就問到尚義村來正是那堪使路逢伏敵難得他鄉遇故知不知岑夫人母子到來作何着落且聽下回分解

文章原非一途要在各極其妙此回前半於瑣碎中叙得潔淨可愛後半陡一夢接如陰雨數日忽見晴天如行黑暗忽然開朗筆墨淋漓無奇不備一結愈見其妙予本一多情入今讀此結句真淚淚下因綴一絕云莫問何家事休題尚義村寒風吹老樹夜雨泣孤魂

第四回

失胞親訪舊遇賢東

重世誼留賓報故友

却說這尚義村共有二三百戶人家凡有名目者一問便知岑公子車輛到了村口便下車來向一老年人揖問道這村中何宅在那裏居住乞為指示那老者道這村中有兩三家姓何的不知你問是那裡一家岑公子道是何式玉家傍邊有一少年冷笑了一聲道這何式玉家已斷根了你問他怎的岑秀聽得吃了一驚正要動問這少年是何緣故這老者便道你這相公聲音好像江南人這何式玉想是令親了岑秀道正是家母舅但不知如今怎樣光景老者嘆口氣道你令母舅已去世了好幾年而今家中沒有人了岑秀聽得驚問道如今他住宅在那裏老者道他宅子久已屬別人了這何氏夫人在車中分明聽得此話不覺淚落如雨岑秀又問道但不知這裏還有他家親族麼老者道他家別無親戚只有一個族中叔子去年也死了你要知他家的底細只有前面那高大牆門有棋杆的蔣宅是與你令親最相知的可去問他就知始末岑秀謝過老者即向車邊來稟知母親岑夫人帶淚道我已聽得了如今在這途中又無個棲身之處我都知道你外祖在日與這蔣公是垂髮之交自幼同進學後來都出去做官他公子與你舅舅又是同窗弟兄我們小時候都是通家往來的他公子的面貌我還認得方纔那老人家所說蔣姓莫非就是他家你可再去問聲他家可是做過淮安二府的麻岑秀復去問那老者果然就是這蔣家岑夫人道既是他家如今我們在這客棧進退兩難不如竟去投他或者有個棲身之處再作商量岑秀遵命就隨車輛步行進得村來到了蔣家門首停車輛岑秀整頓衣冠進了牆門只見一個老兒在門樓上打盹岑秀上前拍了他一下這老兒醒來看道你這小相公是那裏來的岑公子道從江南來的你家少爺可在家麼那老兒道我家只有一個大爺沒有甚麼少爺岑秀笑道就是大爺可在家麼那老兒道我家大爺今早約了一班朋友去打獵去了不知道多時纔回來你問怎麼岑秀聽說心中想道如此不湊巧又問道你

大爺既不在家中，還有何人？老兒道：還有個老奶奶，大娘子在家。岑秀道：可有小相公麼？老兒道：有個小相公，在學堂裏讀書，又問有幾歲了？老兒道：有八九歲了。岑秀聽了，到車邊一說，與母親知道。岑夫人道：他家老奶奶，我自小相隨大的，為人極好，你去叫他通報我們姓岑。從江南來探親的就是了。岑公子依命去與那老兒說，知那老兒見有女婿在車中，就依言往裏去通報。不一時，看見裡面走出一個僕婦，同一个大丫頭來問道：老奶奶問說，可是這裡何式玉大爺的？神神麼？岑公子道：正是。那丫頭即轉身進去。沒多時，只見裏面走出一位六十上的老婆婆來，一手扶着丫頭，背後一位中年的婦人，又一個十六七歲的齊整女子，跟着出來。此在岑秀眼中口中只叫有請。岑公子即到門外，同梅媽攙扶母親下車，進得門來，這老婆婆已迎到儀門口來。此見岑夫人一見，認得正是蔣家孀子。多年不見，髮髮斑白，岑夫人道：孀婦可還認得我麼？老婆婆道：啲，怎麼不認得我？記得送你出門時，你只得二十來歲，你如今已是半老的人了。一面說着話，就拉了岑夫人的手，同到廳上。岑夫人問道：這兩位想就是大娘子母女了？老婆婆道：這媳婦，這個老身的內姪女兒，因為他十來歲上，沒了父母，就在我身邊過活的。岑夫人道：原來是蘇家的姑娘，因指着岑秀道：這是你老人家的姪孫兒了。老婆婆道：好个小相公，當下岑夫人就請老婆婆坐了拜見。老婆婆道：啲，囉，我又彎不倒腰，不能回禮了。只行常禮罷。岑夫人不肯，一定要磕下頭去。老婆婆叫媳婦攔住，只受了兩禮，然後與大娘子平磕了頭。隨叫岑公子過來拜見，便將老婆婆攙住，叫岑公子叩了四叩起來，又與蔣大孀叩見。蔣大娘子要還禮，岑夫人上前攔住，也受了兩禮。老婆婆叫內姪孫女與岑夫人叩頭。岑夫人也還了兩禮，又與岑公子平見了禮。然後梅媽與孀婦了頭，彼此叩見過了。婆媳二人讓岑夫人坐下，岑公子侍立。母親蔣婆婆道：小相公，你且去把車上行行李檢點明白。叫小廝元兒先搬卸在東廂房內，又吩咐老家人叫車夫在耳房裏歇息，管待酒飯。牲口牽在後槽喂養。明日打發他起身。一面吩咐了，纔看茶端正便飯，就請岑夫人到裏邊上房相叙。此係分付侍候安插馬夫岑夫人看見老婆婆還是當年一般親熱，心中才得放懷，遂一同到內室來坐下。老婆婆便道：你多年沒有信音，老身時常挂念，自你父母亡後，你兄弟輩娶過兩個弟婦，只生得一個女兒，又不在了，不想他少年夭折，說來真是可傷。你可惜來，連了數年不得相見了。岑夫人滿眼要淚，道：總因天南地北，不幸良人早逝，遺此一子，年紀幼小，不能前來探望，以致多年不通音信。不料我兄弟遺此不幸，不知何故竟致家產盡絕，說到此處，淚落如雨。老婆婆道：你且免愁煩，但是你母子此番到來，一定別有事故。此係岑夫人就

將避仇原委說了一遍。如今身在客邊，進退兩難，因想啗口，只有端端與母親一般，自小相隨的，故一竟到來，看望備備。又好問家中的事故。老婆婆道：說來話長，且慢慢的講。此時日已西墜，只見一個小學生從外邊進來，蔣大娘子道：這是小兒放學回來，叫過來與岑大姆叩頭。岑夫人看這小學生，生得十分清秀，因問你今年幾歲了？答道：今年九歲了，是屬龍的。岑夫人笑道：好个伶俐的學生，我明日送你兩件東西，頑耍頑耍。這邊了頭，已端上飯來，蔣大娘子就叫兒子去外邊請岑大哥進來，一同吃飯。這小學生往外就跑去，道：小兒這頑耍，不一刻早把岑公子拉到後邊，蔣婆婆對岑夫人道：今日你夫兄弟不在家，慌促中便飯不要見怪。岑夫人道：端端說那話，只是倒來攪擾。婆婆二人就陪他母子用過了飯，一同坐下叙談。此時已是上燈時候，只見外邊報道：大爺回來了。岑夫人正站起身來，只聽得外邊一直大笑進來，道：何家大姊姊，想是從雲端裏送將下來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似此及一見面，彼此銀驚，容顏非昔。蔣士奇已長了長嘴，若不說明，一時尚難認識。原來蔣士奇與何家姊弟自小至長，通家往來，時時見面的。如今隔了二十年，自然面顏非舊。當時一見過了禮，蔣士奇道：大姊同令郎不遠千里而來，定有事。岑夫人道：大姊放心，這是夢想不到，你們來的。我母親時常記念你，只因我家下無人，不能遠出探望，可惜何家兄弟壯年夭折，實出意外，其中情節甚多，一言難盡，料得路途辛苦，且歇息幾天，慢慢再說。又看看岑秀道：我看世姪青年俊秀，便歷練長途，將來定能克紹書香。岑夫人道：他今年十七歲，已進過了學。蔣士奇道：可喜，將來雲程萬里，正未可量。岑夫人道：他年幼無知，還要專長教誨，纔是不要如此說。蔣士奇道：這也是實話。我這東邊書房頗覺清淨，大姊是知道的。如今裡邊又添蓋了三間，若不嫌簡陋，大姊與賢姪就可在此內居住。裏邊書房頗多，大姊不妨在內誦讀。後邊側門貼近上房，清茶淡飯，俱可在此伺候。若大姊嫌不便，就看了頭送過去用，亦可原來。蔣士奇也有个胞姊，比岑夫人只小一歲，若在時已有四十二歲了。幼時與岑夫人同學針指，如親姊妹一般，極相親愛。自岑夫人出嫁後，不及一年，得病而亡。岑夫人却是知道的。如今這老婆婆見了岑夫人，如見女兒一般，十分親熱，便道：你大姊且在我房裏歇幾時，我要與他叙叙舊話。相識姓名，尚義，益，獨，為，蔣家，小相公在東書房，恐怕冷靜，可叫元兒在那裏伺候，要茶要水，俱可到裏邊來取。蔣士奇聽母親說了，當時就叫家人將行李俱搬在東書房，恐怕冷，又叫小厮了頭們在那邊安排牀帳，收拾被鋪完備。遂叫元兒打着燈籠，先同岑公子過書房來，觀看果然見裏邊圖書

滿眼庭前花木扶疎後面隔着一個大園子。另是三間住屋。甚是清雅。床帳桌椅件件齊備。側邊有小門。却通着上房院。子岑秀感激不盡。因道：「母子窮途。蒙老叔大人骨肉之愛。不知將來何以為報。」蔣士奇道：「我與你母舅三世通家。情同至戚。今日到來。實是難得。以後再莫說這客話。賢姪可安心在此讀書。等仇人離任。便可回鄉。以圖青紫。坐談之間。岑秀又問起母舅的事。蔣士奇遂將何生遇仙姊起。及生女小梅。又另娶黃氏。以至病亡。這何成敗。緣由細細說了一遍。後來因我有事。往省城去了。月餘回來。誰知他竟將你表妹騙出去。賣與今浙江逸路的新科進士。鬪說姓王得了他三十兩銀子回來。次日就生了個大背疽。叫號了一日一夜。就毒氣攻心死了。也算是目前的報應。岑秀聽了。始末甚是慘傷。又問我這表妹。叔父自然見過的。不知有幾歲了。蔣士奇道：「你表妹雖只得十二三歲。聰慧過人。能識人賢愚。貴賤且生得十分秀麗。可惜如今不知下落。說話之間。蔣老夫人婆媳問了岑夫人。從後邊轉到書房中。觀看岑夫人道：「我記從前沒曾有這三間內室的。蔣士奇道：「正是。皆因上房邊。隔着空圍。不大謹慎。因此添蓋了這三間。岑夫人見房中事事齊備。感謝不已。又坐談了片刻。蔣士奇道：「賢母子遠路辛苦。請早些安歇。吩咐兒兒在書房小伺候。又吩咐了頭掌燈。蔣大娘子送岑夫人到老母房中去了。這老婆婆原與內姪孫女同居。有兩張床鋪。如今岑夫人來了。却好一房居住。蔣士奇前後照料已畢。然後自己回房安歇。次日清晨起來。便問岑公子所議車馬。岑公子正要自己給發。蔣士奇道：「不必如此計較。我如數給發。她去便了。當日內外設席。與他母子接風洗塵。都不必細說。岑夫人夜來又聽蔣婆婆細說何家始末。根由甚是傷感。不已。寫得筆筆如畫。妙在自此岑夫人母子居住蔣家。如同至親。一般並無半點客氣相待。岑公子朝夕誦讀。甚是適意。蔣家小學。也與岑公子有緣。偏要在書房。與岑公子同睡。岑公子早晚對他讀書寫字。甚是聰明。自放學回來。便在書房一刻不離。蔣大娘子亦甚歡喜。裏面蘇小姐。因自小沒了母親。又拜岑夫人做了乾娘。十分親愛。作書在山陰道上。解接不暇。如也。何處最苦。有母子而下。便接寫許幾人。如一一。山陰道。原來這蔣士奇父親做過一任文見。一山不得。不將岑秀二人。一女頭傳。安便讀書。故此。樂意。又六。如一一。山陰道。原來這蔣士奇父親做過一任淮安司馬。雖是書香世家。他却中了武舉。生得八尺五六身材。熊腰虎臂。闊面長鬚。河目海口。兩臂有千鈞之力。精通武藝。暢曉兵機。只為老母年高。家務難卸。因此不思進取。日逐飛鷹走馬。馳射擊劍。為樂。接接。掛牌。極重肝膽義氣。後來知岑公子也能騎射擊劍。氣味相投。常常講究些兵機戰策。叔侄十分敬愛。這正是此日習成文武藝。他年貨與帝王家。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僕一生多情凡遇親友惟恐相待之薄貽人物議不計親友之於我何如此非自譽生實如此觀此一回乃寫得蔣士奇極其慷慨極其親熱世有如此人那得不教人仰慕作此書者真有關於世道人心文章之巧又其餘事耳篇中叙費小梅時若使蔣公在家當時一見相阻又何妨週濟何成數金竟將小梅接到家中認為己女今補叙不在家中因是生出後面許多絕妙文章然亦是文心細膩無微不至

第五回

獲嬌娃外室慶生辰

遇奸徒長江遭陷害

話分兩頭不提岑公子母子安居蔣家且說江南六合縣荻浦地亦是個臨江去處有一老秀才姓許名繡字俊卿原是書香舊家妻房金氏已經病故年已五十有六並無子嗣只生一女因生他前一夜夫妻夢見下了一庭香雲因此取名雷姐年方十五生得輕盈窈窕美態異常父親開館訓家他也自小隨學一經誦讀過目不忘此是書中緊要處許俊卿因中年喪偶家業淡薄也就不思再娶只望招个女婿養老終身原有个老家人殷勤還是祖父手裏的人到俊卿時已是三輩幫家料理勤練老成因此常做親人看侍却與殷勤已經病故留老婦林氏就是女兒乳母自金氏亡後就像母女一般相伴過日他有一子名叫做小齊小齊過人且生得魁梧狀貌剛猛非常却是個強扶弱抱不平的好漢是相性情頗和俊卿因自己無子慮有甚要承繼他為子也曾他母子面前說過却因林氏現在稱呼不便是以蹉跎未就雷姐自小就與他兄弟相稱及到了十四五歲上俊卿一來為家計淡薄二來看他不像个讀書本的樣子惟恐他在家惹事因他有个胞叔殷倫向在京口開張雜貨生意都是个謹厚的人因此就叫跟他叔子在外邊習學生理將來好為度日之計這般勇猛狂異常常却天性至孝一年也五六次回家帶些東西來看望母親雷妹這許俊卿岳家就在觀音門外居住只隔二十來里江面若過順風片時可到此舉先正事是開田在岳父金公已故只有岳母并妻舅金振玉夫妻兩口這金振玉也是舊族人家他有一堂叔金繩是个榜候選知縣却在城裡居住金振玉家只靠幾畝祖父留下的田產過日其時是岳母的七十壽辰許俊卿備了幾樣壽禮預先一日留下林氏看家他同了女兒僱船渡江來與岳母拜壽船到了岸俊卿攜了壽禮同女兒緩步行來不上半里路就到了金家金振玉正在門首看見姊夫同甥女到來心中甚喜遂迎上前來一同到家直進內堂這金婆婆見了女婿同着外孫女與他來拜壽歡喜之至父女先見過了常禮然後把壽禮呈上金振玉道仲夫來了就是何必又費禮物俊卿道岳母古稀大壽不過聊表

孝敬之意自己至親諒不嫌褻當下收過了禮就擺上現成酒飯款待俊卿就借花獻佛滿斟一杯請岳母上坐先磕頭
領壽金婆婆不肯坐一手接了酒盞雪姐在傍攙住了金振玉陪着姊夫叩了四叩起來郎舅們又見過了禮然後雪姐
與外祖母叩了壽又與母親叩過方才就坐這金大娘子見過禮就狂裡面料理去了這裡至親相聚飲酒之間不
過叙些家常事務金振玉道明日未免有些親友鄰里拜壽姊夫正好與我陪侍陪侍當下郎舅二人先吃了飯就同到
外面來商辦明日之事這裏邊金大娘子就出來陪着雪姐吃飯對雪姐笑道外甥女幾時不見竟長成了好个美人兒
須要選个才貌雙全的郎君才配得過你把个雪姐羞得要不得老婆婆道正是呢須要尋書香舊族有才有貌又要
品行好的我這個外孫女兒是不肯輕許人的越成家常語却有一樣妙處大家說說笑笑容易到晚又吃過了晚酒俊
卿就在外邊客間安歇雪姐與外祖母同睡一宿無話次日大家一早起來就有厨司進來盥手畢堂前燒香點燭家中
先拜了壽就料理待客酒席當日也有好些拜壽的親友鄰里俊卿一代為收發禮帖接送陪侍整整忙了一日直到
起更時纔得散席理邊也有幾個拜壽的女眷們見了雪姐無不稱贊也到晚間纔散他叔子金璉因不在家差着家人
送了一分大乾禮來也留他酒飯當下早打發去了又過了一宵次日許俊卿因家中無人用過早飯就進來與女兒說
外婆舅母諒來不肯放你就回去的你在這裏住下我先回去過幾日再來領你老婆婆還要留女婿再住一天俊卿
道家中只有那老媽子在家諸事不便况且放了只幾個學生是不便長放館的當下作辭起身金振玉也款留不住就
送到江邊過便船俊卿作辭上船正值順風不及半時已到家了轉眼間不覺又過了十餘日這日許俊卿記挂女兒
因自己有事不得過江打發林嫂去接女兒回來這林媽媽平時常往來的就搭着便船前往全家金家婆媳又留住了
兩天這日金振玉原要自己送甥女過江適因他叔子打發家人來請去說話他一者原叫家中再留甥女住幾天二者
知林嫂是時常往來的因此不以為事誰想金振玉去了雪姐恐父親獨自在家掛念連早飯也等不得吃只吃了幾個
點心同林媽一定要拜辭起身回家婆媳再留他不住只得一同送出門外來老婆婆道若沒有便船就可轉來雪姐與
林嫂一邊答應已是去了婆媳兩個看他轉了灣方才轉身心中甚是快快不捨親是失這雪姐與林媽千不合萬不合
要回來也是冤家相遇數莫能逃却說江邊有一船戶姓江名濤排行第七綽號混江蘇生得黑瘦長身兩臂有數百斤
之力又且伶牙俐齒高會騙人現在兄弟五个江大江三已死那江二綽號分水龍更是凶勇江四綽號穿山獸江五綽

說就地湊娶妻郎氏賽花與尼嫂和娘一同居住這郎賽花原是搶棒教師的女兒頗有幾分姿色且有一身世色的武藝那江六叫做青草蛇俱非良善之輩常與盜賊合夥且暗吃海棒作倭寇綠索原是中洋村人這對江儀徵口有個財主姓曹名壯字偉如年方四十家私巨富是個二府前程娶妻尤氏姓便悍妬非常成親二十來年並不曾生育又不許男人娶妾畧看得過的婢女亦不許容留近身這曹偉如亦無可奈何其時因遠了直隸廣平府同知心中不要帶家眷赴任以便署中娶妾這尤氏却比他更滑早已猜着他心事偏要一同赴任曹偉如曾暗託一個表兄龔監生在外邊相看人家女子龔圖帶往任所又恐不合己意必要親自過目因此常有媒婆載着人家女子到龔家來相看也曾坐過這江七的船隻故江七知道曹家娶妾之事無如看過幾個總不合式這日適值林嫂同着雪姐到江頭來搭船江七一眼覷定雪姐好個標緻人物因想曹二府若看見這個女子再無相不中的心中計較便迎上前來道媽媽是要僱船的麼這林媽看這船戶似覺有些面善好像是熟識的因答道正是要到荻浦去的江七道恰好我的船正要往荻浦去載客人是順便的記隸心部順如請先上船我到市上去買壺茶就來開船林媽看見船中無人又是个便船心中甚喜便道你要多少船錢江七道這是順便的船不拘你老人家給幾十文錢就是了時常往來再不計較何在一錢一文銀片林媽道如此甚好竟與你五十文錢就是了但不許再搭別人早知搭釘性命你去買了茶就來開船江七口中答應就往船中取了一把瓦茶壺又往艙板下摸了一個包兒上岸去了原來這金家居住離江頭不遠只轉得一個灣却是個小船去處不比得大碼頭人多眼眾况且天色甚早岸邊並無一人當時林媽同雪姐先下了船坐不多時見船家一手提着茶壺一手拿着一个荷葉包兒托着十幾個熱饅頭下船來道老媽媽與這位小姐起身得早到荻浦有二十來里路恐一時風大不使到得遲了因買幾個饅頭來肚裡飢了好當點心林媽道這到算得是若我們吃了還你錢就是了江七道媽媽莫說還錢這兩個點心我還請得起茶壺兒說的松蘿茶艙板上有茶鍾可趁熱吃一杯這東西自一盞說話一邊解纜慢慢的把船盪開兩眼睜着艙中問道你老人家尊姓我一時却忘記了好像時常在這里往來的林媽答道我便是姓殷這個是荻浦許相公的姑娘這裡金家是他娘舅因來與外祖母拜壽住了好幾天今日才回去的江七隨口答道原來是許相公的姑娘這裡金相公我都熟識時常坐我的船往來的一面說話這林媽見饅頭尚是熱的且早起所吃點心不多見有熱茶就取茶鍾篩了一杯與雪姐道你趁熱可吃幾個點心省得停會肚飢冷了不好吃雪姐道乾

娘也吃兩個一總還他錢就是了當下不合兩人各吃了三個饅首兩鍾熱茶不及片時便都頭暈眼花倒臥在艙裡這江七瞧見倒了便把船頭掉轉一直往上海頭搖了去原來江七看見他兩個來催船時就起不良他船中備有迷人之藥就是進艙取茶壺時將此藥拿去暗放入茶壺內將他兩個放翻就要搖回家去因此用力往上海頭搖到黃天蕩裡來却是个茫茫蕩蕩四圍望不見崖岸的去處心下想到這注買賣是他尋上門的若留了這老婆子便有妨礙不若結果了他性命這小女子不怕他不跟我上路便算計惡極然結果一林娘算計已定遂進艙來將林娘輕輕提起四顧無人往江心裡一拋撲落一聲已無影響便將船一直搖往中洋村家裡來已離荻浦有百十里遠近正是陽間失却橋柱伴地下新添冤鬼魂但人心雖如此險惡天理恐未必相容畢竟不知雪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前回寫一蔣士奇為朋友中添多少顏色增多少義氣此回叙許金兩家又是一種親親情誼都是家常話情分語裁何幸連日得讀此兩回書却令胸中抑鬱盡釋且叙雪姐夫事於有意無意間隱隱躍躍一路寫去真叙事妙品至寫尤氏悍妬却為雪姐保全俱極意經營處

第六回

毒中強盜弄機關

詐理詐浪婦排圈套

却說那雪姐昏暈了兩三個時辰漸漸甦醒開眼看時不見林媪自身却倒在艙內大吃一驚掙起身來見船尚在江心裡搖着急問道我的乾娘往那裡去了此一聲禱禱着這江七且不答應把船搖到幽僻處說你乾娘險些兒大家的性命都出脫了你還不知雪姐急問道為着何來江七道方才起了大風暴你那乾娘扶住船舷咳嗽不想一个失手翻落江裏去了風狂浪大連我的性命也難保那裡撈救得他來如今把船直打到此處來誰獲浦已遠今朝諒不能到幸虧離我家不遠今日且搖到我家裡暫過一夜明日送你回家便了第一個道雪姐聽了嚇得目瞪口呆呆半晌作聲不得淚珠如線條一般掛下想此境界真是難過即男子心中思想方才吃了兩個饅頭如何便昏睡倒了我曾看過書上有迷人之藥必定是我看這船家一定是个兇徒明明把我乾娘謀害了如今我是个孤身女子况在這叫天不應的所在與他爭執不但枉然還恐也遭他毒手我如今倚着一死看他如何做作聰明女子因叫道駕長哥如今天色尚早若從下水放船還好到得荻浦你送我到家自然重重謝你江七道這船被大風暴打過黃天蕩來不翻船便是天大的造化這裡離荻浦已有百十多里今日那裡還到得日頭已是向西不到一二十里路就要晚了

那時弄得前不巴村後不巴店。倘再發起風暴來，越發不好了。這裡離我家不遠，前面就是我。家還有老根棧子在家，你放心暫過一夜。明日一早送你回家。就是這第二個送雪姐聽了，暗忖道：諒來強他不過，他既是這等說，且到他家看是如何光景。雪姐乃一聰明女子，只因說道：只是打攪你家不便。江七道：怠慢真怪，一面說話，一面加力搖船，約有十多里的光景，看了一個小村落，天已傍晚。這江七把船灣在一個小港，又無僻處，第二個出說道：你坐坐，我到家裡叫我老娘來接你，說着竟自去了。江七若便相雪姐回家，雪姐未必肯與他同去，且他一個處，這雪姐坐在船中，如同天打雷驚一般，想起今早外婆再三留住，原不該執意回來，就是要回也該等我舅舅回來才是。如何這般托大，可憐我乾娘不知如何喪命，父親在家不知如何盼望我，此身看來也凶多吉少。想到此處，不覺放聲大哭。幸安左廟右廟去方見其妙，且腹中飢餓，竟昏暈在船，都說這江七因常幹此不良之事，故在這冷僻之處居住。家中還有一個娘和第五個哥子，就地滾江，潤夫婦兩口同住。那江二江四江六，又各自住開，這就地添添妻子，即賽花却有一身好本事，慣使連枝鐵彈弓，百發百中，又使得好雙刀，舞弄起來，數十人不能近他，而為幫着漢子，做這沒本錢生意，又生得一張嘴，騙人家婦女們的財物，如探囊取物，却有一樣好處，雖然作惡，却立誓不害婦女，不犯淫戒，管得漢子窮窮，柳花是書中人物，不來得全，舉世這江七一到家裡，便將這謀騙勾當，一一向他娘并哥嫂說明，大家商議，須要如此如此，方出脫得乾淨。此處且計議已定，這江潤便同他老婆，一直來到船邊，看見雪姐哭倒在槍，即氏即便下船，扶他起來，道：許姑娘不要哭了，你不會翻船，逃得性命，便是天大造化。我家小叔拚命救你到這裡，如今便脫了力，困在床上，動彈不得，你快些同到我家吃些東西，諒來肚裡也飢餓了。江潤也道：姑娘到我家中，權過一宵，明早就送你回家，你不要啼哭了。送三個家，這雪姐看見有個女人同來，且聽他們一前一後說，明早送回家去，心下少安。只得勉強起身，開口道：只是打攪你們不便，即氏道：那裡話，這大江中起了風暴，常常打壞船隻，死的人也不少，像姑娘難中逃得性命，後來還要享大福哩。却是勝嬌在口中說着，便攙扶了雪姐上岸，即氏細看時，好個模樣，因攙扶了，慢慢行來，不及半許，便看見一帶草房，此時已是黃昏時候，到得草房，見一個老婆子，立在門口，道：好有個有福的姑娘，今日受了驚了，雪姐進得門來，只得與他婆媳萬福，道：倒來打攪那婆子道：這大江中遭風失浪，是常有的事，我的兒子想是靠姑娘的福，不曾翻船，只算是姑娘救了我兒子，一般只可憐了，那位老媽媽了，願根說：因道：只是這荒村中，沒有甚麼東西敬客，只好就將用些家常便飯。

充飢姑娘不可見怪一邊說着話不多時點上燈來郎氏從內取出幾碟素菜一壺酒擺在桌上請雪姐吃雪姐見他婆媳兩個如此相待且腹中甚是飢餓只得坐下欲待吃時又想道吃饒頭的光景不敢就吃寫明雪姐是這老婆子看見了。就自己斟了一鍾道這是村中淡酒雖不中吃姑娘少飲一杯兒何妨說着自己先吃乾了雪姐看息方才吃了一杯。那郎氏又端出一瓦盆熱飯來雪姐道酒是下能吃竟提飯罷郎氏就感過一碗飯來與雪姐道姑娘想必肚裡餓了雪姐接過來只吃了一碗就不用了老婆子就以媳婦收過傢伙道諒來姑娘吃不慣這粗飯雪姐道好說當下老婆子就扯了雪姐到他卧房裡來只聽得隔壁呻吟之聲不絕老婆子道我兒子因是脫傷了力在那裡叫哩細細說江五橋少刻郎氏拿進一壺茶來連媳兩個又問了些雪姐來去情由的話說罷已是起更時分郎氏道姑娘今日辛苦早些睡罷叫聲安置就出去了。這婆子就闔上了門叫雪姐安寢雪姐只得在簾子床上和衣而睡心中想起他乾娘時暗哭泣不止那裡睡得着將到了五更時分倒反睡熟去了。及至醒來自己大高連忙起來想起夜間並無一些動靜心中半信半疑莫不果是遭了風暴看他們却没有甚麼歹心又見他婆媳進來叫洗面梳頭請吃過早飯好送姑娘回家第四雪姐此時纔覺有些放懷只是想起乾娘心頭便如小鹿兒亂撞當下便草草梳洗畢見郎氏端出飯來到放心吃了二餐。這老婆子道我見姑娘獨自一個不放心就叫我媳婦送你回家第五個他順便去探望一個親戚却是一舉兩便雪姐聽說甚喜反謝了又謝這郎氏就扶了雪姐出門叫他漢子一同到江邊來下船那老婆子送了幾步就轉去郎氏道我家小叔兒昨日便傷了力這時即還起不起來哩雪姐道真是有累他了說話時已到了灣船之所郎氏扶雪姐下船坐定見江五就解纜把船開出江來從下流頭放去此在嘴心中甚喜行了有二十三里光景望見一個村落江五把船住這村落裡來到了一個僻處第三處把船繫住便對雪姐道我有个棧棧在這裡居住順便來望他一望他前日有信說要我送他到儀儀去望親戚不知他去不去若是去時倒是順路又好作伴一面說着就上岸去了郎氏道快去望他一望只說我陪姑娘在這裡不得回去望他他若要往儀儀就催他快些下船好趕早到說不得細意妙品江五一邊答應就大踏步去了雪姐雖聽見他們的說話却見這灣船之處冷僻無人望那村落人家尚遠心下狐疑便問郎氏道你們親眷離這裡有多少路郎氏指着道就在望得見的這村落裡不過多二三里路就來的兩個說着話約莫等了有个巴時辰遠望見江五同了一个婦人到來將近時看那婦人不過三十以上四十以下年紀且是

生得嬌模嬌樣，你道這婦人是何等這人。當時有幾個風月弟子，造一个小曲兒，單說他的伎倆。道：幾年還未老，帶着多般俏，少年風月不飽人，金蓮夜夜顛而倒。一使計謀人莫料，弄口掉舌如黃巧，能為撮合山，慣

作馬泊六，腰邊有貨不愁貧，甜酸滋味都嘗到。

原來這婦人姓孫，綽號叫蜜罐兒。少年時也算是一個出色的粉頭，到了三十以外，就做了貴花，連專在大戶人家走動。騙得婦女們个个歡喜，做媒做保，大注賺錢。與那些風月子弟牽線帶馬，着緊時還與他應急。他與江五弟兄原有相交，凡弄來不明不白的財物，大半化在他身上。這債做曹二府龔監生，俱是他走熟的門戶。少年時都是有首尾的，因此江五勾他來同幹這注買賣，已是串通明白，假認他做姨娘。下船來先與郎氏假做了幾句寒溫，道：怎麼不上來走走。郎氏道：我們原要送了姑娘，先回家轉來，再到姨娘家的。第六个孫氏便向雪姐道：方才我外甥說起你娘舅金家與我的親戚，全性命只可惜了你乾娘雪姐，聽了又流下淚來。那孫氏道：姑娘不要傷悲，方才我外甥說起你娘舅金家與我的親戚，家也是乾親戚，時常往來的。這裡到儀徵不遠，我們到那裡不妨煩我的親戚，就近仍送你到舅舅家去。第七个也脫了我外甥的干係，再叫你舅舅送你回家去，也是一般。第八个雪姐道：我父親在家懸望，今朝一定要回家，何必再到舅舅家去。一面說話，船已早開，將到未牌時分，已至儀徵，送了口子。這船灣灣曲曲，搖到一个冷靜，以子裡來。第九个不知是何去處，正是總這惡行兇輩，又遇懷奸蓄詐人，畢竟不知雪姐如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寫強盜真是強盜，寫浪婦真是浪婦。如今強盜浪婦不少，世上人却宜仔細，騙雪姐處只是許送他回家一語。看江五弟兄說話，老婆子說話，郎氏說話，孫氏說話，同是一樣口氣，却是名人身分，真寫生妙手，篇中叙出幾個送你回去，真是騙熟雪姐幾個出僻去處，真是嚇熟雪姐。

第七回

施巧計金夫看蹙

設暗局俏佳人受騙

却說江五把船灣到个冷靜去處，有一家臨水後門，孫氏叫把船灣定說道：不知我親家在家不在家，你們畧等一等。恐怕他還要接你們上去，會會理郎氏道：我們是不好上去的。娘娘進去與我們說聲問候，若是留姨娘住下，我們就好開船。等回來時，再接你罷。孫氏道：真說這話，況且許姑娘說起來，都是有親戚的，難得到了這裡，豈有不會一會就肯放你回去的。第一句都是些甜言蜜語，第二句都是些甜言蜜語，第三句都是些甜言蜜語，第四句都是些甜言蜜語，第五句都是些甜言蜜語，第六句都是些甜言蜜語，第七句都是些甜言蜜語，第八句都是些甜言蜜語，第九句都是些甜言蜜語，第十句都是些甜言蜜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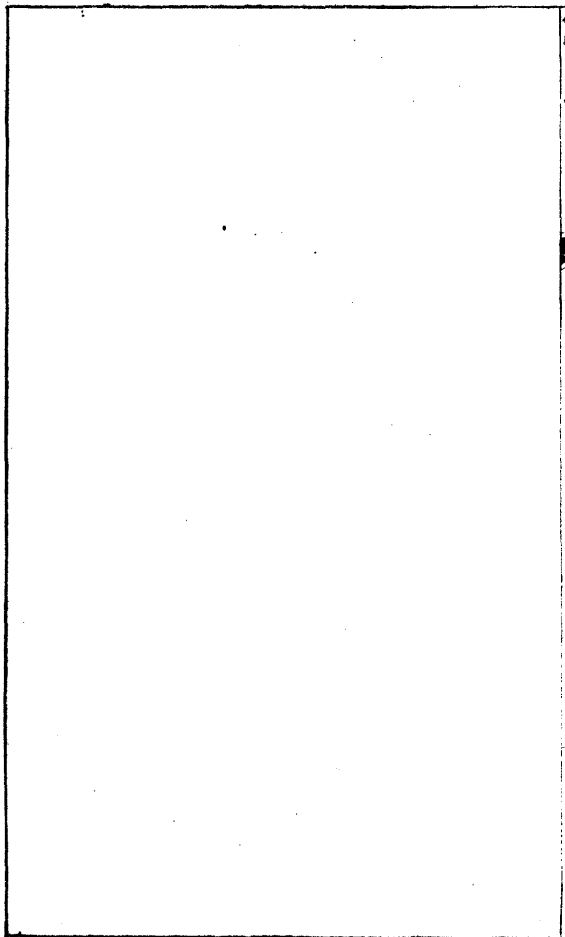
家男女大小都是認識的有个大了頭巧兒見了孫氏便笑嘻嘻道你來得正好那曹二府正在前頭罵你哩此是查他說這數日就要起身你不與他上緊弄个好女子候急得緊你先去應應他的急罷孫氏笑道怪浪貨不要油嘴明日我與你尋一个大傢伙會教你受用不盡兩個正在門嘴見孫大娘子出來看見孫氏便說道孫嫂兒今日想是又尋了個人來了孫氏道正是今朝與他尋了个上得蓋見的人來只是價兒大不知成不成却說曹大娘子道他今日到這裏來坐了好些時了你快去見他去孫氏道我為他這事來回走了个不耐煩今朝却來得巧想必有些成意了一邊說着就往那邊書房裡來原來這日曹偉如正來與龔監生商議娶妻赴任之事欲邀龔監生同往任所龔監生辭以家務所絆不能前往正在商議看見孫氏走來曹偉如道好人兒只顧自己鬆爽受用全不顧人着意四五天不見个影兒我如今起身不遠你到啟身的人怎麼了孫氏笑道這番不用看急包管你今朝一箭就上塔只是你有了新的就要忘記舊的了龔監生笑道你這說有了人連你也帶去了罷孫氏做了一眼笑道老嘴姐不要油嘴且說正話如今這女子是他寡居的晚娘要將他出脫想賺一注大銀子這女子的美貌是不必說的只是有些執性如今騙他出來只是探望親戚並不敢提起賣他的話恐他弄死危活弄出事來只要騙他上來相中了一手文錢一手交貨立張書身文契叫他娘打个花押便兩下撇開却進房不得那時節只要你安頓得好儘着你受用口不要惹老尤的醋罐子慣出來就進化了此段是賈語詠正文乃是王七母子所說兩語之計又有孫氏口說心算計已定不懼口中之真說出其技如刀曹偉如未及回答龔監生接口道媒婆口棒子嘴說便說得好聽只怕你兩片皮翻騰鼓掉不大老實見了面時才信得過孫氏又做了他一眼道鼓花子老娘的話不信還信誰的分寫得有趣曹偉如笑道如今在那裏孫氏道他娘兒兩個現在船中如今只要先騙他女兒上來他有个嫡親娘舅住在觀音門外叫做甚麼金振玉只說你這裡與他家也是親戚才好騙他上來須先與龔大娘說明緣由管待着他待你看中了便須如此如此將他灌醉隨即與他娘議定身價買倒後我與他娘開船去了便是你家的人怕他飛上天去也怕要龔監生道且看了人再作商量當時就往裏邊來與他娘子說明緣故吟呀巧兒到船上去請姑娘上來去了一回巧兒轉來說道他只催着要開船不肯上來孫氏聽了便同巧兒一齊再到船中對雪姐說道這是你母舅家親戚做人最好方才說起他家大娘子一定要會你日後也好往來況且天色尚早會一會也不妨耽擱的郎氏道娘領了上去會一會就下來開船孫氏道只怕還要請你上去哩

一位姑娘一定是有人福氣的一面就領進一座門來雪姐看時却是一個花園裡邊花木扶疎亭台樓閣打從一座小樓
經過微聽得上面是有人言語文編此句後都打從樓後轉出園來又是一個院落幾間書室再進了一重門就是內室
當下龔娘子就讓雪姐到上房內來雪姐看見是個體面人家也就放心當時向龔大娘子見過了禮小了頭就送上茶
來吃了雪姐一心只想回家也不暇問長問短就要作辭起身龔娘子道你拿家母舅與我們這裡是至好的親家今日
姑娘是難得到的若空去了明日見你母舅一定要說我們的不是了孫氏接口道況且天已過午早間吃了飯這回也
肚飢了就在這裡吃了便飯起身也不避明日見了你母舅面上也好看若真正趕不及姑娘就在這裡住下明日由這
裡就近送你到母舅家也是一般說話時龔娘子吩咐了薛快些收拾便飯快字妙是雪雪姐看見如此相待又聽說
是母舅的親家正好告訴他這遭風的情報若果說小源則則說計立做但恐曾二兩色眼已迷且有況且腹內又飢便
道只是攪擾不當如吟可容龔娘子道將來正要往來姑娘莫怪簡慢說話之間雪姐正待將前後情節告訴出來也是
事不當敗恰見巧兒進來對龔大娘子道相公請大娘子說話龔娘子對孫氏道與我暫陪一陪我去去就來說着就去
了這理孫氏陪着雪姐說了些龔大娘子做人最好最親熱的閒話不多一時龔娘子進來龔監生已將曹二府十分看
中便叫此時如何相待的情由說知了只見巧兒來說道飯已待熟了姑娘們肚飢先請吃起酒來罷龔娘子道也好竟
搬到這裡來吃罷當下讓雪姐坐了正座孫氏對面龔娘子主位相陪巧兒僕婦端上酒來大娘子道匆匆便飯急慢豈
怪雪姐道甚是攪擾只恐船上久等不便龔大娘子道請他們不肯來已另送酒飯到船上去了當下就親遞過一杯酒
來雪姐起身接過就回奉了一杯然後坐下飲酒凡是兩邊開口說話都被孫氏接口支吾開了只是殷勤勸酒大娘子
與孫氏也陪着飲了兩杯原來這酒叫做千日醉到口香甜入腹易醉雪姐不知只道是好意又當不過兩人再三相勸
已是飲了四五杯大娘子嫌酒冷隨叫換上熱酒來嗣當不過孫氏又強勸了兩杯便有些頭重脚輕大娘見雪姐已醉
便道寒酒不好再勸了頭碗飯來吃雪姐此時已覺支持不住勉强吃不到幾口飯就放下碗連身子倒在椅子上
已動彈不得了孫氏龔大娘子便丟个眼色一同扶他進房說道姑娘想是因空心酒容易醉且在我牀上畧睡一睡就
醒了當下將他扶在牀下雪姐已是昏昏沈沈的睡去了自大娘子出來進去之後一處寫至後飲酒飲醉不處一

原來這孫氏與龔曹二人預先定計。叫二人先藏在花園樓上。這樓四面都有紗窗。故須雪姐從樓下週轉一遭。已被他二人看了个仔細。這曹偉如見雪姐果然美貌異常。滿心歡喜。只不知要多少身價。因孫氏說是瞞着他賣身的。故不來冲破。及雪姐進去後。他兩個也從那側門轉到前邊書房去了。却說這孫氏見雪姐睡倒就急急往前書房來對曹偉如說道。看如何曹偉如道。人物是看得中。不知他娘要多少身價。孫氏道。他娘原要將他騙到蘇州去。口裡要想賣五百兩銀子。哩我再三勸他說你往蘇州去。人生路不熟。那個去處。且莫說房錢飯錢盤費。是費的。還有一種。托空駕橋說人局騙。紫火團強占奪的人。見你是外來寒婦。只怕連你拐騙了去。還不知道哩。不如在這裏我與你再一个好主兒出脫了。又省了盤費。豈不便宜。如今事不宜遲。你既看中了。意還他个數目。讓我好去對他娘說。省得這女子醒來又多費一番口舌。曹偉如己是心裏愛極。又見他說得爽快。一口就還了他二百五十兩銀子。孫氏搖頭道。這一半的數目。難與他開口。龔監生道。據你說該與他多少。孫氏道。至少與他四百兩銀子。才妥。曹偉如道。你想在這裏面分他一半的意思了。孫氏道。一分行貨一分錢。這樣一个出色的女子。到蘇州去。過着个心愛的大老官。怕不要賣他千兩銀子。曹偉如道。不要浪嘴。銀子是現成的。只要你說妥了。當時成交。我還要謝你个不亦樂乎。這孫氏笑着就往船裏與江五夫婦說明。訂定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若多做出來是我的媒錢。江五道。我們只得三百兩。其餘做出來的。都算你的謝禮。也罷。孫氏道。我也不知費了多少口舌。總騙得吃酒吃飯。如今已醉倒了。趁此時成交了。大家就好撒開。只是你們得了三百兩。我大吃虧了。江五笑道。我權做了你半日的外甥。難道你還不宜孫氏笑着復回來與曹偉如道。他娘執意要五百兩。我再三講到四百兩。上是斷不肯再少的了。你若應允。可即兄起銀子來。立刻回到船中去寫契成交。一割兩斷。豈不剪截曹偉如道。恐怕他家還有人出來說話。又恐他婦道家過後懊悔起來。便怎麼是。孫氏吐的一聲道。他家並沒有一个人。只有這個晚娘同他素不相合。決意騙他出脫了。還要另尋頭路。哩成交後面也不敢再見的。還有甚麼懊悔。就是我也就要離了他的眼睛。我再教你个法兒。這裡斷斷留他住不得。如今成交了。趁他未醒。寫他到你自己船裡。且慢回去。可將他安插在一个僻靜處。不叫他見人。到你起程時帶了他走。豈不全美。免得他在這裡醒來吃驚。吃怪。連累龔娘子淘氣。婦人插在此。龔曹二人這一席話說得曹偉如滿心奇慶。笑道。我的乖乖。看你不出。倒有這許多賊智。孫氏笑道。聽了老娘萬無一失。你放快些。不要耽擱了。曹偉如即喚跟來的老人家曹旺道。你速往自己銀號內取兌端正的銀子。

四百兩另封二十兩即速取來應用。老人家答應去了。原來這龔曹兩家相去不過二里多路。後門俱通水道。故可朝暮往來。凡有商謀俱在龔家落腳。當下曹偉如挽龔監生帶了紙筆同孫氏俱到船上來。這郎氏知是到來成交。假作愁泣之狀。問道：「不知那一位是曹老爺？」孫氏指道：「此位就是如今話已講明了。須要立做賣女文契。」郎氏對曹偉如道：「妾身只因貧難度不得已將女兒出賣。雖不是親生也是我撫養了一場。只要老爺另看相待便是。造化了我一個女流。又不識字。憑老爺怎樣立了个文契就是了。」龔監生道：「如此說我與你代寫一契。你親手畫了押也是一般。」郎氏應允。龔監生就問郎氏姓名。孫氏代答道：「他是許門張氏。六合縣人。是个家客。家中並無親族。女兒是前娘生的。叫做曹姐。今年十五歲了。」龔監生聽着就頃刻寫成了一張文契。念與郎氏聽了一遍。郎氏道：「有累官人寫得甚好。」孫氏道：「他也是一位財主。官人不要你一個錢謝禮。你親手來畫了花押就是了。」郎氏假作羞澀道：「我不會拿筆。」却會弄筆一發請官人代畫了。飛鬚監生道：「這却使不得。你只在名下畫了个一畫一豎就是了。」郎氏只得依着畫了个十字。孫氏是媒人也在名下畫了个十字。花押將契與曹偉如收下。恰好老人家已將銀子取到當面一封一封交付明白。共是八大封。曹偉如道：「這銀子天平秤上兌准的。是不消看得格外二十兩一封謝勞媒人的。」孫氏又對郎氏道：「這船駕長難為他送你來。你也要給他數兩銀子。今日天色尚早。我就送你回家去。省得你獨自一個在船上。不放心。」郎氏道：「多謝你費心。到家還要另謝你。」孫氏笑對曹偉如道：「這樣成交連中人的酒水不曾費你老人家一文也。太便宜了。我方纔所說的話。須要趁早安頓。不要等他醒來吃驚打怪。連累他大娘子淘氣。」曹偉如點着頭。就與龔監生轉身去了。一路寫孫氏細封密契不用到這孫氏便催江五開船。重到孫氏住處。把銀子分了兩大封與他。浪婦一還與他送到家江五道：「這女子醒來知他晚叙舊才轉來與老婆說了這三百兩銀子回家。此事且按下不表。却說曹偉如轉身與監生商量道：「這女子醒來知他晚娘把他賣了。定要哭吵起來。豈不帶累娘子淘氣。多有不便。當如何計較？」這監生不慌不忙說出這個計較來。正是欲為惜玉憐香事。須避爭風吃醋人。不知曹姐如何中計。且聽下回分解。

游戲成文。原非此書正例。然寫來何其妙也。如孫氏說話句句是浪婦聲口。句句是媒人聲口。純是游戲空靈之筆。真如海外奇拳。神工鬼斧。騙雷祖并騙龔曹二人。妙在又婉轉。又剪裁。並無一些痕迹。孫氏當是古今神騙。



鏡湖遊覽陳朗曉山編輯

第八回

許雪姐傲倖全功

曹偉如得意逞豪華

介山居士董孟汾月巖評釋

却說這藍生對曹偉如道：那女子醒來時吵鬧，却這是小事。萬一你令正曉得了，說這件事都是我挑唆你做的。吵到我這裡來，到是一樁太費氣力的事。方纔家雞兒所說的話，甚是有理。不若趁他未醒，將他移住東莊上去安頓。那去處且是僻靜，叫那老管家婆媳婦如此如此，鮮衣美食，哄騙着他。一个小女子，有甚甚見識，待他到歡喜的時候，慢慢把真話與他說了。只是你溫存婉款，晚間用些軟柔的工夫。一上了午，便停妥了。況你後日起程時，跟隨人等有幾號大船，將他安放在家人媳婦船上，到起岸時，也帶在家人媳婦車上，在路上觀便與令正婉曲說明。他見事已成，就途中也不便發作，只怕你不過在兩下裡受些委曲，也說不得了。曹偉如道：此看甚好。我這會既是盡得力，開這女子也即不樂從，徒惹費氣。況上任吉期，吵吵鬧鬧，未免不雅。你道如何？曹偉如道：這看甚好。我這會既是盡得力，知心腹的，他兒子媳婦都要跟我到任上去的。如今且叫曹旺將他送到東莊上去暫住兩日。那裡無人攪擾，只有他婆媳并一个小孩子，居住看守，待我起身的那日，着他兒媳同他從小船送到大船上來，如今斷不可與賤內知道。且到路上看景生情，再作道理。曹偉如道：這算計是極妥當的了。當下就叫過老家人來，吩咐了許多哄騙他的話。他自己一隻小坐船，原在後門停泊，把被褥涼蓆安放停當。此時雪姐正在篋娘子房裡沉沉睡熟。藍生吩咐家中僕婦了頭，輕輕將他抱到船上，用被褥襪蓋好了。老家人慢慢的開船，搖往東莊去了。雪姐自睡家至此，曹偉如亦再三作謝。正要託故往東莊上來，却是家中一小厮跑來說：奶奶立等說話。曹偉如不敢停留，只得作辭回家去了。雪姐同往東莊，不覺下回家，在東莊西前託故再住此看雪姐得保全，且說這雪姐一來是嬌花傲態，二來是受怕耽驚，又兼昨夜未曾安睡，今朝被孫氏灌了那幾鐘酒，以致醉得人事不知。原來這東莊相去不過三四里水路，不及一時，這船早搖到東莊門口。看雪姐時正昏睡不醒。那老家人先上來與他老婆免媳婦細說明白了。只怕主人今晚還要到這裡來過夜，因叫他婆媳兩個，先到書房將鋪蓋整理停當。然後同到船上，仍將雪姐輕輕帶了進來。這裡面書房原是曹偉如往來居住的。每日打掃潔淨，床帳被褥件件現成。遂將雪姐安放睡下。老家人叫先泡一壺濃茶，待他醒來好吃。曹偉如道：這老漢子笑對

他媳婦說這可惜這樣一個花容弄的女兒。今夜怎了。他媳婦道這也是命裡所遭。這媳婦是却說雪姐一覺直睡到交二更時分。總醒轉來。尚是頭旋目眩。睜眼看見房中照着燈火。自身睡在床上。一時又掙扎不起來。只見一個有年紀的婦人。在燈下補綴。因問道。這是我為何睡在此間。你是何人。老漢子道。姑娘且放心安睡。因你睡在龔大娘子房裡。不便故送你到這裡來的。當下他媳婦就送進一杯熱茶來。扶雪姐吃了。雪姐道。怎麼竟醉得如此昏沉。真真誤事不淺。又問那孫媽媽在那裡。老漢子隨口答應道。他早已睡去了。雪姐此時恍恍惚惚。如同做夢一般。飛光點心中。這道是龔家。却不見他家娘子。并那了頭僕婦。閉了幾次。他海婆只是含糊答應。只推夜已深了。請安睡罷。明日再說。勸他宵衣。只是不肯。仍復和衣睡下。老漢子與他放下帳子。叫聲安置。同他媳婦。將燈火出來。將門帶上去。了。雪姐此時雖然疑疑。却看光景。都是些老實婦女相伴。並無男人形迹。心下少安。想道。我吃得幾杯酒。怎麼就如此。不省人事。難道又是吃饅頭的樣子。因思身上無事。又想他家是體面人家。諒無多意。左思右想。一回覺得頭暈目眩。身子十分疲乏。便朦朧的又睡去了。直到次日早晨醒來。他媳婦早送進臉湯。并一副齊整的梳具。放在桌上。雪姐慌忙起來。一面梳洗。就問孫媽媽為何不來。那個船累他等了一夜。煩你領我去辭。老漢子道。你且放心。他媳婦又忙張口。見那老漢子領了個小孩子。笑着進來。道。姑娘不必性急。那孫媽媽同你娘有要緊的事。一時等你不醒。他們已於昨日就開船去了。他說。這裡是至親。與在自己家裡一般。叫你暫住一日。到了明日。他們就轉來接你回去。他們去時。曾說若等不及。請姑娘在這裡住兩日。就叫這裡人送你回家。第幾日送。也是一般。叫你不要心焦。這媳婦口口聲聲。說合若說。不說。他回。二家去。相。就。又。雪姐聽說。吃一大驚。呆了半响。道。我並沒有甚麼來。此只有個船家。嫂。子送我回家。路上順便搭了這。你。孫。來。是。船。家。的。候。娘。說。到。這。裡。來。望。親。戚。怎。麼。他。們。竟。去。了。宣。不。奇。怪。我。今。朝。一。定。要。回。家。的。宣。肯。住。在。這。裡。候。半。日。不。會。說。出。前。半。日。那。老。漢。子。見。雪。姐。的。話。語。不。對。知。道。是。被。人。拐。騙。出。來。的。也。就。含。糊。答。應。道。我。說。的。是。龔。大。娘。因。姑。娘。睡。着。不。好。驚。動。那。孫。媽。媽。有。要。緊。事。由。先。打。發。他。走。了。好。留。姑。娘。再。住。兩。日。他。們。如。今。已。是。去。了。這。裡。一。時。沒。人。送。你。且。寬。心。住。兩。日。他。們。不。來。我。叫。我。家。老。頭。兒。送。你。回。家。也。可。第。十。四。回。送。且。不。要。心。焦。雪。姐。道。你。家。大。娘。娘。怎。麼。也。不。見。來。是。誰。大。娘。娘。不。那。老。漢。子。道。我。家。大。娘。娘。這。兩。日。要。起。身。忙。得。緊。沒。工夫。到。這。裡。來。只。叫。我。們。在。這。裡。伺。候。你。不。見。他。也。罷。是。大。娘。娘。大。娘。娘。雪。姐。又。問。道。你。方。纔。分。明。說。甚。麼。同。你。娘。有。要。緊。事。這。是。甚。麼。說。老。

梁子道我說的正是雙大娘他有要緊事顧不得來那孫媽也有要緊事只得先去。並無別話。這雙大娘聞來問去總不得個明白。因看見他只有婆媳兩個伺候。並無男人往來。想道：「或者那孫媽子有要緊事。坐了他的船去了。轉來再到這裡。送我回去也未可知。」雙大娘想了一回。他媳婦又送進茶點來。少刻又是早飯。收拾得甚是清潔。吃過了飯。老波子領他四處觀望。見房屋真是幽雅。也有花園亭榭。曲徑迴廊。花木陰森。假山重疊。却並無人居。住心下展轉猜疑。莫非這是他家別院。或者大娘子懶得接待。或因房內不便。故送到我這裡暫住。也是好意。不然為何如此十分好待。只是他家既有緊要事。何不即叫人送我回家。宣不兩便。如今我已在外三日。父親在家不知如何懸望。我乾娘又不知死活如何。雙大娘想到此處。不由的心中發急。眼中落淚。他婆媳兩個。只是好言勸慰。不覺一住三日。此時雪姐已將拜壽遺風情由。從頭說出。此時雙大娘前。他婆媳們暗地咋舌。與他叫苦。方知是被人拐騙來的一發不敢吐露實情。只是含糊到底。這一日雪姐一早起來。問他婆媳道：「這味是第幾那船既不來。你大娘又有事。你原說叫你老人家送我回去。如何只管接著。雙大娘我住在這裡。如坐針氈。一刻也是難過。今日一定要煩你老人家送我回去的。說話間。只見一個老頭兒進來。道：「恭喜姑娘。今日叫我媳婦送你往大船上起身了。前江家說用計此是合家僕。雪姐只道是送他回家。又聽說叫他媳婦送去。心中甚喜。原來這媳婦是曹旺的兒子曹義的老婆。是曹同他漢子跟隨主人上任去的。行李物件早已收拾搬上船了。看著他阿公來接。隨請雪姐一同下船。雪姐辭了老婆子。又託他吐覆雙大娘子。不及當面拜辭道謝。老婆子笑著答應了。他媳婦領了他兒子。扶雪姐一同出門來了。下了一隻小船。老頭兒把船搖出港。沁到了大河。約有十餘里光景。到了一个大船邊。停住。老頭兒叫他媳婦送你扶了姑娘上了大船。好走。這小船不大穩當。說話時。那大船邊裡也走出兩個婦人。一同攙扶著雪姐上了大船。到得船內。見兩三個婦人。環在內。還有兩個五六歲的小孩子。雪姐對他媳婦道：「送我回去。何必要坐這般大船。那些婦女也都是老人家。預先開會的。見雪姐上船來。都道果然好一位姑娘。因說我這船還有事情。要往別處轉一轉。總得送你回家哩。此時一大家雪姐道。阿呀。我是要立刻回家的。你們要往那裡去。如何隨得你們媳婦胡道。不遠總是順路請姑娘放心。不過一兩日。就只好到家了。雪姐再問時。總是含糊答應。一面送茶來吃了。就端出早飯來。請雪姐在官船自用。吃飯之間。船上鳴金開船。雪姐此時滿腹疑心。却是身不由主。原來這曹二府自買了雪姐。巴不得就要到東庄上來取樂一番。不料這尤氏知道他有娶妾之意。防範甚

嚴那裡肯放他在外邊歇宿，得此上半題自置了美，得此大又兼兩三日內，就要起程，赴任親友，送行餞別，忙不開交。因此到保全了雪姐無事，是說這日起程，共有數號坐船，好不熱鬧。碼頭上諸親友送行，餞的紛紛不一。把曹二所灌得大醉，船開行，親送這家人媳婦的船，直在後面，尾着官船同走。雪姐毫不和覺。這曹二所的意思，原欲於路覷虎，以喜歡的時節，便把這件事說知，求他應允，聯不料尤氏如今要放出夫人的身段來，一發厲色厲聲，呼大喝小，曹偉如那裡還敢開口。這雪姐在船上，被這班了頭龜婦窩盤住了，也有推說風水不便的，也有說船大難行的，七張八嘴，只是求奉雪姐，雪姐也無可如何。幸喜船上有了雪姐，這家人小廝，一個不許上船，都是些婦女作伴。雪姐昏昏悶悶，不覺過了幾日。每日只聽得金開船，此時已發到幾分，欲待又想在這船中，有何處，且有他們个个殷勤伺候，及再四盤問，無非說不過遲早些，總要送他領回來的話，似雪姐真是無可奈何，似此遠接過了十來日，這日却到了台莊地方，便要乘船登陸。座齊車輛，各船上就搬運行李，雪姐的船去官船不過一箭之遙，看見有人下船，搬動物件，且見這婦女們，攔雪姐十分忍耐，不過何如，前說道：你們這些人，到底甚是磨緣故，哄騙我到這裡來說明白，送我回去，使罷不，然就同你們拚命。也說不得了，那些婦女都不敢作聲。又恐雪姐吵鬧起來，被官船上知道，甚是羞着，又想到了這裡，要乘船坐車，那裡再支吾得去。那曹養德媳婦道：姑娘且不必焦燥，待我們到晚上慢慢說與你聽。雪姐急急道：有話便快些說來，何用到晚。正是人情變幻真難測，禍福須臾那得知。畢竟不知這媳婦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書，是真難做的題目，何也？雪姐是一個讀書識字聰明女子，非蠢才者可比。自坐江七之船，一直騎到台莊，已有一十餘天之久，安得不露破綻？若出俗子，必定使曹偉如竟去東莊弄破，不但無此真率之文，而後面又安能生出許多奇異境界，快人心目，耶故作者握管時，便筆定一個送你回家四字，又並不令一男子見面，所以雪姐雖疑却疑不到這個地步，直至台莊已騙到水窮山盡，然後纔說出真情。雪姐想來，却似做了一場大夢，看篇中敘諸婦女對答之語，半真半假，不即不離，若近若遠，真是絕妙文章，非細心人不能看想。我說鏡湖亦一神騙，非耶。

第九回

無情棒姑婦肆兇威

送命鐵橋客瘞荒塚

却說雪姐當下逼着這媳婦要他說明明白，道這字是媳婦道，這時人多忙亂，那得工夫多的日子過來，那在這半印

雪姐再四問他總是不說只見眾婦女忙忙亂亂收拾物件幾個人二番五次下船搬取上岸婦女亂了半日箱籠什物都已起發去了。只有鋪蓋等未搬。原來車輛輪馬俱已齊備。明日就要上岸。雪姐看這光景十分詫異。心如火燒。那裡等得到晚三催四促。要這媳婦說話。豈堪辨解。情願這曹義德媳婦恐怕日裡人多。說出緣由。吵嚷起來。大為不便。却避延延。挨到了黃昏時候。端上酒來。雪姐看這用。手一推。幾子把盤碗潑去。因道。誰耐煩吃酒。你快些說。端的是何緣。這媳婦一面陪笑。斟酒勸着雪姐。口中說不說。半吞半吐。雪姐喝道。你快些說。不然就先與你拚了這命。這媳婦自忖。這件事終不能瞞過。世少不得明。朝要知道的。不若與他說明白了。他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子。只要得他好。有甚底不從。因不合將孫媒婆說與我家老爺做小夫人的話。一五一十告訴出來。又道。我家老爺現任知府。此番上去。你就是二夫人來了。如今老爺身邊還沒有公子。若你日後生了公子。這鳳冠霞披。怕不是你的。呼奴使婢。受用不盡。我們那一個不是伺候你的。曹老爺媳婦聽了這話。心口不聽。說來。這雪姐不聽便罷。聽了時。一句話也說不出。道原來如此。氣塞胸膈。一交跌倒在船艙裡。半晌總還過氣來。放聲大哭。幾番要跳河心。被眾婦人再四勸住。此時已是初更時分。却說這官船上。尤氏聽得有女子哭聲。便叫隨身的丫頭查問。這丫頭道。這尤氏看見這般情形。一發動疑。便叫冷汗。此時曹偉如却在親友船上。說話聽得哭聲。十分着意。這尤氏看見這般情形。一發動疑。便叫那曹義過來問道。這是那裡的女子。啼哭。你快去查查來。曹義答道。想是別家船。一吵鬧。是尤氏道。胡說。這聲音分明像我船上。你快去與我查查。若有欺瞞。叫你這奴才先死。曹義聽得不敢作聲。退出船頭。要過船來報與主人知道。誰知早已聽見。嚇得沒了主意。怕得有個同上任的親友。也是無法可處。又聽得尤氏打發了頭出來。叫曹義媳婦過船來說話。一霎時滿船碌亂起來。須臾少刻。曹義媳婦到來。尤氏使大聲喝問道。丫頭。你船上甚底女子。在那裡啼哭。快對我說。這媳婦那裡敢隱瞞。道。祇只得將始末緣由。從真說出。尤氏聽了。登時把那一張熱脂抹粉的嬌容。變做夜叉模樣。更深夜靜。坐在此處。道罷了罷了。如這天殺的。瞞我做得好事。你們竟敢通同作弊。說着把曹義媳婦臉上。一个大巴掌。幾字跌倒。道。這人。何不早告訴我。你漢子。這敢說是別家船上。吵鬧。叫他明朝不要慌。叫嗎了。頭催快去。與我揪那小賤人。過來。曹偉如。在隔船聽見。口叫得苦。這曹義媳婦。接了這一掌。見曹義不好。轉身就走出艙來。從小船渡過自家船上。見雪姐正在那裡跌打。交打滾的哭。這媳婦上前扶起。道。不要哭。我累我。

了一掌好的如令大奶奶叫你過船來說話哩這雪姐那裡聽他只是哭個不住這此婦女都來進醜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面你去見了大奶奶將你的苦楚仔細告訴他一過戒家老爺是怕奶奶的或者大奶奶聽了肯肯送你回去也未可知這句說雪姐聽了這話總住了哭想道如今已落了他個的圈套或者苦求得他送我回去也不可定不然拚着一死罷了雪姐此時想當時只得勉強拭淚隨着那媳婦從跳板上走過官船上來頭髮已是散亂了到得官廳燈下看那個婦人抹着一臉脂粉坐下官廳當中好像夜叉羅剎一般雖下有水兩邊站着三四个蠢大了頭手裡都拿着鬼棒雪姐又不敢得這磁頭的禮數且崩散頭髮涕淚交流未及開口這尤氏却早看見是个齊整女子心中一發大怒便喝道雪姐聽了這話且不容何說齊整女子這上任的官船誰許你在此撒潑且問你與那殺才偷過幾次了雪姐想果有這混帳話來若料這雪姐不知頭惱便道都是你們局騙我來還問我做甚麼這尤氏聽了大怒道這小賤人好生無禮誰局騙你來敢在我面前頂嘴喝令了頭們與我着實打這小賤人這幾個蠢了頭是伺候慣的吩咐叫托不敢不從便一齊上來把雪姐揪翻渾身亂打這尤氏還怕打得不着實自己奪了一根短棒在雪姐身上打了有十幾下呵呵可憐這雪姐嬌寶嫩質怎當得起這無情毒棒況且是氣塞胸膈早已不能動彈了呵呵這尤氏看見不响動了方纔住手邊咬着牙齒恨恨的叫了頭與我把那天殺的叫來這曹偉如在隔船聽見那裡敢出口氣兒鴛鴦只好暗地跌脚替雪姐叫苦後來聽見打得不像樣兒只得叫他內侄過船來勸勸他內侄過來也遭尤氏大罵了一頓道小畜生連你也瞞得我寡不通風他內侄道其實連我也不知今晚吵起來方纔知道如今是姑爺的上任喜事況且這理也是鄰近境界如此吵鬧鄰船聽見也不雅相又看見這雪姐倒在船中便又說道倘或這女子死了又是一樁不吉利的事姑娘既不容他明日打發他去了也算行了一件好事何必自己如此動氣氣壞了身子倒了不得說得極快尤氏聽了這話方纔叫了頭與我把這小賤人快拉出去三四个了頭并曹義媳婦方敢來攙扶雪姐見雪姐喉嚨哽哽咽咽了兩聲吐出來一口痰沫纔甦醒過來雪姐尤氏道這小賤人倒會裝死拏起棍子還想要打他幾下好好糊塗被他內侄勸住這三四个婦女早把雪姐扛出船來同曹義幫着把落小船上來已是奄奄一息將他睡下用被蓋好又衝了一碗善湯來漫漫灌下漸漸聽得氣息喉嚨內哽哽不已婦女們又勸了一回此時已是三更將盡大家各自安歇明日還要上車當夜這曹二府也不敢過船就在這邊親友船上歇了尤氏被內侄再三相勸方纔安息却說雪姐到了半夜淨身

痰病轉側不得，睜眼看時，只見那一盞殘燭，半明半滅。這候是婦女們都耐睡，就難舟亦消寂，無聲心中，思慮父母生我愛如珍寶，誰知我今日受此慘毒，我娘也是為我，我無疑此種冤仇，何日得報，可憐久親與外波家，那

裡知道我遭此陷害，此時不知如何，我尋想到傷心，連哭也哭不出來。此情此景，令人傷心，且此等文字，皆作者所自出，非從他處抄來。

少者，此者，同是功，是過，情，賦，有，請，如，便，啞，咽，了一會，又想這惡婦，斷不饒我，若不被他打死，必有他變，他費了一大宗銀

子，豈肯白白休，倘再將我轉賣，到不處不處的去處，或是將我配與下人，那時就求死也不得，誰料這惡婦，這個女子，

不如趁早尋個自盡，到不辱沒了父母的屍體，眼人，主意定了，不如投水的乾淨，正欲轉動，聽見賣弄，這婦醒了，叫道：

姑娘，你還沒睡着，可要茶水吃麼？雪姐道：難為你掛心，我不要甚麼湯水，只是渾身疼痛，動彈不得，煩你扶我，便一使

纜好，這媳婦起來，服侍雪姐便了。又與他渾身輕輕按摩一回，纔睡。此時也有兩個媳婦，醒和大家都唧唧噥噥的，又勸

解，一番已是四更時候，再過一回，聽得隔船漸漸有人說話，對雪姐道：今日有一百二十里大路，轉到宿頭，須要早些起身，眾婦女聽說，就都起

曹我在隔船上說道：大家早些起來梳洗梳洗，今日有一百二十里大路，轉到宿頭，須要早些起身，眾婦女聽說，就都起

來，後面稍涼，燒水大家淨面梳頭，收拾被舖，惟雪姐不能動，拜虧曹我媳婦，與他，把頭髮梳好，衣裳原未曾脫，同一個媳

婦，輕輕抱他在一個褥子上，卧下。這裡大家收拾停當，東方漸白，就有家人們多下來，搬取鋪蓋，上岸渡過人聲嘈雜，

寫非久，大開過，真者，不能道，雙字，亂了一回，原為曹二府與尤氏，都坐的是四人，大轎，家引馬先發，這尤氏起身時，還吩咐

把雪姐，披下不許帶去，又是他內任勸解，說到了衙門，打發他，未幾如今，是打得半死的人，丟在這裡，如何使得尤氏

雖然依允，還是懷恨未消，這裡家人們，車輛牲口，隨後進發，雪姐，這媳婦，和褥子，托他在車後，靠著，與他鋪墊好了，

曹我媳婦，是主人，陪着曹我吩咐，叫他一路小心服侍，可憐雪姐，從未坐過這車輛，幫天氣炎熱，一路上，顛得頭昏眼

花，渾身痛不可忍，這一日，只吃兩口粥湯，到晚在沂州地方，着了兩座大客店住下，曹我如還不敢與尤氏見面，恐

他吵嚷起來，失了官體，這雪姐，是媳婦，倒拖他下車，進了店房，睡下，只是呻吟不已，連話也說不出，氣說了，曹我媳婦，再三

勸他，只吃了一碗稀粥湯，曹二府，暗令曹我，睡了一劑止瀉活血的藥，交與他媳婦，煎好，用酒調和，與他吃，這雪姐，想道：這

莫非惡婦害我的毒藥，吃了到好，想道：這惡婦，竟倒起頭來，一飲而盡，眾婦女們，又安慰了他一回，各人，總睡，這雪姐

吃下藥去，不見動靜，想道：我又不想法吃，這藥，做甚麼，當夜因有曹我媳婦，在房同睡，不得其便，次日清晨，又起身，前進

是晚到了飯店內住下那知雪姐早已懷着自盡的念頭勉強酒兩杯飲二碗鴉片烟在跟前奉養有的勸他這
姑娘既到了這裡也由不得自己的性兒明日到了衙門與大奶奶陪個小心奉承得他歡喜他也不肯再難為你了這
叫做在他捧場下怎敢不低頭有的道我家老爺做人是好的只要他疼你你就屈些氣兒也罷了有的道總然到明朝
大奶奶十分不肯容留少不得老爺要尋個住處安頓你你這人林怕不得好死呢賣養媳婦道明朝等他們勸得
大奶奶依了姑娘只要小心些諸事順從着他他不好難為你但愿你與老爺生得一個公子那時誰不奉承其說穿不
盡吃不盡的受用這鳳冠霞帔遠是你穿戴的了七張八嘴勸了個不已正所謂滿頭流粟雪姐強笑道難得你們好意
這般着願我日後當圖報答昨日我吃了約今日身子覺得好些曉得你們大家連日辛苦都請早些安歇了罷眾婦
女見他如此說便都放心各自安歇去了原來這客店上房却是裏外兩間那曹善娘就住在外間歇了雪姐亦假作安
睡挨到三更時分見桌上有一點殘燈光小如豆雪姐挨着疼痛輕輕起來把燈剔了一剔聽單火時俱酣酣睡熟他悲悲
切切哽咽了一會將一方白綾手帕把青絲束在帽帶裙腰衣衫鈕扣一一拴束停當原來他進房時早已留心着那住
房屋梁亦不甚高就解下身上一條絲線掛了一條汗巾輕輕端過一張木椅挨着疼痛勉強掙上椅子將絲兒穿過梁
去兩頭接結打了一個牛膝箍兒安放好了嗚嗚咽咽叫聲我的親娘孩兒來與你作伴又叫一聲我的爹爹孩兒今
日長別你了又叫我的乾娘想你陰靈不遠仍好與你做一處了當下逆用手分開圍屏將頭套入把身子往半邊一側
早離了木椅兩脚登空可憐一個俊俏佳人頃刻魂歸地下前由許多送回家不想正是鬼即是人人即鬼陰陽人鬼
本無殊不知雪姐能救得否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是一筆寫來雪姐自江五設賊以至台社何止萬言筆筆淋漓露尾截頭無一爽利語殊覺悶人及至被曹善娘
婦說破如山崩瀑布千迴百折直到總滙處纔傾江倒海而下令讀者亦受驚不小方知文章縱擒之法妙不可言者
他寫得雪姐純是聰明純是非偏純是正氣及受棒至死無一筆不好真是通身氣力都使出來

第十四回

戲偽姿眾狂鬼欺孤

憐弱質老封君認女

却說這曹善娘婦却緊貼雪姐外間安歇終比別人留心睡了一覺醒來使叫道姑娘快睡熟了麼叫了兩聲不應想是睡
熟不去驚動又睡了一回已交五鼓時分總不聽得房裡響往門縫裡看時裡面燈已滅了不敢放心因起來披了衣服

套了鞋子。推開門摸進房來。口中輕輕叫着姑娘。摸到他床上來。誰知黑暗中。被木柙拉了一跌。爬起来却摸着雪姐兩隻小脚兒。懸空掛着。嚇了一跳。喊叫起來。驚得兩廂眾婦女一齊都醒。只聽得曹義德婦口裡亂叫。不不好了。姑姑娘娘吊死了。快快擎燈來。眾媳婦聽見姑娘吊死。都駭怕不敢起來。裡面曹義德婦着意。磕磕碰碰。摸到外間。摸着了門。連忙開了口。裡亂喊。你們快快些。擎燈來。寫個帳影。避避邪。那眾婦人也有在床上幫着喊。得一片聲。响。嚇得姑娘。起。那外邊曹義德婦。聽得內裡吵嚷。急急起來。擎着燈火入內。問道。你們吵甚麼。眾婦女在兩廂房見曹義德燈進來。敢從被窩裡伸出頭來。紛紛只見他媳婦倚着門。框兒在那裡發抖。口裡打連連。這姑娘吊死了。曹義聽了。着急連忙走進房去。看時。見雪姐懸梁高吊。口裡只叫得。着了。忙叫他媳婦進來。相幫解救。他媳婦只是抖。不敢進來。曹義着急。只得踏上椅子。拔出身邊小刀。一手抱住雪姐。一手將縲子割斷。縲子不能脫。着官們不可不知。雙手托將下來。放在床上。將項上縲子解下。已是直挺挺的。渾身冰冷。漸氣久矣。此時眾婦女已起身。亂穿衣。慌做一團。也有害的發抖的。也有憐他落淚的。也有咒罵尤氏的。為眾婦女神這回關得隔壁官居。俱已知道。大家起來。聽說已是不能救了。曹二府只是跌脚嘆氣。吩咐不許聲張。那尤氏聽得。雪姐死了。一百个口當得五十雙。神買條舊藤捲去埋了。就是何必這般大驚小怪。此時天將黎明。曹二府與親友商量。就叫曹義同店主人去買一口現成棺木。又與了店主人幾兩銀子。叫他掃除房屋。又留下曹義。叫他收拾威險。抬在北門外表墳地上。擇高阜處埋墓。事畢隨後起來。因留下十多兩銀子。與曹義使用。又留下一副名帖。惟恐地方有生事之人。即往本縣稟官。出銀五百兩這店主街坊知他是个現任分府。且又得了他銀子。落得做个好人情。誰來管他閒事。這曹二府已先自起程前進。出銀五百兩又受封的。講大氣。姑這曹義就決店主人家婦女到來。與雪姐整理頭髮。穿着衣服。原來曹二府買了雪姐就叫了。幾个裁縫與他連夜做了幾件衣服。到任時穿的。俱交與曹義媳婦。如今都與他穿在身上。就將他所有的被褥。裝裏停當。這些來看的婦女們。見雪姐面色如生。都說好一个齊整姑娘。可憐如此。死了。多有與他陪眼淚的。及裝殮好。曹義又買了些金銀紙銀。雇人抬出北門外表墳地上。揀高阜處。與一高塚相近。埋葬停妥。就燒。這曹義到做了个送喪之人。陪了許多眼淚。事畢已是向午時分。隨謝別了店主人。飛馬去赶前車。這事敘過不表。曹二府從此不知下落他却說那許俊卿自從打發林媼過江去接女兒。第二日却值啟勇回來。看望他母親。又等到第三日。還不見回來。想必是金家留住。正想明日打發啟勇過

江去接到第四日却見金振玉一早到來謝壽說昨日甥女早飯也沒吃只吃得兩個點心執意要回來連外婆也留他不住因為我有事不曾親送他回來許俊卿吃驚道他何曾回來我今朝正要叫舅兒去接怎麼說昨日就回來了金振玉大笑道他昨日一早同他媳娘回來的這却奇怪了因想道昨日江上平風靜浪諒無他虞却是何故許俊卿着意道事出意外不宜遲延我與大舅快些使飯大家沿江分頭去招尋必定有個來路去跡金振玉道着想道這沿江一帶又無親戚縱有相留去處豈不先寄个信息回來的這事看來定然多凶少吉許俊卿道我只有這個女兒倘有不測如何是好我這老性命也休了金振玉道妹夫且免愁煩但願無事我們吃了飯作速去招尋要緊說話之間腹勇却從外面回來與金振玉拜揖了因說起這事腹勇跌脚道算莫不知如今這長江裡人甚多設有不測怎樣是好許俊卿道他們只是兩個空身婦女難道青天白日怕強盜打劫了他不成金振玉道慢使難可保無事只怕外甥女身上多有不測許俊卿聽了一發着急當下大家同吃了早飯即分路去招尋腹勇當時却從上水一路招尋去了這裡即算一往下水一住沿江村落馬頭去招尋才題再說這陰陽神鬼之道人所共知其中變化莫測之事雖然罕見亦何地無之聖人不肯語怪語神是惟恐世人相感然並不曾說个沒有故云鬼神之高德具感矣乎又云敬鬼神而遠之是明明說有鬼神不可褻瀆如先賢節廉節終祀不廢冥節程伊川坐卧不對廟像他如麗娘再世倩女還魂田三東活唐宮人於百年鄭婉娥配生夫婦於隔世確鑿之事不可攸舉昔人作無鬼論却白日與鬼坐談而不知此乃如釋迂儒故為鬼所笑耳但鬼之一道却有差別不可等論其中因忠義節烈而死者化為神狂靈猶遊而死者化為厲至抱屈含冤無辜而死者頗堪痛恨往往顯形若跡不可勝數至於罪惡深重如行逆不孝謀反叛逆十惡之徒其魂必為鬼拘神竄地獄之設正為此輩若壽數已盡安然而死者其魂魄無所拘束飄飄荡荡猶如夢寐一經故昔人有云黃泉若遇舊相識只堪飄流在異鄉此言實切至理凡為人在世勸大眾多結此良緣多行此好事切不可與人輕易為之不但生時見面為難即死後遇着也是個破眉之事要曉得這陰間陽世人鬼相聚也是一般先大人鬼一道說个透徹下且說這雪姐不合理的我這這所在原都是此無主孤魂五才雜處賢愚不等端端雪姐一點貞魂不能隨至其處都見也是个村莊一概有許多人家那房屋更有草舍瓦屋家差才等物是到那男女也有老少強弱任來不一看見雪姐到這福各歡喜聚集攏來動問來歷內中有那善良男婦為之感嘆却就有幾個狂且不端之徒看見雪姐生得美貌又且是異鄉孤弱

以為可欺遂把言語句挑戲說雪姐見此光景必氣吞聲閉門不理誰知夜間這班急急敲門打戶也有機言說語的也
有時強逞橫的竟無靈自雪姐杜門忌氣想道我真如此苦命生前遭此慘毒尚作完人死後又遭此輩欺凌如何防禦
聞得陰司有閻羅管轄難道這裡竟無冥官職掌聽憑這些兇徒欺凌良懦正在恐懼之際忽聞嗚嗚嗚難有此輩紛紛
撒去這日正在愁苦忽見一位儀容端麗的娘子到來雪姐甚喜即請上坐就下拜動問姓氏居任那娘子笑而不答雪
姐又將自身孤苦被這些惡少欺侮的事涕泣告訴這娘子道你且放心這近有一劉封君是個誠厚長者眾所欽敬之
人前日他往慈雲庵點點石禪師講經不日就回來你可投他告訴自然保你安居清靜况你陽壽未終皆因你前世與
那尤氏有夙冤相報故遭此慘亡那曹二府前身有欠江七江五等之債未還故今生受其局騙今填還此報冤結已解
那江七將你乾娘謀害到頭自有報應惟恐四果是日後你父女相逢福祿未艾但得終身持誦大悲神咒便永無災厄
相侵雪姐聽言知是菩薩降臨指點跪求教誨這娘子即口授數遍雪姐已了了就逆拜倒在地道不知娘娘是何仙聖
弟子情愿常侍左右以領慈訓娘子微笑道我住居甚遠你安得相從將來你與我兒同堂共室便和端的因向袖中取
出一粒丹丸道這是我在南海求來的金雪姐吞下可去你周身痛苦又可保你房舍不壞說畢飄然而去雪姐正欲挽
留只見一道金光倏然而現心下又驚又喜感得菩薩降臨指點我的言語一一記得但不知這劉封君却是何人說他
不日就回諒有下落且吞丹之後這週身痛苦愈然而愈因望空拜謝從此一意虔誠誦誦大悲神咒提有根便覺暗室
生光以前那幾今惡少遠遠看見似有畏懼之狀遂成迴避雪姐心中甚喜到夜分時有那隣近婦女來邀他同去觀者
道場空受此身香齋供此又見一等雪姐口中不住持誦神咒這些同行婦女都覺幽室之中忽生光彩于當時大悲咒
誦下教者無不讚嘆著諸者因問雪姐姑娘所誦是何經典有此靈驗雪姐道此是觀音菩薩神咒虔誠叩誦永無災
厄可以為中語而急之

眾婦女歡喜無量自此雪姐都為眾所欽敬且不時受他們的供奉却也歡喜不做得一特弟子便成了許多弟子這一
日正與眾婦女一處持誦忽見眾人向西指劉公公回來劉公公回來劉公公見雪姐抬頭一看見一位老者鬚髮蒼白高中國服
曳杖而來到得眼前首見雪姐便問道這位可是許家雪姑娘麼雪姐見問到吃了一驚應道正是請問公公可是劉老
封君麼老者笑道我與你正是這人且請到寓中叙話雪姐就跟着老者出來却就在自己隔壁幾間房屋雖不宏壯却

也潔淨家中層層有人老僕伺候進到中堂雪姐就下拜道念奴孤弱無依幸得依傍公宅望乞垂慈度庶不致為匪人欺侮諒者流下淚來老者忙扶起道我昨日存慈靈廟中遇一仙姑說起小姐始末都已盡知并說老夫留寓無幾不日有三小兒到來搬取回里小姐亦可再坐同到寒家說你與舅自有婚約之好直待年長相宜才了你終身大事這是仙姑之言日後必有下落日前囑我眷顧但你是個孤身女子恐往來多有不便雪姐道公公若不嫌異鄉孤弱情慮拜為義父朝夕侍奉到公大喜道如此甚好雪姐就請劉公端坐重復恭恭敬敬拜了四拜劉公受了漢此即為父女相稱雪姐亦將前日遇一仙姑到來指示的話說了一遍劉公道如此說我在慈靈廟遇見的就是這位仙姑了我與你同回之期不遠且宜靜候原來陰間與陽世一體亦可應見僕俾向侍當下劉公吩咐老僕雇一使如服侍小姐這劉公只有三子並無女兒今朝得雪姐為女親愛過於所生雪姐亦盡心孝敬甚是相安只是時時想念生身之父與他乾娘暗自悲泣因記仙姑之言說與父親有重逢之日與他外甥有姻緣之分正不知在於何時諒仙聖之言決無虛謬想到此處又不覺暗自歡喜劉公又常與他說及自己家世並寄寓此間的原委因此雪姐盡知劉公家中備細無事之時便焚香誦咒以消晨夕這隣近人家男婦知劉認義雪姐做了女兒都來道喜稱賀免不得也要設杯酬答總與人世一般這都不在話下原來這劉公名孝字德遠祖貫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氏年已望六媽葉氏同庚賢德生有三子只因這年同次子的丈人陸公合夥前往山東販買綢緞不想到了沂水地方染患時疫而逝陸公與他備辦衣衾棺木原欲搬移回里只因那時江浙一帶倭寇作亂道路難行因此只得將棺木暫瘞於北門義塚插留柩木為記又恐後人損壞道於棺上留一磚塊上勒吉水劉公之柩以便識認原係置貨回里通知劉家再同來搬柩不料其時倭寇猖獗江浙一帶道路梗塞商旅不通直候至次年春間回里隨往報知劉家將所置貨物除去棺衾等費開單照數分晰明白原來這劉公未出門之先一年長子劉雲字守意領鄉薦次年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十六名進士分發吏部學習觀政到八月內選授了山西平陽府曲沃縣知縣正逢聖上誕生皇子曹貴人內外大小文武官員俱得申請封誥劉雲因在京為父母擬請了誥命一面差人搬接家眷那知劉公已沒瑞獻計孝雖不能受享於生前亦得被榮於泉壤以此地下俱稱他為劉老封君次子劉雲字相倫是個諷諷之人只鯉登星理照料家務三子劉雲字漢煥年方十旭生得堂堂一表胆勇過人慷慨仗義即於是年入了武學掄槍擊劍技藝絕倫

京差到來請得話命回來合家歡喜誰知到了次年二月間陸公回家報此凶信這劉鷺人與兩子傷心悲慟掛孝拾魂是不必說劉電急欲往搬父柩隨與二兄相商措置殯費仍選陸公同往山東不料陸公因途路辛苦又為倭寇作亂安了驚恐回家得病日重一日五月中身故以致耽延時日劉雷前已開明陸公知道查棺處所外有標木內有泐碑記號逆不避寒暑拜辭老母兄嫂單身雇船由水路順流而下前往山東進發不止一日過了鄒陽湖出湖口走長江這日行船到了一個臨江大村鎮正待上岸買些食物只見那市梢頭沙灘上有許多人圍住在那裡又聽得哭聲如雷情狀此劉雷即叫停舟上岸看時只見眾人圍着一個年老婦人屍首內有一人嗚咽痛哭劉雷近前看時只見這人生得七尺以上身材二十上下年紀熊腰虎背燕頰顴頭一脫堂堂雖然布草衣冠却是雞群鶴立劉雷詳看此人知是個豪傑

此回前半絕妙一篇鬼文章筆法纖橫如奇峰怪石從天際飛來蘇公若使逢當世應作朝朝說鬼人後半寫劉公家世情節是文章追叙之法筆致簡潔另是一種氣色可見又人胸中無物不有

第十一回

過萍踪英雄雙結義

報凶信即舅兩傷心

却說當日劉雷見那慟哭的人狀貌非常遂分開眾人問道老兄尊姓大名這兇者却是何人如此悲慟那人見問住了哭者見劉雷氣宇軒昂手揮倭倭便又手說道在下姓殷名勇家住狄浦這是我老母數日前同小妹渡江探親及至從親戚家回來竟不知去向因此分頭招尋不意遭此慘變如今小妹尚無下落諒來必無生理一邊說着又大哭起來劉雷道可傷可傷這也是天數難逃如今幸喜得你令堂尊處急須買棺殮殮免得暴露然後再去招尋令妹下落

殷勇道正是只因去家尚遠所帶盤費不多只好權為掩蓋到家備辦棺衾前來殮殮苦不能分身看守說畢流淚不已

劉雷道且免傷悲此事容易商量且同到小舟少敘敘因挽了殷勇的手

客長尊姓大名家鄉何處令如何往劉雷道小弟姓劉名雷字漢昭祖籍江西吉水人氏亦與老兄同病相憐只因上年

老父往山東貿易病故在沂水地方今特前往搬取靈柩

棺木之費老兄幸勿嫌棄殷勇道且住在下雖在客途遭此慘變去家不遠尚可竭力措辦即不能分身看守母尸尚可

雇人自代客長千里住近正須多帶盤費以備不敷。宜可分贈與我斷不敢領。却堪憐憫。劉雷道弟自有區處。老兄不必為我過慮。因向包裏取出白金十五兩。做狀纏纏。遞與殷勇道。因在客不過少為相助。幸勿見怪。殷勇見他慷慨仗義。出於至誠。料他是少年豪傑。不是尋常少輩。因不好推却。便接受道。萍水相逢。極承高誼。亦不盡當圖報。今為老母之事。敢不拜謝。就倒身叩拜。劉雷道。孤身窮困。依傍叔父在京口西門橋。做些小本經營。不過為糊口之計。倘因之輩不知現今作何事業。請一睡。殷勇道。依傍叔父在京口西門橋。做些小本經營。不過為糊口之計。倘日後少有生機。定當圖報。大德劉雷道。小事不勞注意。只是這小本經營。宜是吾兄安身之計。現今浙江兩省制憲。為倭寇時常出沒海濱。肆行屠毒。沿海州郡。多被劫掠。已經奏聞。請招募勇壯。以備倭患。現今奉旨准行。請一睡。老兄何不前往投充。借此以當上進之階。劉雷道。弟有叔父在此。深識難是。也。殷勇道。在下久有此意。只因老母在堂。不敢違離。如今遭此變故。一身歸去。即當稟明叔父。前往投充。劉雷道。看殷勇的手道。此正壯士立功之秋。不可錯過。機會。殷勇道。弟今日欲與老兄結為異姓弟兄。日後甘苦相共。不知兄意下若何。劉雷道。弟亦無他。一拜不取。是弟之警。弟如此。弟亦不取。殷勇道。在下寒微。怎敢相並。是弟之命。劉雷道。弟亦無他。一言為定。生死不移。何必謙讓。如此。殷勇道。既蒙不棄。即當從命。劉雷大喜。得各叙年庚。劉雷却長殷勇三月。合當為兄。兩人就在船中對天八拜。各矢丹誠。倘若負心。有如此日。也。想轉回結義時。亦如是。拜畢。起來。殷勇復與劉雷拜了四拜。劉雷受了兩拜。當下即以兄弟相稱。便道。賢弟此時天色尚未晌午。可能速上岸備辦棺衾之事。倘有不敷。兄當一力承備。弟因取一條單被。令殷勇將老母尸首蓋住。是愚兄在此看守。向等情。今日且不開船。與吾弟相聚一宵。明日早行。殷勇應諾。即上岸到鎮市上來。原來此地是個臨江大鎮。水陸馬頭。各色貨物俱備。殷勇就盡其所有。買了一口漆。端正現成的棺木。并棉布衣裙被褥首飾等物。綢又買了一副三牲等件。到來交與船家。整沽又買了些蘆蓆竹杆。雇人搭了个小小棚。以蔽天日。是這些岸上人家。都知此事。見這個客如此仗義。也都前來相幫。動作不一時。將棚廠搭起。就把棺木抬入其中。殷勇即將母尸托放棺蓋之上。又雇了兩個老婆子。來將母尸濕衣盡行更換。整理頭髮。將手帕包好。先將棺內鋪墊完好。自將母尸托入。止不住又放聲大哭了一場。然後蓋棺釘好。這沿江里許。却有一座古圓覺寺。傍邊空地甚多。這岸邊居住人都道。這寺傍空地多有棺木寄放。我們同去對住持說。聲就好在

那棟棟个高阜此的所在寄放日後好來搬取於取人之目也
說明隨即將棺木抬往棟了一塊高阜之地下面用碑石圍起然後把棺木安放穩當回到船上取了三牲酒餽并金銀
紙錠到棺前祭奠又不禁大哭一場劉重亦同往拜奠畢劉重亦拜奠畢焚化了冥錢然後拜謝了眾人即將三牲送與
眾人擎去統歸舟已是一同歸舟是傍晚時分大親是劉重已先呼船家買了些酒肴在船向殷勇道今日日本不當勸
吾弟飲酒食肉但大丈夫處世須知反經從權保重此身以為日後大用倘有進步自然光及九泉不必拘此小節今日
我弟兄幸聚且共飲數杯少解愁苦原來這日殷勇竟不曾吃午飯此時事畢方覺腹中飢餓便道兄長之情生亮感涕
淚亦感難當下兩人對飲各訴心胸十分歡愛直談到半夜後總各就寢俱和衣而睡殷勇道這江中近日多有歹人出
沒且聞有沿江盜賊之徒暗通倭線似此往來的客商甚是耽險兄長本鎮固執不懼還須小心提防總是劉重口中答
應已覺飲酒過多使漸漸睡熟這殷勇因常在江湖上行走諸事留心翻來覆去竟不敢睡着者者接至東方漸白正值
順風船家起來即欲開船此時劉重已醒起來對殷勇道愚兄所言之事暫弟急須進步不可失此機會倘有好音務寄
一信與我以免天涯懸念因各說明居住之可從墮淡句也殷勇又嗚道哥哥孤身止去作客於路千萬留心保重我
算計哥哥往返程途不過兩月便可取伯父靈柩回來必由水路弟至期當在儀徵口尚候哥哥雷道兄弟不必你只
去幹你的事務倘有意料不及之事可到吉水來相就此語不必全信有快大事因又交了十來兩銀
子與殷勇道此可與老母暫作一碑解以免風雨之侵無微不至殷勇全淚拜受劉重取出十來兩銀子是隨手取出
無推辭之理只有含淚受之而已當下兩人洒淚而別前途一見五中不捨故兩人不得不一齊一淚也且不說劉重
是為難之理重美氣不以錢財重也當下兩人洒淚而別前途一見五中不捨故兩人不得不一齊一淚也且不說劉重
挂帆前進却說殷勇立在沙灘上直望不見劉重的船隻方纔轉步嘆嗚想道結識得這個英雄的兄長也不枉為人
在世從此當努力自圖以報知己當日就在鎮上買了碑瓦石灰雇了匠人做了一個碑屋又過了一天次日星飛回來
渡過對江到秋浦報數許公得知原來這許俊卿自從那日三人分頭招尋只不知殷勇去向他即舅兩人一連尋了數
日並無一些影响無可如何這許俊卿回到家中孤單獨自一人連學也不教了只是哭不往聲幾欲自尋死路虧得近
隣周大再三相勸道這是凶吉未定還須往各處貼招字尋訪自有下落若你先自輕生日後尋了姑娘回來豈不大悔
猶聽許俊卿聽了嘆息了一念這金振玉亦恐姊丈獨居怨苦生出別的事來因母子相商將許俊卿接到家中同住這

金老漢尋他外孫女兒亦晝夜啼哭不止。顧媽却不知殷勇已尋着他母親尸首的緣故。顧媽這日殷勇急忙趕回秋浦來報信。却見家中大門鎖着。即問隣居方知住金家去了。因即渡江往金家來報。這日即與二人正在納悶。忽見殷勇回來。便問可有消息。殷勇便將在某處尋着母親又怎的遇着劉兄助棺。推磨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只不知妹子下落。看來定是多凶少吉了。許俊卿聽說。抱胸大哭道：「這到是我兒女。帶累你母子遭此慘變。金振玉也懊恨不已。裡邊還這便各悲傷。殷勇道：「太家且不必啼哭。我想妹子未必便死。許公問道：「這是何故。殷勇道：「如今只尋着我母的尸首。不見妹子踪跡。看來必是被多人拐騙。將我母親謀害。嗚呼！賊賊必有見蹤。須在沿江兩縣。逐一報呈。求官出差捕緝。總然不濟。倘日後事發。也有一个底案。可以報仇。許公道：「你這話說得極是。當下就做了兩張報呈。即差殷勇往六合上元兩縣投遞。却都准了狀詞。出差捕緝。總回來說與他。即與二人知道。當時許公對殷勇說：「不料你母親慘變。我女兒又無踪跡。我已孤身一个。只有你自小相隨。也就如親人一般。不可因你母親不在了。就不來親我。心緒難言。殷勇見話甚真。傷感道：「說那裡話。我自小賴你老人家撫養成人。就如父母一般。自當終身奉養。豈敢負心。金振玉就接口道：「我看你人材胆氣。必當發達。何不今日竟拜認了父子。也不斷了數十年的恩義。許公道：「我已孤窮一老。雖久有此意。只恐他不肯。殷勇便道：「我只恐你老人家嫌我粗魯。若如此情。願拜在膝下。許公道：「只是你父母只生你一人。並無兄弟。你的叔父也只得一子。又難過繼。如今你既肯認我為父。得慰我目前晚景。也就好。却不必改姓。使你父母泉下不安。殷勇應諾。當下就請許公上坐。口稱父親。四跪八拜。許公却立受了。十分欣慰。金母遺像俱在面前。殷勇一一拜過。即改口以外婆舅相稱。盡皆歡喜。金老漢對許俊卿道：「你承繼了這個兒子。老來也有了靠。日後還要靠他的厚福哩。當下殷勇又說起劉電勸他從戎的話。明日即要會辭。前往許公道：「你有此人才。胆氣宜可理沒。將來若博得一官半職。也與先人爭氣。不枉了今日一番父子之情。當日金振玉就收拾了一桌酒席。一來是賀他父子之喜。二來就與殷勇飲。自此大家都把熱腸暫放了。父子甥舅同席敘話。半夜了。總睡。次日殷勇即拜辭了父親母親。又進內拜辭了金母。金母道：「他即與二人早已說湊了十數兩銀子。與他為贖裝之用。當時同送他到江上搭船往京口去了。這邊兩縣准了狀詞。出差嚴緝。反賠了許多差錢酒飯。究竟沒有下落。却成了一宗疑案。這許俊卿住在金家。不及兩月。却值金振玉的堂叔必顯。選授了江西南豐府大慶縣知縣。家中有一个十來歲的公子。要去赴任。一切無人料理。特來接姪子一家。同往。并請老姑爺到任。

所教兒子讀書兼理書札等件。詳細辭家。為婿。他郎舅二人因失女之儀。合家愁悶。求籤問卜。四路尋訪。終無影響。凡無計可施。令見叔父來接。郎舅相商。不若趁此機會。一求好沿途尋訪女兒消息。二來免得在家納悶。因此大家備辦起程。金振玉將家事託與他內侄朱英管理。許俊卿亦將自己房屋。託與近隣周老人居住。管理將可帶之物。收拾帶去。其餘粗細傢伙。一槩留下。兩家相隨。金必顯擇日赴程。大庾縣上任去了。且說劉雷自與殷勇別後。一路無話。兼程趕赴浙水縣來。這時正值七月中元時。停於路見家家祭掃。不禁觸目傷心。揮淚不已。勦當日就在北關旅店住下。即與店主人家說知搬柩情由。煩預覓了幾個村漢。各備鐵鋤。到明日往我塚處起柩。正是放夜悲傷難入夢。異鄉飄泊為何人。斷斷不不知明日如何啟棺。且聽下回分解。

我嘗思銀錢何物。耶吃不得。穿不得。而世人狠命相爭。以衣食俱從此出也。遂致有父母不慈。親戚畏懼。幾欲哭盡天下後世英雄。甚至少有花於人。便沾沾有德色。必求不遂。便恨恨不休。本一文不舍。却是說慷慨話。本好詐百出。却說的是正氣話。坑人害人。總由此物。昔人云。看來世事金能語。說到人情劍似。嗚亦是痛恨此輩也。篇中寫劉雷重現臺。傑輕視銀錢。何處復有此人。真欲令人想熱寫殷勇筆。後劉雷識見中寫出。

第十二回

金蘭誼拜兩姓先堂

兒女情許三椿後事

且不說劉雷這遭難覓人夫起柩之事。且說岑公子與母親安居。將宅甚是相得。不覺寒暑又更。其時却值七月中元。浙水風俗。到此時家家都要祭掃。岑夫人因與將君說知。要往祖塋祭掃。將士奇道。大姊不說我已早為預備。况我兩家墳塋。相去不遠。明日中元之節。已吩咐辦齊兩副祭禮。便可一同前往。岑夫人又另已備了兩副祭禮。香燭冥資。俱預為齊備。先一日將士奇即着家人前往打掃祠堂。莊院。到十五日早晨。大家吃過了早飯。將老夫人與岑夫人同坐了一輛車子。帶着僕婦。將大娘子與小相公。蘇小姐坐了一輛車子。帶着丫頭。將士奇與岑公子俱騎牲口。隨車而行。原來兩家墳塋。相去不遠。離村不過十餘里之遙。順路先到了何氏墳塋。岑夫人們下了車子。認得是自己的祖墳。因對將君道。怎不先到佳墳上去。將士奇道。總是一般。我已備了。岑夫人叫公子將自備祭禮擺上。將士奇道。我已備了兩副祭禮。既然如此。竟各用一副。彼此都盡心了。岑夫人道是。將士奇遂指着這何生的新塚道。這裡我已着人添過幾回土了。岑夫人止不住流淚道謝。因將祭品列在當中。祭台上。點起香燭。岑公子隨着母親先拜奠過。因將老夫人要來行禮。岑夫人再三

換住只行了个常禮。將士奇夫婦先後展拜。夫人母子俱在旁邊回拜。然後小相公表姊弟一同拜。舉化紙錢。送夫人大哭了一場。隨將拜過酒席收拾。先抬往莊院裡去。整葺浴太家一同上車。又往將比墳塋裡來。一般祭奠。話休絮煩。舉一同步行往莊院裡來。却離墳塋不遠。就是一座祠堂。旁邊便是莊院。四圍都是將家田地。每到收割莊稼之時。將士奇就在莊院內居住照料。這莊院裡客廳書房內室花園俱收拾得甚是幽雅。床帳廚灶等無不齊備。都聘請者此城做兩有許。勤謹。當時大家進了莊院。處處遊玩。將士奇吩咐厨下整理兩席。裡邊將老夫人婆媳蘇小姐陪客。夫人一席。外邊將士奇父子與岑公子一席。又留下一整席作回盤。其餘散與家人佃戶同用。及上下用過午飯。收拾完畢。日色漸已過西。此時七月中旬。雖已立秋。尚在伏內。這日天氣十分炎熱。且喜莊院四圍俱有桑榆槐柳。清陰交加。將士奇就要在莊院內住下。因吩咐整理車輛。送了兩着個小相回家。自己留岑公子同在莊院內住下。當時吩咐家人燒湯洗澡。後者日色已將西墜。兩人又在花園中飲了一大壺涼酒。走到庄前四圍閒玩。但見蒼烟暮靄。鶴鳴林杪。唱樵歌相和歸去。野鷓鴣散步之閒。東方早已湧出一輪皓月。此時微風習習。暑氣全消。將士奇與岑公子一連閒話信步而行。看見前面不遠一座極茂盛的松林。就緩步到來。不覺已走了三四里路。到得林間。就依松靠石坐定。將士奇已微有醉意。覺胸中有一點豪雄之氣。勃不可遏。酒後盡吐狂辭。因對岑公子道：大丈夫處世也。須要轟轟烈烈做一場事業。庶不虛此一生。若倚靠了先人遺下的這幾畝田園。老死牖下。豈不是與草木同朽。我雖然中了這个武舉。年已望四。况如今重交親武。那九邊將帥。不知費了多少汗血辛勤。當不得一毫閃失。便為那科道言官。文會論劾。把從前功業一筆都勾。還要回籍聽勅。若朝內無機。便至身家不保。因此我意不想進步。又兼母老子幼。諒也幹不出甚么事業。但不甘作此困舍。有終身。賢侄抱經濟。準將來定要做一番驚天動地之事。不但與先人爭氣。在我輩亦有榮耀。日後得志。不可退步。故人來。秀道。老叔何出此言。小侄母子若無老叔大人垂庇。便要流離道路。莫說小侄母子。銘感五中。即兩家先人亦感激於地下。只恐小侄菲劣。不能仰副。老叔期望。倘選福庇。得有寸進。生死不敢有忘大德。如今老叔正在強壯之年。叔祖母精神矍鑠。小兄弟氣宇不凡。老叔正可努力前程。豈可作此退關之想。後年正是會試之期。老叔當當進取。小侄至期當當能提。將士奇道：賢侄不知。如今嚴嵩父子當國。又兼有鄒超輩為爪牙。是非顛倒。曲直不分。夏曾揚沈之流。徒瀟碧血。真堪髮豎。豈得一蓋世偉人方能掃除。奸佞。整頓朝綱。與普天下忠

昆吐此一口怨氣，眼邊淚痕，峯秀道物極則反，將來自然有肩當大任的人出來補天浴日，仙姪不過在遲早間耳。兩人說話之間，那一輪明月已飛上碧霄，照得大地如銀流光若水。

困倦起來，恍惚間見一老蒼頭從樹林中出來，玲瓏體態，上前進家，主請兩位爺敘話。將士奇道：「你家主人是誰？住在何處？」老蒼頭道：「就在前面，不遠。有要緊事相商，特着老奴奉邀，即請移步。」將士奇亦不復問，就與峯公子不知不覺，隨着這老蒼頭信步而往，約莫行了有一二里之遙，看見前面是一個大村落，樹林中微燈有幾點，燈光射出，進得村來，四下俱有房屋茅檐草舍，儘多。那蒼頭引着二人轉了兩個灣兒，得了一處莊門，見門外立着一個老蒼頭，蒼白鬚中道：「手執着一根竹杖，生得面目清奇，見將峯二人到來，迎上前進，僻居處有供高賢降臨，直是春生過谷。」

此二字第一面說話，就揖請二人進門，到得草堂，見高燒銀燭，映着幾張畫像，見有女史請茶，一事相訂，不許動。峯公子道：「這老蒼頭，才將兩果，一盤所食，皆清泥，如神而已。令鬼封君，請客應，不知是施禮坐下。」將士奇便問老蒼頭姓高名，住居處，竟有失瞻，拜老者道：「老夫姓劉名峯，字德遠，原籍江西吉水縣人，氏僑寓此地，已有年餘。今值此良夜，知二位頗饒清興，且抱負不凡，鄙人間之實深欽仰。老夫曾遇異人，少知玄理，研經誦典，知二位皆棟梁之材，必為廟廟之用。老夫幽獨之質，不揣冒昧，敢預託言，以導之好。將來若有高賢作蒼生霖雨，則老夫亦叨光被多矣。將士奇拱手道：「末輩不過蓬茅下士，幸忝微名，安望騰達。承老丈過譽，寔切惶愧。老者道：「不然，進求東南半壁，遭倭寇蹂躪，人民受其塗毒，將求正待高賢為東南屏障，莫安百萬生靈，幸努力前進，勿生退步。老夫當拭目待之。」叔侄二人連稱不敢，將士奇因問老丈僑居此地，不知府上還有何人。劉公道：「家中尚有老妻長子劉雲，忝登兩榜，時投管曲法縣令。次子劉霖，拙守家園。」

三子劉電，弱冠未婚，頗具胆畧。明日見時尚暮，青盼將來，俱在二位高賢樹蔭之下。念老朽預期拜託，幸勿違棄。因明日三小兒到來，搬取老夫旋里，南北迢遙，相逢難再，今值高賢降臨，尚有二三書奉，未和肯俯，請否叔侄二人齊聲應道：「老丈不棄，凡有見教，敢不竭力奉命。」劉公人身道，因知高賢千金一諾，不啻大壤，因拱手道：「老朽寄寓此間，曾與一一如年將及笄，才德工，容顏料全備。明日小兒前來，搬取老丈，此女亦當同遊。但道途差別，關隔，不得不預託高賢以釋疑。」

感因目視峯公子對將公道：「百年之好，固已前定，但刻下未敢便言。因將來尚有他待，小女亦不宜預言。」此善有妨親，謙之道尚須待字數年，到姻緣會合之時，遷祈台角作一月老，不但成此百年之好，且成一千秋佳話也。」此數語，再知台角有

續像

女農農青專

卷二 第十二回

一今表佳女年亦及笄與老夫第三子當有夙緣幸祈勿棄結此朱陳則老朽與台翁又成至親東沐榮施此觀再者小兒到此尚在迷途務懇二位同相指示庶不使他茫然無措此觀小女本當明日相見將來終成姻眷不妨先叫出來拜識尊臨當下吩咐使女請小姐出來不一時只見裡面兩個使女攜着一位未及笄的女郎踉蹌而出如醉如痴那使女見了小姐奇立起身來有時果然好一位小姐美麗盈盈容光四射人面如芙蓉因說道不敢起動只以常禮相見這公子却在蔣公後面觀者真是一個絕色佳人又且見他輕移蓮步走到下邊劉公道且遵命只行常禮那女郎他望上深深萬福蔣公叔姪還了禮便請尊使那女郎復向蔣公子迴眼一視微哂而入榻飽酌在此一轉更酌一酌此時蔣士奇與岑秀恍惚惚惚聽了劉公這一片言語究竟茫然無着因道老丈之言自當從命但恐有不到之處幸勿見罪劉公道適纔都是老朽肺腑之言且事有定緣明日即見只望台翁重此然諾勿虛老朽今夕之言請了許多話說話終是春林帶答有此情到這境界似夢非夢之中當下又叫老蒼頭移開桌席擺出果餌數盤清酒一壺劉公執杯在手道塵土之物不敢奉勸此從淨土得來聊敬一樽庶不虛此良晤蔣公與岑公子謙讓就坐劉公親自各奉一杯然後自斟一杯相陪二人飲之覺芳香清冽色味俱佳與家釀迥異非尋常酒可比數杯之後似覺微醺蔣公道遂與岑公子起身謝別劉公道卑拙斗室亦不敢久屈台光因扶杖送出門外即將所執之杖插於門旁好與蔣岑二人道此即老朽住處以杖為記明日幸祈台駕過此小兒到來即乞指示小女子金重託幸勿相訝蔣岑二人應諾遂相揖而別轉瞬之間不見老蒼房屋村落俱無惟有幾株疏柳一片荆榛在星光月影之下輸出一片迷離飢寒寒生其相驚訝蔣士奇道我們莫非是夢岑公子道分明與老叔在此何曾是夢蔣公道睛審視依稀認得此處是黃葵之所且見塚旁有一枝野竹因風飄動因對岑公子道你看只一枝野竹豈不是那老者所植之杖輸出一片迷離岑公道果然大是奇事難道我們竟在幽室中與鬼坐談了半夜不成蔣公道陰陽人鬼自來有之原不足為怪只是這老者如此靈異所說之事再三囑咐必非無因況他分明說是江西籍貫僑寓在此必定是客死於此這是他埋墓之所又說他三子劉電明日到來搬他回籍要我們與他指點處所這是分分明明說話來朝必有下落我們明日必須到此看個動靜方纔所飲之酒尚覺芳香滿口難道地下也有此美醞岑公子道那老者說是從淨土得來必非塵垢之物可知我們且回到庄中再作理會因此兩人又將此地認識了一回蔣士奇猶恐有錯又板了一條大柳枝插於地上然後看看方向取路回庄此時已是象橫月落夜色深沉正

走間只見前面有人聲燈火遠遠而來却不知是何緣緣正是大抵乾坤皆夢幻其驚人事隔陰陽不知那來者又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是一篇奇妙鮮新文字。湯若士撰杜麗娘還魂傳奇。其前先有與柳生夢合一節。未免失貞。安得如雪姐一番苦操磨練出來。却勝麗娘行藏遠矣。至劉封君相託之事。又是一種迷離恍惚。氣酸曾記得鬼和尚能喚人之文章氣味。以辨優劣。若使喚此當是一派鬼氣。前半寫將忠義激烈。直從血性中流出。然非忠義人不能道隻字。

第十三回

賤賤約三姓喜奇逢

返香魂千秋稱異事

却說蔣公與岑公子見前面有人聲燈火。吆喝而來。蔣士奇道：這一定是來找尋我們的了。當下喝問了一聲。果然那些燈火隊裡回應了一聲。迎將上來。却是家人同佃戶等到三更天。無不見主人回來。四下找尋不見。因此又叫了兩三個佃戶。執着燈火棍棒。大家商量。只有這北郭是一條野路。常有迷失之人。因此就從這裡找來。聽得吆喝之聲。却好迎着。因道：夜靜更深。怎麼大爺同大相公。從這條僻路裡走來。蔣公隨口答道：會着月色。信步到此。正要回來。却好你們尋到。眾人道：這條路荒僻得緊。若遇陰雨時。人就不敢行走。往往有見神見鬼。迷失道路的。蔣公笑道：這是我胆小之故。當下大家一同回庄。約有五六里遠。到得庄中。吩咐家人取一大壺酒。并幾碟果品小菜。到書房中來。我與大相公再飲一杯。你們也取幾壺酒。吃了好睡。不必伺候。家人取了酒果。到書房擺下。然後大家各去飲酒安歇。不題。蔣公與岑公子一邊飲酒。因說那老者的形容言語。歷歷分明。那個女子。說是他螟蛉義女。意中已深傷於你。却又不肯明言。說要待數年之後。纔我為媒。方成百年之好。若果與賢佐有姻緣之分。則此女必當再世還魂。現今陰陽相隔。此話實不可解。怎麼又知道我有個表侄女。與他第三子有姻緣之分。若說是低言猶在耳。若說是真。尚無影響。究竟不知是真是假。是精是怪。岑公子道：且莫管是真是假。我同老叔明日竟到那個所在。去探看動靜。併着。一日工夫。或者果有人到來。被極亦未可知。次看那老者容貌。端方。言詞誠實。必非虛幻。且說他長子劉雲。現做曲江縣一發舉。鑿有據。明日一查。便知真假。又說那女郎。明日必當相見。這是還魂無疑。賦所修性。所重在。若是果真。倒是一件創古奇事。這老者雖然鬼。如此靈異。却也不是尋常之鬼了。但所說老叔與小侄日後功名之事。在老叔固無可限量。於小侄却斷不敢作此妄想。此真所謂聽說鬼話耳。却是自誤。時公笑道：不說且到明日。若果無影響。只此一事實。盡成夢中幻境。若果有下落。又何嘗不可憑信。兩

人說話之間酒已用盡此時夜氣清涼逆客就寢這公子因暗想那所見女郎真是絕色佳人若果能得此佳偶也不枉為人在世只可惜是鏡花水月恐然是夢似辭賦雖鋪美艷色色恹恹又想了一回方纔睡着且說這將士奇睡去時朦朧似夢非夢見他父親扶杖而來吩咐道那劉支與我往來甚厚對你所言並無虛語玉露得配劉生可稱佳偶姻緣前定無可改移不可當面錯過切切記說果扶杖而去將士奇正欲上前拉住父親問話忽被地下一滑跌了一交醒來却是一夢大自驚異正欲上前說與公子得知却見他睡熟不好驚動因想這事果然奇怪父親所說正與劉老之言相符不料陰陽間隔竟有如此靈異到此時白雲結因想玉露佳女我原有些意與公子結姻因為現在一處未便開口欲待其歸時議及緣以不在於公子意中不料他却另有這段姻緣幸我未曾出口可見事皆前定非人力可為但不知這劉電是怎樣人物妙想諒明日必有下落左思右想不能成寐到了五更時纔沉沉睡去且不說二人安睡却說那劉封君自送客將二人去後回身與雪姐道我已將汝兄妹兩人之事盡託將公周旋他是人中英雄一諾千金必不負我所託況我日前又與他令尊相會也實詳託了他事萬安那公子汝已見過才貌斐全日後功名顯達直堪與你為配况赤繩繫足縱然遠隔天涯亦無變易但遲早間耳自有定數難以相強歸與汝母言之前待聞中不必他諒明日汝三兄到來正是你回陽之日見你三兄不須迴避將我繼汝之事一一與他說知且有將奉二位均見他無不信的汝今可往已室等候明日必當先發汝嫁雪姐含淚道蒙恩慈庇真是白骨再生只是從此陰陽間隔不能再待膝下情寢難捨劉公笑道汝他日思榮濟美之時夫妻同至墓前澆奠一杯為父欣慰不淺雪姐聽說垂淚叩別尚依依不捨忽聞雞鳴嚶嚶劉公催促再三雪姐纔含淚而歸從此父女二人已是陰陽相隔如此相辭再說將士奇與岑公子安睡書房此時初秋天氣日長夜短及一覺醒來因見天已大亮叔侄一同起來梳洗畢將士奇道昨夜我又得一奇夢正要與你說和你睡熟了不好驚動岑公子道不知老叔又得何夢將士奇道說來真是奇怪因將失人夢中吩咐的話說了一遍你道奇也不奇岑公子道既叔祖如此顯靈又與劉公所言符合這件事便真實無疑了今日小侄與老叔吃了早飯即往彼處一探動靜不可遲悞將士奇道天氣炎熱何不先着人往彼處探看倘有消息即回來通報然後我們再去如何此非掛公故意欺岑公子道老叔所說雖是若依小侄愚見還是先去等候的為是若果有斯人到來便可換他指示說明原委一來信我們果有此一段幽顯奇逢二來也是我們這一番真實情義况午前天氣尚不至

十分酷熱且好往樹林中乘涼歇息。老叔以為何如？於子意中神神恍惚將公大喜道：「不若我們吃過早飯就去只帶一個家人，攜一壺行茶，解渴。倘有動靜，便可着他回來，叫人助力當吩咐快些收拾早飯，并看預備一桌飯，飯有得臨時備辦，不及叙話之間。」飯已端上，叔侄用畢，隨帶了一個家人，携了一壺茶，緩步從叢蔭處來，尋到了昨夜所經之處，果見一株野竹，在上下兩塚相傍之間，所插柳枝亦在窺視不差，但看兩塚相去不遠，却不知那一塚是劉公之塚，正在議論，見日色甚大，此處雖有幾株野柳，却不能遮陰，我們且到那邊樹林中去暫憩。二人因回到林間，席地而坐，吃茶閒話。看等劉公牌時，分只見遠遠從南道上來了一行五七人，手中各持鐵鋤等物，却從叢蔭處而來。原來這叢蔭處周圍約有三四十餘畝寬大，親於四圍墳塚疊疊，高低不一，却見那一行人，正從這處尋來。將士奇喜道：「這不是來了大家站起來，覷看只見那些人，左盤右旋，周圍尋覓他叔侄二人，所想樹林相離不遠，看得分明。將公對劉公道：「你着那素衣冠的魁梧少年，一定是劉公之子。」劉公道：「是他無疑，我們頭上相見與他指引，遂一同迎將上來，遠觀未盡，近觀分明。見這少年生得面如滿月，眉若畫，两道修眉，若聚山川秀氣，一雙秀目，似分秋水澄清，七尺上下身材，二十以來的年紀，編素衣巾，手執捍棒，腰掛七星，聲音清越，氣宇軒昂。」劉公眼中又燦，將士奇暗喜道：「果然好一表人物，見他率領一行五六人，正在那裏各處，遙視將士奇，止不住上前拱手道：「尊駕莫非是吉水劉三兄來此，撇取令先尊靈柩的麼？」此二一守與之，劉公問那少年也只見二人來得有意，方欲動問，聽見叫出自己姓氏來，應倒吃了一驚，連忙迎上前來，深深打了一躬，道：「尊台何以預知晚生姓氏來歷？」將士奇回了禮，便道：「此事說來話長，且又奇異，但此處非長談之所，且請完了正事，屈到敝庄，慢慢相叙。」劉公着二人時，一個英雄出眾，未表亭亭，一個滿酒不足，未表濯濯，將士奇又從劉公眼中看出，因又與劉公子對揖畢，便拱手請問二位上姓高名，稱呼名分，先嚴之塚，二位必知所在，將公道：「弟姓蔣名英，字士奇，就在此村居住，又指劉公道：「這真是世係姓蔣名英，字士奇，祖貫金陵，客遊於此，所說令先尊的墳塚，我兩人昨夜方纔知道。今日特地到此相候，果見尊駕到來，劉雷驚訝道：「這一發奇了，先父寄葬於此，有了兩個年頭，何以老丈昨夜纔知消息？」又和晚生今日到來，果是奇怪，望乞明示。將士奇道：「且慢我與兄且到那裡觀看。」遂有個斟酌之處，因携着劉雷一同到這野村處來，將公指道：「此處便是，但這兩塚相連，却不知那一處是令先尊之塚，劉雷一發不知，因道：「去年老父同舍親蔣公在叢蔭作客，老父因病而亡，舍親即將老父之柩寄葬於此，後來舍親回家，又為寇倭所阻，賊進道途，直到今

春約到舍下通知原說外有木標為記內有碑塊粉名晚生原欲澆舍親回來不料舍親回家不久亦得病而亡因此晚
生只得獨自前來搬柩誰知竟尋不着木標形迹今日得遇老丈老兒實出萬幸但老丈既有所知還祈老丈與老兒詳
酌的是細細尋訪公與公之子道總在這兩塚之間却如何分別老丈道依小侄愚見只怕昨夜所見女即莫非也
是此處如今不妨將兩塚但務即有差說則此處像係無主之塚有何符碑將公笑道其言甚善因對劉雷道此竹與下
塚較遠且土色又比上塚更新細思今先尊痊此不久諒必就是此塚且試發不姓劉雷又聽得老丈說出甚麼所
見女即真急掉頭不看此時亦無可如何只得叫這些雇來的土工一齊動手先將下塚起掘不到四尺來深早見棺木
逆將四圍黃土掀開見棺木尚且完好劉雷四下尋覓並無粉名碑塊心下懷疑着因向將公道從前舍親原說有標
木名磚為記今既無標木又無名碑難以憑信却當如何將士奇未及回答這些土工內有兩個有年紀的這道這
義塚地內常有他親人倒來起棺只要認得方向就沒了記認便依着方向亂掘起來上春頭也是一個外路客心到這
裡來起他叔子的棺材起了五六塚燒得起來這起動了的仍舊與他檢檢做客人白說此錢就無妨了概補土上同
猶許公道如此說且將此棺與他掩蓋那上面的塚必是無疑了又做一筆要知過世再世是妙手文章眾人正欲撤土
掩蓋只聽得棺內呻吟之聲叫道你們不消掩蓋快些開了棺木放我出來倘此符籙眾人聽見驚得个个縮頭吐舌滿
身毛花都直豎起來那老公子不禁笑逐顏開使對將公道老叔這是你所見女即竟無符籙快些開棺便見分曉劉雷不
知此中緣故只是作聲不得將公道道這棺中却是令妹再生不必驚慌開了此棺今先尊之棺自見作怪此時劉雷
繼繼當即吩咐眾人你們可將這棺和四圍輕輕掘開不可大驚小怪劉雷聽說愈增驚愕這眾人見將公道說話有因都
懷着好奇善異的心腸且要着這棺裡高的光景都道總然就是个活鬼青天白日有許多人怕他做甚送一齊動手見
眾人的將棺蓋起出掀蓋來却見裡面一女即側身而卧面色如生轉瞬之間已掉起身來慢慢坐起秋波開視有見
將公使開口道昨宵已拜識尊顏又有劉雷道這必是劉家三哥了當時劉雷與眾人俱大為駭異惟將公與老公子撒
喜無已因對劉雷道三兄不必驚訝此事一言難盡少刻便知隨即吩咐同來家人即連回庄備兩輛太平車應用又吩
付如此如此不可有悞家人答應如飛而去正是莫驚千里來奇遇須信三生有定緣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慶慶乎陳言之務去支公所以起六代之哀可見作文最忌陳腐篇中諸語寫來極其新穎如未經人道者自是君身

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着他發塚之時生出許多議論開棺之際寫出衆人情形總不肯作一直筆筆筆頓住筆筆轉接讀此奇文當滿洋一大白

第十四回

回陽世義妹勝同胞

遇異鄉賢東成至戚

却說將士奇當下吩咐家人即速回庄備太平車二輛一輛內鋪軟坐褥涼席即着一庄家婦女到來陪侍小姐一輛搬劉公靈柩家人答應去了因對衆人道你們不須驚怪這再世還魂的事從古甚多不足為怪此時雪姐已慢慢扶出柩來先與蔣公道此處不敢為禮且到老叔府上再為叩謝又對劉雷道三哥不必驚訝小妹妹兄侍奉父親陰間陽世總是一概父親盼望三哥已知今日必到再世相逢亦是定數這上邊就是父親墳塚便可連起其中緣故三哥請問將老叔與岑公子使知劉雷見事出非常又茫然不解只得漫為答應將士奇已吩咐土工將上塚起發不到四尺餘深使見一具漆棺頭邊有一塊方碑淨土看時上勒吉水劉公之柩六字劉雷此時驚喜交集喜者已得父親棺木者不知這女郎還魂來歷又見將公與岑生十分歡喜料其中必有原委因向雪姐道小姐稱我為兄諒必有故雪姐道小姐在地下侍奉父親一如人世即三哥家事我已悉知豈得無故劉雷聽了後問蔣公道老父既知其詳請先言大概劉雷此時已蔣公道不必性急待到散庄慢慢再叙此時已將棺木起出土來劉雷不禁撫棺大慟蔣公再三勸止劉雷道棺木時却這堅固尚無傷損此時衆人七張八嘴的道我們只耳聞說古來有還魂的事那得眼見不想今日竟眼見這樣的奇事真是千載難逢又說這個姑娘且是生得齊整日後只怕還要享大福哩我們聽得當初有个甚么杜屠娘還魂的故事故想來也與今日一般大家互相議論不已以觀劉雷又細看這女郎日中有影毫無所異且舉止幽閒容質端嚴聲音嬌朗話語有源諒無怪異只不知是何來歷當下日色正午頗覺炎熱將士奇正欲讓小姐劉雷同住樹林中少息却遠遠見二輛車子如飛而來將士奇對劉雷道此去小莊不遠出到那裡慢慢再叙因向這幾個土王道你們工錢可到我莊上去取劉雷道他們六人已言定每人工錢三百昨日已給發過一千尚該我錢八百叫他們同我到下處去取便了蔣公道不必尊寓諒在此開旅店想隻身到此未必多帶行李只要說知這家姓名即叫小价前往縱取必無疎失不必台見自任我們便可同往小庄叙話又對衆土王道這具空棺尚無傷損你們辛苦一場即與了你們擎去變價均分內中被褥等物一并相送該我工錢八百那到莊上去取便了衆人聽說甚喜都道若得這半日工夫

各人到賺了數百文錢鈔這口棺木極少也賣他五六兩銀子均分大皆歡喜將公吩咐即將劉公靈柩抬在一輛車上
安板停妥又叫這庄戶婦人扶小姐上車吩咐同靈車慢慢而行不許顛倒劉雷見將公為人豪邁作事敏捷十分欽敬
感激且急欲問知原故無暇到寓因道承老丈高誼堪當從命但恐靈柩無處安放將公道已有措置不勞費心劉雷因
說店家姓名並交出鎖房鑰匙這些做行李俱在客房一宿房金所該無幾并眾工人的找頭錢下處俱有即煩尊价到
彼給錢他們眾人不必同往賣庄了將公道甚好當下這些土工就將原帶來的繩索把空棺網好四个人抬着跟隨
將室家人回到北關搬取劉生行李找錢去了車馬費都去了將公道與峇生相邀劉雷一同步行往庄上來滿去瑞方
職此賦上取甚多人大驚一堵熱到得庄前見婦女們已扶雪姐下了車一同入庄裏去了雷軍在庄前停着將士
奇吟附庄戶們在祠堂東房內設教兩條大板凳將靈柩抬在居中又吩咐家人叫婦女們先與小姐飲盞湯開胃當下
劉雷先在庄前側身拜謝將公扶起與峇公子相讓同進庄來到了廳上劉雷從復與將公道生行禮畢因向將公道說
生到此實是茫然若無老丈與峇兄指引竟至束手無策敢問老丈何以預知其詳乞即見教將士奇笑道姻緣姻緣事
非偶然此事說來却是一樁創古奇聞的事昨日因中元掃墓即同峇賢侄住此納涼晚隨閒步郊原會着月色到一茂
林中少坐忽見一蒼頭出來傳說主人相邀叙話我二人却不知不覺隨着前往到了一個所在村庄屋宇宛然見一老
者年約六十狀貌清奇長髯白髮遂入二室燒燈叙話也與人世無異又動問姓氏云是江西吉水人氏姓劉名芳字德
遠僑寓於此已有年餘並道及二位令兄名字因說尊駕明日到來搬取回里恐不識認住居託為指引并呼令妹出見
說是過繼之女明日亦當同歸恐道途差別預為相託照料此話聽時未解其意今日想來正應着令妹回生幽明異路
之說子并另有商託之事却一半明白一半含糊此是峇劉兩人相商時我二人竟不覺有陰陽之隔又承留飲美酒
可見地下風光不減人世及相送出門時將手中竹杖植於門傍說以此為記轉眼之間我二人却在是夜月露之下人
跡房屋復無蹤跡若夢審視其處却是叢叢之所那所植之杖便是那枝野竹及回到庄來已是三鼓時分因此不敢負
約今早即到彼處相候果遇三兄到來所言一一相符豈非創古奇聞一大快事劉雷聽說這番情節神情飛越太為悲
感道老丈為先嚴所敬仰不以陰陽之隔詳詳重託此親親之誼更加百倍我與峇兄同輩若不嫌礙為從此沒當以叙
侄相稱老叔想不見每或謂此一雙鐵英雄故識此語與峇兄同輩若不嫌礙為從此沒當以叙將公道只恐不當

十幾日已正敘隔雪姐都從後面梳洗舉出到廳前來向將公拜謝又謝過岑公子然後與劉電以兄妹之禮相見將
士命正在要問地下緣由即讓坐於劉電下首雪姐檢梳道自分幽埋塵土不料重親天光此皆老大人恩及九泉老父
感深不意從此存沒均感戴德不朽將士奇道此皆令尊公靈顯因以成事何德之有請問小姐家居姓氏當時如何理
未在此雪姐垂淚道此書言之傷心因將住居姓氏并如何隨父往外家拜壽如何同乾娘回家如何遭船戶用迷藥將乾
娘謀害如何向連保進賣至曹府如何哄騙上船赴任如何至起岸時吐露真情如何被惡婦得知毒施棒楚如何至此
處旅店中捐軀自盡又如何至地下為匪兒欺凌如何得遇仙姑指點授藥保全身體并教相投老父因蒙父親不棄收
留為如朝夕侍奉并家中母親與二位兄嫂均一一與我說知父親在地下已受主字章大哥語命之榮因此眾皆歛
都稱為劉老封君預知今日三哥到來報取恐無處尋身故昨宵相選老叔與岑公子拜託指示還有拜託之事老叔盡
知不須再說把這前後緣由細細說了一遍大家方知有這許多緣故在內共相驚嘆不已劉電道如此說真是我義妹
且請問妹子的乾娘是何姓氏雪姐道姓段娘家林氏劉電驚喜道這乾娘兒子的名字可叫段勇雪姐驚問道正
是三哥如何得知劉電道這文是一樁奇事將公道却是為何劉電道小侄因搬柩前來沿江順流而下這日到了一個
臨江大鎮遇見一心姓段名勇說他母親同一小妹探親不回分頭尋我却在彼處尋着母尸嗚天大慟那時小侄上岸
問和緣由却與妹子所說一般小侄見他路費莫措遂分贈棺窆權厝江東又看他儀表非俗即與他結為異姓骨肉如
此說這死者是義妹並無疑了報與大娘大疑三報雪姐聽了傷心墮淚道我乾娘果被賊人害了性命此仇何日得
報家中生父又不知為我如何痛苦想到此處不禁放聲大哭起來劉電勸道這是大數妹子且免傷悲即如今日妹子
死而復生也是定數宣人力可為明日愚兄順道送妹子向南便可與老伯相會這死仗既有姓氏來歷便可稟官拿
獲以報此仇將公道此乃小事不幸中之大幸且免傷悲雪姐拭淚道三哥所遇的段勇正是我乾娘的親子自幼我父
親因無子息原欲過繼他承桃宗祀只因乾娘現在稱呼不便因此未曾舉行小妹自小與他兄妹相稱為人極善最重
義氣惜花不平父親見家計淡薄因叫他在叔父處習學生理不想又遇見三哥結為兄弟實是難得可憐我乾娘反
是我累他死得好苦說畢悲泣不勝劉電道段家兄弟堂堂一表胆勇過人愚兄再四勸他投充武勇從戎効力他已允
從將來必然發達未可限量大家談話閒家人已將劉電行李搬卸除去我給房錢工值之外所餘之物點視不差劉電

道却是勞。再當相謝家人。又稟道。如今北關上都。知道有這件奇事。明朝只怕有許多婦女們。要來看小姐哩。將公道這這原是一件奇事。婦女們來看。省何妨。此時日已正午。家人稟說。飯已完備。將公道今日已領備粗飯一桌。權與尊公餐。然後同享祭禮。劉雷不勝感激。道。老叔雲天高誼。存沒均沾。將公道小事。何煩掛齒。當即吩咐家人。主尸將祭奠抬往劉公柩前。擺供端正。點上香燭。一同前往祠堂。先是將公道與公子上下肩。一同拜奠。劉雷兄弟。在旁涕泣叩謝。然後兄弟拜奠畢。不禁痛哭了一場。變化冥冥。劉雷遂與雪姐另拈香一炷。同到將公祠堂中來。叩拜。將公道之不住。遂陪他兄弟。行禮畢。然後一同到庄上來。將公道對劉雷道。今棺木雖無傷損。但水陸長途。常須載動。倘於路有失。反為不美。依愚見。竟在這裡用堅固木料。做一个外柩。則途中便萬無一失。劉雷道。老叔所見極是。只是又要累老叔費心。將公道這却不費甚事。當下雪姐自有婦女。接入裡邊陪侍。這外邊客位。安於桌席。讓劉雷在左。老叔對面。將公道主位。相陪家人。斟上酒來。劉雷舉杯謝道。天涯萍踪。幸得遇老叔如此周備。即骨肉至親。不過如此。不知他日。何以為報。將公道論今日之事。果是一段奇文。千秋佳話。將來與二位老賢。作親親之誼。正未有以。今日幸蒙大事已完。且須寬飲一杯。以解道途勞苦。明日屈到舍下。安息幾時。正好細談衷曲。且尚有正事相商。劉雷道。小侄因搬父柩。星夜前來。老母在家。日夜懸望。因不敢久停。今蒙老叔如此恩誼。小侄亦不忍遽別。只是明日先要應蠟老叔。覓一作柳材料。並懇老叔。即雇匠人。一做。將公道此事。甚易。材料現有。明日即可動工。老叔縱欲急歸。亦須屈留十天半月。一來尚有相商事情。二來亦可少盡地主情誼。劉雷道。明日自當同小侄登堂拜謝。請問尊府。還有甚人。離此多遠。將公道不過千餘里地。而舍下還有老母。拙婦。一个小兒。尚在幼齡。又聞老公子府居金陵。在城在鄉。幾時到此。老公子亦將住居。并同老母。避仇緣由。說了一遍。劉雷道。原來老伯母也在此間。明日一并跪拜。大家一邊叙話飲酒。彼此情意相投。各舉微醺。用飯畢。將公道即邀到花園內。在一座亭子上。納涼。這亭側山石玲瓏。四圍叢篁。翠綠。作開筆寫景。此書略。此長。大家倚欄坐下。家人送茶來吃過。劉雷對老秀道。弟從江南一路來。聞人說。那侯巡按。狼戾自用。聲名甚是不好。但明歲鄉場。兄亦當回南。應請老秀道。正是。只為此。人本去。尚在躊躇未定。劉雷道。此是進取之階。宜可錯過。雖然此人為仇。但亦不能禁止入場之事。一登黃榜。其奈我何。將公道。我也正如此勸他。因問劉雷道。老賢。俊青春多少。英雄卓立。將來必當大任。劉雷道。小侄年纔十九。難保倖倖武舉。技藝荒疎。正要求老叔指教。將公道。功名之念。頗不置懷。但見獵心喜。聞時不過借此消遣。改

日正要着替修外後因問字竟令兄此時諒已丁艱回望了劉雷道小侄出門時本地支書已是早發况得信後即先而
差前去計開諒已早到但和縣衙門錢文代恐一時不能動身正不知歸與未歸此時三人各叙家常談支論亦俱
不倦岑秀習劉雷胸襟磊落是个英雄豪傑劉雷見岑秀言論恢宏是个俊逸儒流二人交相敬慕將公見他們情投意
合氣誼真誠因道我翁二位賢侄青年卓犖一文一武將來萬里前程未可限量予何幸得此你們既如此敬愛亦不必
效世俗常情只要肝胆相照從此竟結為兄弟何如兩人一齊起身拱手道老叔大人即是主盟日後倘有負心即如此
日當下叙舊劉雷長岑秀一年應當為兄自此二人即以兄弟相稱倍加敬愛將公大喜猶如得了得意門生一瓶復命
取酒在竹亭小酌此時日已沉西月光早上三人暢叙直到夜深人靜總回房安歇將士奇當下吩咐家人明日一早如
此如此不可有誤正是合當幸會增添無限情懷他日重逢做出許多事業不知將公吩咐家人是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叙起遠近魂一則人多口眾心口不一是難落筆如將岑劉三人各有心事將公是問着劉雷人物岑秀是注意
在雪姐再生劉雷只是尋尋得之極及至雪姐還魂將岑劉書姐心中各自明白惟劉雷茫然不知緣緒焉得眾人情
景况熱真是作家高手友到庄上三番敘述各極其妙將公一段妙在詳細雪姐一段妙在悲婉劉生一段妙在真截
如王精新聽婦姑變棋着着分明着着機變筆意參差文心錯落非尋常小說所得窺其理他如將公對岑劉道不必
效世俗常情真是豪傑語夫父慈子孝兄弟友恭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此常情也言清行濁口是心非皆世俗常情也
而拘於世俗則不可將公以此規戒真英雄真英雄那得不令人敬服

第十五回

試鐵弓叔任顯英雄

解玉球劉薛結秦晉

却說將士奇叫家人吩咐道你明日五鼓即騎牲口回去先稟知老太太隨即將輪車備好着大了頭到來好陪侍小姐
回去可多取幾件衣飾來與小姐更換並着厨下明日備兩桌酒筵伺候再多備一牲口來騎坐不可有誤此物
吩咐家人各應自去理會又吩咐佃戶將所存大桐木一株明早須即去叫匠人來解開作榫因對劉雷道此木佳堅實
輕便於道路但用漆恐不能即乾只可權用桐油灰補到府後再為整理劉雷稱謝不盡此時已覺夜昏雷震家人收拾
杯盤三人就在花園竹月軒安寢雪姐自有庄婦相陪在內室安歇一宿無話次日叔侄們早起盥洗畢同去前廳見兩
个匠人來到解旆將公吩咐依着棺木式樣做一外槨有二寸淨板便好須留著正頭做成抽替縫道將棺木推入然後

實并劉公子敢拒雪姐再生幾段情節一稟和老母老妻奏道這是一歲奇逢的事既然是他全意願靈相託必然與玉兒是前定姻緣自當應許。不知這劉相公人品如何。蔣士奇道一表非凡。如今已與兒叔侄相稱。又與岑家大伴結為兄弟。便都是子侄輩。少刻進來拜見。大家都不要須迴避。說畢就起身出來。雪姐還要拜謝。蔣公老母道已經見過。再不消了。當下蔣士奇總出外面。劉雷就要進來拜見。岑公子遂相陪一同進來。到了內堂。那時只有蘇小姐要過去。原來雪姐有意。正要使他兩人一見。就一把拉住道。這是我三哥。姊姊見見不嫌。蔣士奇便對老母道。這真劉家三公子。與岑家大伴同輩。都是親誼。見禮不妨。老夫人道。如此說。只行常禮罷。劉雷不肯。叫岑公子扶住了。倒身拜了四拜。蔣士奇也起。因對岑夫人道。大姊與弟婦。竟一同見了禮罷。因此劉雷口稱伯母。嬌娘望上禮拜了四拜。岑夫人與蔣大娘子俱受了兩禮。然後與蘇小姐表姊弟二人。深深四揖。行禮畢。劉雷對老夫人道。小侄兄妹們。承老叔大德。垂庇又在府上攬撥。不但舉家戴德。即先人亦當於泉下感激不盡。老叔道。將來就是親戚。凡有簡慢之處。不要見怪。劉雷道。稱不敢。一面遂告辭出來。這老大大見劉雷人品軒昂。心下甚喜。時已過午。酒已齊備。裡面着餚。陪了雪姐同坐一席。外邊讓了劉雷坐了客位。岑妻對席。小相公即坐在岑二公子肩下。蔣公主位相陪。正是酒逢知己話不嫌煩。大家直叙到日色將西。方纔散席。就回到內書房裡散坐。劉雷見四壁琳琅。圖書滿架。不是掛幅一聯。果是世家體統。又見架上有良弓數張。內有一張描金細畫鐵胎弓。上着虎筋。弦未曾解。劉雷道。這弓自然是老叔長開的。蔣士奇恐劉雷力不能勝。故意道。功夫久荒。難以開動。劉雷因問。不知有多少力氣。蔣公道。約有八九石力。劉雷道。是少年豪氣。便道。老叔既有此弓。豈有不能開動之理。隨將取下一道小佐八石之弓。也曾試過。恐此不止八石。若試不開。老叔莫笑。蔣公道。賢侄且試一試。當下劉雷將弓弦兜住。畧扯了一扯。然後使出那三尖六靠的身法。兩臂運力。將弓扯得如滿月一般。蔣公大喜。道。不知賢侄有如此神力。可敬可敬。劉雷將弓雙手送與蔣公道。小侄粗疏。還求老叔指教。蔣士奇接過弓來。道。賢侄功夫已到。何必過謙。便也把弓拉了個滿月。劉雷亦深深佩服。蔣公對劉雷道。尚有一張硬弓。比此更多幾力。已擊去修整。明日取來。再請一試。岑公子接口道。三哥神力。非老叔則無雙矣。因對蔣公道。起意似稱先時會話。老叔何不把這件正事。與三哥說明了。劉雷問何事。蔣公道。此事本欲煩岑賢侄轉致。今既提此。固亦不妨面言。方纔賢侄進內所見。與岑妹並肩的。係表侄女。本姓蘇氏。年纔十八。自小在老母身邊。撫養成人。論其德容。與令妹可相伯仲。愚意欲與賢侄結朱陳之好。就煩

峯反賢修為保諒不推却劉雷父身道承老叔大人不棄寒微小侄敢不從命只是現今多有未便將公道為何劉雷道現有孝服在身不忍議及姻事一也未稟母命不敢擅專二也身在客途毫無贖物三也還求老叔見諒將公道賢修所言雖是但此時只要一言訂定却又即請花燭是與孝道何碍即明日令尊堂知道諒亦樂從至於贖物更為小事大丈夫處世一言九鼎何必計此雖難許事無不映映難於公子便道三哥却不知這姻事也是老伯願靈再三誘應老叔成全的只問令妹使知端的三哥豈可不遵劉雷語說使不敢再推即將腰帶所繫羊脂玉帶環二枚取下一枚準手奉與將公道客中並無他物聊以此環為聘小侄回家稟過老母俟服滿當來親迎將公大喜接過玉環道此即千金之重了劉雷又向峯秀深深一揖道月下冰人即借重賢翁峯秀道敬當如命劉雷又問道前日老叔所言先嚴所託一半明言一半含隱不知又是何故將公笑道此事也當說明了前者令尊所託三事其一是與賢修指引處所其二即為賢修婚姻這第三事却是說令妹與峯家賢修亦有姻緣之分但其中話語含隱却像個尚須就待目前不宜預定的意思正不知是何緣故但既有定緣終當成就况令妹年纔十六即耽待兩年亦不為遲賢修南回見了許丈當為一言訂定取了庚帖便無改移了今堂面前亦當稟明不必更為他議劉雷道此一事老叔不言小侄亦有此意因對峯公子道愚兄見過許丈即當成全報命况愚兄服滿後必先到賢弟處那時自當與賢弟完成美事將公道所言極是你二人却互為郎舅又互作冰人更加親熱了因起身道我當進內與老母說知送一直內室來此時裡邊席已草設都在上房敘話將士奇因對老母將結姻之事一一稟知老夫人道方纔許姑娘已在這裡說起只是路途遙遠我一如如何割捨須要說過先當替在此間過一二年再作歸計此是情理之常妙在寫來惟是老母嘆息將士奇道這事亦易為商量因將玉環一枚交與老母道這是他的贖物又對峯夫人道許小姐與大侄的這段姻事劉公子已一力承當他去見過許丈訂定後即有書來通知諒無不成之理峯夫人道此事雖是劉公許說然而終有陰陽之隔且不知許公允與不允况如今又有劉老夫人在堂可知此劉老夫人亦可作主事難預定且待三公子書來總得定局如果是姻緣即避一兩年亦有何妨將公道大姊所見極是說畢就出外邊來將老母所言與劉雷說和劉雷道小侄自當稟知老母諒來無不從命且說這裡邊都知道蘇姑娘與劉公子結了姻此言頭僕婦都到上房來與老丈大們叩過喜又來與蘇小姐道喜都說這劉公子好個人品真真是一位出色的新郎你一言我一語說得蘇小姐臉上紅了白了紅了白了紅了十分羞澀然而下都

己見箇心中却是暗喜。原來雪姐與蘇小姐身材不差上下。這更換的衣服都是蘇小姐的。那雪姐連了頭着着雪姐笑道。許姑娘同我家姑娘身材齊整。都是一般。這衣服鞋腳竟好合穿行的。雪姐對玉簪道。這衣服都是姐姐的。與小姐身材却是一般。蘇小姐道。只是粗衣飾不中。姐穿就寒夫人道。你們兩個真像姊妹。如今又成了至親。這許姑娘小你兩歲。以後竟以妹子相稱。却不要客氣。玉簪又指着寒夫人。插嘴對雪姐道。我們姑娘是他老人家乾兒。如今你們做了姊妹。少不得也是他老人家的乾女兒。雪姐道。這自然將大娘子笑道。你這了頭偏會多嘴。老夫人道。他多嘴。那也有意思。時已黃昏。當晚內外用過晚酒。劉雷就在書房後間另設一榻。與寒公子同房。裏邊雪姐就在老妾房中與蘇小姐同榻。寒夫人見雪姐嬌美溫香。一口一聲叫着。娘心中歡愛不盡。雪姐又與蘇小姐取笑道。你如今是我的姐姐。他日又要改叫嫂嫂了。蘇小姐也笑道。你如今是我小姑。日後還是我的弟媳婦了。情新情編大家說說笑笑。直到交三鼓時。纔睡。正是樂對新知。嫌夜短。細談往事。喜更長。畢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支音之技。通乎鬼神。總緣心細。故不可方物。寫將公筆。筆帽筆毫。筆毫細。筆毫長。莫不如此。幾不成為將公。何以使劉峯。放膽寫尚。美村男婦看雪姐一段。見得這還是件奇事。真鏡水及月之尤。蘇劉結他一段。若出俗筆。必先提出對封君。作五大家。都以鬼語為憑。豈不笑煞。且亦無此印板文字。着他全用將公作主。絕不說起劉公囑託之語。只是劉雷一問將公一答。寒秀一表。俱全。輕輕帶過。筆法高妙。食烟火人何處揣摩。

第十六回

挺禪關著提三指覺

施武勇英雄兩個心

却說次日將士奇又備聚親酒席。內外歡聚了一天。晚間劉雷對將公道。明日外擲諒可做就。還請老叔岳同往一番。其應響。將公道。明日趁早涼就去。我們就在庄上。多住幾天。比家中涼爽。劉雷道。小侄恐家中老母懸望。歸心如箭。能早早起身一天更好。將公道。賢侄孝思甚切。我亦不敢久留。只等外擲及布乾燥。即以此為期。便了。是夜一宿無話。次日早起。將士奇與老母說。知叫家人喚幾個裁縫來。與劉雷兄弟整備衣服行李。開出一個清單。吩咐家人將舊置買料。料理已畢。用過早飯。連同劉冬兩弟兄。騎着牲口。帶了小使元兒。往庄上來。這日匠人正值完工。大家回到祠堂。看曉。見做得甚好。遂叫家人結發匠人工錢。格外給與酒資。去託恰好油漆匠。已來就吩咐用整布。周圍灰布。多用油料。不許草率。仍着家人監管。說舉同到庄院。將士奇見天色正早。因對二人道。離此不遠。有一慈雲庵。庵中有一位點石禪師。道高

德重年逾九旬往往知道過去未了之事因一向無暇久不往訪今日趁此閒暇同二位賢侄前去一訪消此長日何如
自選劇對君以及雪但過幾日以來紛紛紛紛多感感俗二人歡喜道如此這德高僧正當往訪將去奇道此去不過十
里遠近一路都有松杉蔽日儘可緩步帶小使同去却不重裝發再封一香金送他就在那裡擾了他的素履盡此一日
之長省得回來吃午飯弟兄二人齊道最好當下依任三人帶了小童元兒緩步望靈虛庵路上來此時已是已牌時分
日色雖大一路却有松竹佈翠古樹參差不覺其款約步了五六里路見前面却是從遠山苑下米的一帶高岡滿岡都
是合抱不交的大樹向法亦有過山絕米之款約步了五六里路見前面却是從遠山苑下米的一帶高岡滿岡都是
森茂林蔭將去奇道那林間便是靈虛庵了大家一路緩步閒談費微風習習爽氣全消將公道問得味時此
地却是一片戎馬紛爭之地終際此昇平盛世只見牧唱樵歌古今雖異山水依然倘得於此優游終老願亦不惡公
子道聖明在上老叔正當進取功名以黃髮致且俟功成名就然後歸來叙此林泉之樂未遲劉雷道老叔岳具如此英
雄膽畧自當建立功名豈可理湜小侄不才尚思進步何況老叔岳健嗣已修一舉即可雲程萬里將公道我期望二
位賢侄正復如是說話之間不覺已至谷口進得谷來兩下松篁蒼蔭日色全遮一帶石子砌成的曲徑徑側溪流清激
直引到庵門前來連觀野寺松篁雲直到門前深却是一座小小山門上有慈雲庵三字匾額進得山門便是彌勒佛像
轉過背面却是童叟尊者穿出來却是一座小橋橋下水聲激玉是從前溪轉過來的過得小橋一條苔苔石徑兩下松
柏蒼蒼早有一个知客僧出來相接見了將公道老檀越有好此時不到此了將公道正是只因俗冗少來瞻仰知客就
領三人先到正殿上來却見上面只供一尊古佛四下煇蓋繡紵沉檀香密禮佛畢引入內客堂裡來知客便問將公道這
二位居士貴姓高名從那裡來好像是江南聲口將公道正是指劉雷道這是江西劉三公子這是江南岑大公子都是
舍親特來隨喜的知客道原來是俱係遠方貴客逆送過茶來岑公子見四壁有五十三卷畫像并蓮池大曲的詩偈太
家看子一回用過茶只見一个小侍者來請道禪師請三位到方丈處敘話三人就起身隨着侍者到方丈裡來這點石
禪師扶着一根龍頭禪杖在門首侍迎三人看這禪師坐得骨格清瘦形容蒼古鬚髮盈頭霜眉覆目有道禪師行樂圖
不須問偈談禪已識道高德重三人進了方丈合掌施禮畢叙次而坐侍者送過一道松子茶來用過禪師笑道今日何
幸得三位大檀越到來將公道這兄弟子两个舍親都代通了名籍因慕老禪師道行特來參謁要求指示迷途那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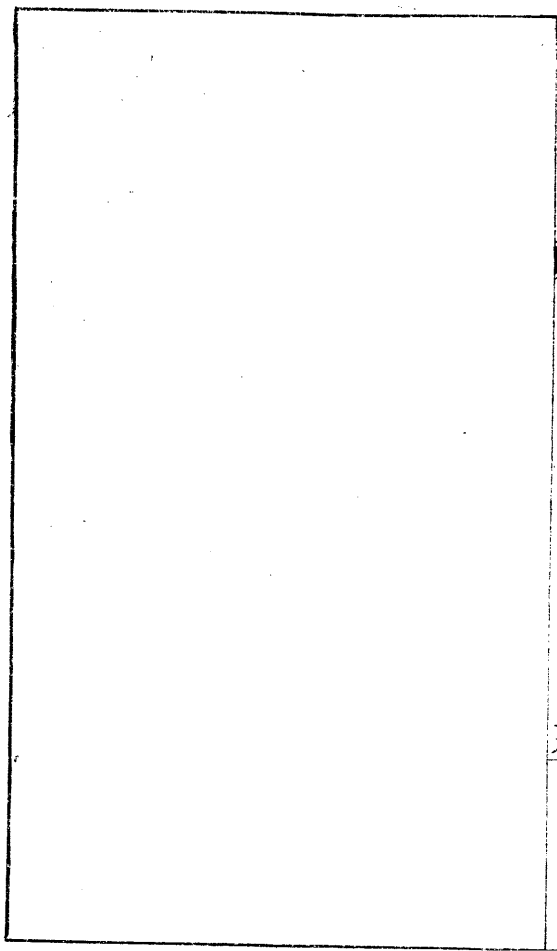
師開目凝神了一回道二位前程遠大分內所有何幸那得同事一方只是岑居士有小人為崇當費一番周折然亦不過青緇之玷無甚妨礙劉雷恭身問道弟子扶先聲靈樞回聖君迷可有障礙家見自山西解任李飛目下可否平去劉家求老禪師指示禪師道劉居士純樸感格一路自有吉神擁護不須過慮令兒歸途雖有一極大驚恐幸遇救星亦無妨事指伏假將士奇道弟子不思任進得傍禪師發明安心於塵足矣禪師搖頭道老檀越根蒂雖深却非開散之人時來相逼不由自主又向將公合掌道劉封君所託三事老檀越已成其二這一事雖遊時日必竟要待老檀越完成不自冥途之託可敬可敬三人聞言驚訝道老禪師竟真活佛了禪師笑道陰陽一理不足為怪此是老檀越古耳劉岑二人又問弟子們善緣結局如何尚求指示禪師道如日之升不必計此但存一好生之心又何愁不永享天壽真期非人幾數年後三位與老僧尚有一會之緣彼時自然明白說畢果眉閉且寂然不言禪師道三人也不敢再問少刻知客來談聊備粗齋請到客堂于師尊佛蘭象將士奇道正要領此清談就同到客堂飽餐了一頓知客又引往各處遊玩但見那碧陰樹繞蒼痕滿清韻林和鳥語多大家揀一松陰石上清茶開話到此境界直覺五內清涼應存善法直到此處其境者坦然而直到日色漸西遂與知客送了香金同到方丈謝別禪師禪師掛杖送出方丈門前使道不但送送了三人合掌作辭那知客直送出山門而別大家於路說這禪師竟是一尊羅漢臨兀可惜不得常求指示岑公子說道我們數年後尚有一會之緣那時這老禪師却是百歲以外之人了將公道他既知過去未來必非虛語此時趁着晚涼一路說笑回到庄來已是星光滿野眼色將公吩咐燒湯沐浴後仍將酒果擺在竹亭看月酒至微醺將公問劉雷道賢侄諸般武藝各值精妙劉雷道雖從師學習恐口可演樣難以臨陣將公道我這理兵器俱有不知賢侄精於那一件劉雷道俱曾習過但短兵相接莫過於劍臨陣交鋒莫過於槍其餘兵器總不外乎此將公喜道真是慣家必定高精於此我正欲觀賢侄技藝劉雷道正要求老叔岳岳指點只是長者面前不敢放肆將公道這是分內應當操習之事何妨一演使叫家人將兵器架抬放在前廳原將公有一口雙股劍却是鑲鐵鍊成松枝燦爛光射日極意寫劍正是其餘刀槍但是平日常演習的件件精工這劉雷原有帶束防身的一口寶劍却是祖上遺留舊物真是斬堅截鐵鋒利異常當下齊取出此時萬里無雲月光如畫楊表一向月光不但為劍愈知一同下竹亭到前廳來却是一座小小殿廡面前一塊平地約有數畝寬闊這時庄客回來聚集許多人到來觀看

可

住不... 將士奇遂將復服劍... 此劍何如... 雷道老叔... 對將公道... 雷道老叔... 住是關上... 奇擊雷道... 弟亦精於... 疾徐頗得... 有文事者... 必得其真... 怒不敢與... 在手刺電... 翻江濤... 古吞聲... 妙然看到... 這取刺雷... 姚光張三...

此空秀搖頭進後未習學將士奇因見月色倍明便道我們何不教射飲酒不中者飲一巨觥此令空秀對劉雷道老叔妙技弟常得領教却未見兄長妙手一發請教將公因進空賢侄亦頗善射劉雷道定是神妙的手此時家人見說早已將箭把安插那把子上兩邊掛着兩盞小小紅燈搬出幾張弓來輕重不等隨意取用當下廳上已擺下酒果三人各取了一張弓三枝响箭劉雷再三不肯占先將士奇因趨步向前離把有六七十步遠近攷攷前開弓拉得如滿月一般喝聲着只聽呼的一聲正中紅心大家齊聲喝彩一連三箭並無落空劉雷亦射了三箭俱中紅心無不喝彩原來空公子未精騎射又經將公指點雖不能開張硬弓却頗精射法因對劉雷道小弟竟飲三觥免得出醜劉雷道何必過謙將士奇道這禮樂射御原是文人應習之事射以觀德何必定以貫革為強此是射法考空賢侄弓力稍輕不能射遠因叫家人將箭把移近二十餘步空公子說聲見笑搭上箭扯滿弓覷得親切呼的一箭亦中紅心復發兩箭亦無虛發將公與劉雷贊好空公子道偶爾中的真是見笑大方劉雷道賢弟亦精於射矣當下又各射了幾箭終不落空傍邊眾人都道若是這般射法射到天明也沒有酒吃了將士奇大笑道都說得是因吩咐將兵器弓箭都收拾了仍取酒到竹亭上來共飲原來叔侄三人酒量俱宏彼此議論武藝講究兵法不覺飲到月轉亭西露涼風爽纔回書房歇歇正是不辭相對連清話用惜將歸千里懷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看前半令人有餘然出世之想後半又令人有翻然入世之思請之使如親聞點石成糧親見將劉較藝空筆如畫工各肖其物是何等力量



小鏡兒女濃情傳卷三
鏡湖逸叟陳朗曉山編

第十七回

灑別淚狂途重氣詎

叙情腸綉閣惜分離

介山居士董孟汾月巖評釋

却說蔣士奇次日起來同劉冬二人到祠堂中看匠人灰布纔完不得乾燥未上桐油叔侄們在庄中無非演武談文以消水畫不覺又過了數日油氣漸乾蔣士奇因見劉雷歸心甚急到二十六日一同歸家商議起身之事蔣士奇算計必須備兩輛大車一輛裝放靈柩一輛與他兒孫同坐但長途間難然兒孫無嫌必得一婦女相伴纔好蔣士奇真疑無嫌物賊劉雷意中亦念及此事難為兒孫水陸長途非一朝半日可到畢竟得一老年婦人作伴纔安兩人却不知蔣公早已躊躇此事這日進內與老母相商將大娘子道不如叫大了頭送去老婆婆道碧蓮春牌途中服侍儘可去得但都是個閨女終究不使必得有年紀的伴陪纔好爹夫人道我這老僕婦聞住在此不若叫他送了雪姑娘回去就近先叫他回家甚好蔣士奇道此論最好且到大娘回時我這理另着人服侍當下計議已定出來與劉雷說知劉雷道最好我送了妹子回去就煩許伯轉送這梅嫂回家是極便的了

冬秋人叫梅氏送雪姑其妙有三省得雇人往回不便也同梅氏送完梅氏又好作一伴送之人三也我此時家中已叫裁工與雪姐做了一套上蓋衣服又做了兩套途中更經不如天生髮情還是梅生老文今人數起也

素布衣服又與梅氏做了一套綢子裙襖又與劉雷做了一套素布衣服並兩付被褥行囊俱已齊備車已雇就擇定八月初一日起程裡面眷們俱有梯已送雪姐衣服並賞梅氏物件冬夫人梯已與了雪姐一枝鳳釵兩個金戒指

冬夫人

愛雪姐又吩咐梅氏到家時將我離家後光景備細寫一字雇人送來免我懸望

冬夫人

然一道又吩咐梅氏到家時將我離家後光景備細寫一字雇人送來免我懸望

冬夫人

鞋脚等件姊妹們依依不捨整夜說話說到分離就哭泣起來連冬夫人也陪了別淚這七月却是个小月到了二十八日劉雷自備了兩付祭禮前往祠堂拜祭將氏宗親并父親靈柩將祭物都給了庄戶家着

劉雷

早起蔣士奇即吩咐將一輛車子打到祠堂將靈柩裝載停當到初一日早從西門外到南關與家眷車一齊起身

劉雷

得同行多有不便這日內外俱有餞行酒席談不盡許多留連惜別的情況席散後蔣士奇取出白銀三十兩送劉雷

劉雷

以為路途費用格外十兩一封以為藥費劉雷道舟車之費小侄自備但長者之賜實不敢辭冬公子亦送銀數十兩劉雷領拜受了因向冬秀道賢弟功名大事不可錯過此人明年秋間亦當限滿去任不足介意愚兄服滿後即到賢弟家

中相訪。此一向將士奇又再三囑託見過許公即與我一信。劉雷應諾。此時諸事殫備。將士齊進。今先着家人送二位賢佐竟到庄上住宿。明日清晨即送靈車由西門外轉到南關。我在家料理內着車子起身。在南關取齊。庶不兩邊就候。

劉雷遠。老叔文見得極是。小侄亦是這般想。自得兩下照料不便。此時日已過西。劉雷先在廳前洒淚。叩謝將公道。其夫淚偏洒別處。時可知。惟老叔文如此思誼。不知何日得報萬一將公道已成至願。可不必挂齒。又與老公子叩謝。後就同到內堂叩辭了。內眷出來。將士奇逆吩咐家人同騎牲口送二位相公到庄院過宿。預將靈車收拾穩當。口等雞鳴時就要起程。家人答應騎着牲口跟隨劉公二位。竟投庄上來。這夜他兄弟二人竟叙了一夜的話。不曾安寢。到得雞聲再唱。就料理起程。劉公子賞了家人佃戶兩個封子。將及黎明秋風瑟瑟。衣袂涼生。此行請數語。弟兄二人同家人各騎牲口。跟着靈車取路往南關來。且說這邊將士奇家中將一切行李物件料理周到。都安放在一處。又吩咐將貴先到南關。連夜備桌使飯伺候。這夜裡邊內眷們偕着雪姐叙話。雪姐對將老婆婆道。可憐再世之人。得蒙老婆婆與娘們待如骨肉。此恩此德。生死不忘。今日拜別後。不知何日再得會面。想起來怎不傷感。說着淚如貫珠而下。將老夫人婆媳都道。難得你如此多情。依樣定是有緣。自無日後還得聚會。將大娘子道。雪姑娘日後榮貴了。不要忘記我們。須要當至親往來。纔好。雪姐垂淚道。孀婦說那禮話。這番恩德。生死難忘。縱住天南地北。也要到來探望。再不敢一刻忘情的。老夫人見雪姐如此依戀情深。想起膝下並無女兒。親熱也是流淚不止。言中正是此時。因想那劉封君的話。若果應驗。得他做了媳婦。也不枉了此番恩義。這雪娘也是一般心事。見老夫人如此悲感。因道。兒自幼失母。若得娘在身邊侍奉。也不枉再世為人。老夫人道。若得你這樣一個媳婦。老身也心滿意足。只不知日後緣分如何。即或不能如願。但得做一親戚。往來也好。雪姐道。娘請放心。想地下恩父所言。必有應驗。雖然海肉天涯。十年廿載。兒已矢志不移。回去稟和生父。也再無不允之理。說畢。流淚不止。老夫人聽了。道。但願如此。信如封君之語。無疑。這一夜大家說一回哭一回。竟不曾安歇。及聽得雞聲再鳴。大家又用了些點心。將及黎明。車轎俱已裝載停當。雪姐含淚一拜辭。又請將公拜謝。梅氏也都磕頭謝過了。原來蘇小姐同小相公一定要送雪姐到關。因備一輛轎車。兒林好同坐去。此時因小相公睡熟。不去喚他。只碧蓮服侍同去。這時將老婆婆同內眷并這了頭僕婦跟隨送出大門外來。梅氏先坐上了馬車。看雪姐洒淚與蘇小姐上了轎車。碧蓮相隨跟着大車。緩緩出村去了。老婆婆們直到看不見了。車輛方纔轉身對老夫人道。好个有情義的姑

娘又齊整又溫柔又伶俐與我這玉釵兒正是一對這幾日到時我老人家陪了他們許多眼淚夫人道古人道人生最苦是離別真个不差聽他姊妹兩人說話到叫人心酸將大娘子道倘若日後再得聚會真是一場大快樂的事我若他兩姊妹你思我愛一刻不離就是同胞姊妹也沒這般親熱岑夫人道真是難得大娘子這不和他們兩個已哭了好兩夜了今朝送去一定還要哭一場纔得分手將老婆婆道看來總是前世有緣日後還得聚會也不可知別說兩姊妹向來情字字親切是內眷且不說內眷們一番敘話却說將士奇自料理車輛起身後就騎牲口一路照應往南關來到了一座大客店門首將貴接着將車子打進原來這開店婦女們因昨晚將貴到店備飯傳言出去都知到來的就是這還魂女子等得車輛進門都來觀看左鄰右舍開動多少婦女擁擠不開不是一回宣染話穴因首見却是兩位姑娘一般齊整及至開口方纔知道這江南語言的就是不說眾婦女問長問短且說將公即着家人至關口探着靈車來到且在路口暫停一時請二位相公到店用飯家人去不多時引着劉岑弟兄到店此時飯已端正將士奇道賢侄水陸長途諸凡謹慎我不能遠送只在此間祖道一杯畧壯行色劉電道老叔丈無微不至小侄戴德良深不敢言謝當下將公與岑公子各送了三杯酒須臾用飯畢將公吩咐先請小姐上車原來裡邊許多婦女簇擁着觀着姊妹兩個連話也不能說一句惟有含淚相對此時此地蘇小姐與梅嫂勸雪姐畧用了酒飯聽得外面飯畢來請起身只得含淚一同出來蘇小姐拉着雪姐的手道姊妹途中保重到了家務必寄封信來要緊惟我出苦語更加傷雪姐道但姐不須悲傷日後再得相會回家拜上老婆婆並兩位娘說我生死不忘大德說着兩個淚落如雨蘇小姐必妥看梅嫂與丫頭扶雪姐上了大車又叫丫頭攙扶梅嫂上了車然後無奈同碧蓮上了轎車一同到店這些婦女們看車輛出了門纔分頭散去這邊將公與岑公子同劉電步行出關家人拉着牲口同行到得關外見那靈車已在大路等候叔侄三人又同行了數箭遠近來到三岔去處便須分路劉電叫住車輛便在大路旁翻身拜謝請將公與岑公子上了牲口自己纔跨上車洒淚而別將公看着車已去遠方吩咐將貴去管選店費自與岑公子同着蘇小姐轎車回家這道劉電護送靈車這就免不得黃昏宿店雞鳴登程話分兩頭說劉電兄林起身一篇文字不厭細細知他非有情方却說那毅勇自從在金家拜辭繼父許公起身回至京口便要辭別叔孀前投充武勇到得門口看見孀娘方氏獨坐在鋪面內見毅勇回來身上穿着孝服吃了一驚便問侄兒為何穿着孝服毅勇流淚道我母親不在了方氏大驚道是幾時沒的為何竟不道

知我們一信殷勇便將母親於某日向雪妹渡江怎麼不回又怎麼分頭我尋到某處怎麼只見母親尸身雪妹尚將着落又怎麼買棺權厝某處後來到金家報信又怎麼拜繼了的話從頭說了一遍不禁淚如泉湧方氏聽說呆了半晌便哭道姆姆年紀比我大得幾歲不想遭此慘變可憐可憐怪不得你去了這好幾日你叔叔自你去的第二日就生起病來如今臥床不起望得你好苦你兄弟幾去取藥去了連舖面也沒人照管殷勇聽說急問叔叔是何病症請誰人醫治還不妨事麼方氏道請的是何先生醫治吃了幾天藥不見轉頭因盼望你甚緊不想你又遭此大變殷勇道叔叔既有病在身我母親亡故的話姆姆切莫要提起且待叔叔病好再說不遲我且到樓上看看叔父再作區處說畢進內換了一件青布衣使上樓來原來這殷儉開的是個雜貨舖面年過半百只有一個兒子名叫殷富年方十七却是個少年樸實的人雖讀過幾年書不能通達筆下只會寫寫帳目到十五歲上就辭了學堂幫着父親照管店中生埋這外邊買賣發貨許多賬目都是殷富經手他老兩口又都是老實人把殷勇當如親生一般當下殷勇上樓來看叔父正值殷儉睡醒翻轉身來見了殷勇便道你怎麼去了這此時叫我好生盼望殷勇道只為那邊有事因多耽擱了幾天不知叔叔因何得病殷儉道我不知何故胸口脹悶頭目眩暈吃藥也不見効渾身疼痛連床也起不來外邊有幾處要緊的賬目正等你來好去討要討要_{這原是個管人}口氣病在床中殷勇道正是叔叔且放心這幾處賬目都是容易討的_{這原是個管人}叔叔病好了侄兒便好出門殷儉又問你母親康健康麼殷勇道_{這原是個管人}沒點頭道健康_{這原是個管人}叔叔且安心調養諸事不要掛懷侄兒去取藥來說畢使下樓來却見姆姆兩淚汪汪與兄弟正在廚房說他母親身故的事殷富見了殷勇道怪不得哥哥去了好此時可憐姆姆死了我們一些也不知却又兄的苦惱方氏聽了兒子這句話侍要哭出聲來_{這原是個管人}是難得殷勇急止住道姆姆且莫悲傷叔父現在病中若聽見了定然煩惱再加起病來及為不美姆姆兄弟千萬不要提起且待叔叔好了再說不遲方氏見侄子如此說只得忍住不哭道姆姆這樣好人偏撒死的這等苦惱叫人想起愈不傷心因將姆姆好殷勇便送上樓來這殷儉見侄子回來便放了心吃下藥去就安睡去自此日漸輕鬆母子兄弟俱各放心惟殷勇有事在懷這投充武裏的話又不敢一時提起兄弟二人每日只是小心服侍過了幾天便可起床行走這一日殷勇不在樓上方氏不合將姆姆溺水身死緣由一口說出這殷儉聽了號叫一聲忽然暈倒正是鴛鴦同鴨舌凶未保不知殷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直是千古絕唱。此回純是一篇惜別文章。看他將各人的神情聲口筆墨傳出幾一字一淚。一句一淚。莫能不令人叫絕。未幾殷勇回家一段。寫得叔侄弟兄十分親愛。人有如此癡狂氣。安得不起家發達。真有關於世道人心不少矣。至於行文之妙。一波未平。一波復起。鏡湖真善於文者也。

第十八回

狂威強徒齊投首

重聚義會李杜神杯

却說這殷儉是久病纔好的人。身體虛弱。聽得說瘦子溺水身死。淚哭了一聲。不覺暈倒在地。方以着急。連叫殷勇。你們快些上來。這殷勇在樓下聽得上面叫。又聽得樓板上。一聲震盪。吃了一驚。叫兄弟。管着店面。連忙跑上樓來。見叔父跌倒在樓板上。殷勇驚問。怎麼會跌倒了。方以哭道。只為說了。你母親的話。哭了一聲。就暈倒了。殷勇着意。連忙將叔子輕輕扶起。口中叫喚。半晌纔聽得喉嚨口。呻吟轉來。哭道。我的可憐的瘦子。你辛苦了。三三。也不曾安享得一日。痛我先原要接你回家。你只為有這姑娘。在彼不捨得拋撇。不想如今。遭這樣慘。連雪姑娘。也不知死活存。說罷。又哭。殷勇只得含淚解勸。因慢慢扶著叔子。仍然睡下。殷儉又問。如今棺木停在何處。怎麼不回家來商量。殷勇因將遇劉雷。替義贈金買棺。葬在晚江寺側的話。細說了一遍。殷儉道。難得這個人。如此仗義。日後當圖報答。殷勇道。叔父原不肯受他的。因見他義氣深重。至於誠。因此受了他的厚禮。看他却是個豪傑。將來必當發達。今番往山東報他父親靈柩。往返不過月餘。仍須由小路回家。任兒原故。任儀微口去。等候再會他。一會。他又再三阻我。又勸侄兒去投充勇壯。爭個功名。正要與叔父說。知叔父城如此。城如此。殷儉道。論你努力。打仗儘可去得。若做得一番事業出來。也與祖宗爭氣。只是我已衰邁。你兄弟年輕。不能領立。外邊眼目。都是你經手。將來等我畧健。此叫兄弟同你出去。把各處賬目。清算清算。過後便好。叫你兄弟前去。取討。殷勇道。叔父所說。極是。近日聽得沿海地方。倭寇又來。乘間劫掠。江浙兩省。割撫操已。經會同奉聞。奉旨招募勇壯。兵丁。民間有材技者。俱許投充。考試合用者。即註冊報部分。地方防守。有功之日。即行陞賞。比兵丁不同。任兒侍奉叔父。好了。先數兄弟。往各處算清了賬目。便去借此圖個出身。若得見用。分在沿江一帶防守。再討得一附近地方。便可常通音信。倘或倭寇作個微名。也不枉了此生。方以聽了。道。聽說那倭寇利害。得緊這一刀一鎗的事。也不要輕看了。侄兒雖然壯健。我兩口老。終是放心不下。况你令娘。只生得你一個。豈可冒險做事。不如還是做生意的安穩。說着。眼淚汪汪。向與生母。殷勇看見嬌娘如此。就不敢再說。殷儉道。且待我病好了。再作商量。

如今這搭本暫寄江邊也非常事擇日移到墳墓做個佛事好與他兩口老合葬殷勇道倥傯也是這般主意且待叔父
康健了再作理會光陰迅速又過了十來日殷儉病已痊好殷勇計算回家已將一月若與兄弟出門討賬往來也得半
月且喜在沿江一帶去儀徵不遠却與劉家兄長歸期相近不若稟和叔父前往倘得相會豈不一舉兩得自見劉家被
人欺騙人在心今計算已定即將這事稟明叔父殷儉道那劉公子歸期却是說不定的只是同你兄弟出去討賬也是一件要
緊事算明白了即使回來還要到蘇州去置貨却不可在外面批攤免得我懸望殷儉不願性子去投殷勇應諾到次日
早起帶了賬目隨身盤費應用之物同兄弟稟辭出門先渡江到青山一帶村鎮村鎮一江店家來算賬大驛路遠的一
日只得到一處路近的一日便可到兩三處凡算清了賬便與店家三面對明叫兄弟認識以便下次到來取討繼繼
天驕觀內中也有清遠的也有運一半的也有未遠的各處不等話休絮煩却說這日到了涼山地方都是個臨江大村
鎮交易的店家甚多他兄弟三人就在一個常往來的周家住下到次日就在近處各店家去算賬當晚回到周家主人
管待晚酒後兄弟一處安歇這晚殷勇翻來覆去再睡不着到了三更時分腹中作痛要出去登廁繼繼如此原來
這周家後門臨着江江這搭客船到晚都灣在套汊內過夜這夜也有十來號大船灣任殷勇弟兄宿處就在後邊本是
走熟的路這夜月色甚明關華却殷勇出後門去登了廁正要轉身只見那邊有十數個火把吹風呼哨而來到一隻大
船邊霎時間呼號吶喊只聽得喊到那一個敢出來可先叫他吃刀奇文游出自見殷勇和長強盜打劫因
想近日聽說沿江盜賊甚多却不料竟敢如此猖獗倘把他得了手將來這客船誰敢在這裡停泊豈不壞了這鎮上的
買賣想見又想起母親林子身死不明正好拿住這廝們出氣誰人謀害要拿誰出氣此真是張冠李戴江主意定了
急回身到床頭邊取了一把防身八棱水磨運鐵鋼殷富醒來問道哥哥做甚殷勇道兄弟莫响我去去就來說單要走
殷富一把拉住道哥哥半夜三更往那裡走殷勇道兄弟莫聲張江邊有強盜打劫客船我去救他一救若望住幾個強
盜好與你媽媽出氣想見殷富道強盜人多哥哥莫去管別人的事殷勇道兄弟你只開了後門等候不要聲响
諒這幾個賊也不在我心上一邊說着將衣服拴繫傳當大踏步出了後門竟奔向那火把裏裡去這這殷富無奈起
來穿好衣服走到後門首一望見那邊一大叢火把人聲喧嘩嚇得站在後門邊只是發抖且說殷勇一直搶來大聲喝
道一聲一聲就如電吼一般說時還那時快原來這夥強盜有四五個上船到奪

着兩個人在船頭接物七八個在岸上助威都是大刀闊斧藍布纏頭青紅塗面不防殷勇飛身一縱竟上船頭手起一錘早把一個連肩夾着打下水去。第一個飛起右腳又是一個倒栽蔥落水。水面上那一個影兒勢頭兇狠不敢上前却要招呼船內的出來又被殷勇攔在機門截住喝道該死的賊放下東西饒你狗命。這船內有一個身長力大的少年強盜手執鋼刀搶出來抵敵恰好殷勇左腳飛起將刀踢落照頭一錘蓋將下來那賊一閃却將左膀打折呵呀一聲倒在船內。鮮血打那一個兩個見勢頭不好正要往後梢逃走又被殷勇鎖進船來將一個照背脊上一錘口吐鮮血打倒在船艙內。那一個從後梢跳上岸來。又招呼單單棄了物件吹滅火把都逃散了。殷勇看時見船內三個人赤條條像餓餓一般細着官廳底下一個人躲在被內發抖槍中槍籠俱已打開衣服物件抖得紛紛亂。那個折臂的強盜正待掙起却被殷勇一脚踏住。隨將那三個捆住的人解救即將解下繩子把這兩個打倒的強盜捆住。道：「這賊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官廳內那客官已是唬得動彈不得及看見拿住了強盜漸漸住了抖開口道：「多感壯士搭救。那三個解救的人忙將衣服遞與了主人。然後各尋衣服穿上。對着殷勇磕頭道：「這捐工水手方敢鑽出頭來。殷勇即吩咐外面還有兩個打下水去的一發捆住不要被他逃走了。這水手聽說纏大了膽出來看時正見一個剛上岸來却被水手一齊動手將鴛鴦扎住衣服拖到船竿。任那一個不知死活何如。辯算却是三個強盜。這時家人們見岸上強盜拋棄的物件都上岸去拾回。那些鄰幫客船初時見強盜打劫誰敢出頭。這時見強盜已散大家都出來問着知道拿住了三個強盜都道這位客人真是英雄好漢不但救了這船客人連我們眾船上都得保全感激不盡。這時岸上人家一齊號起。殷富同了周家店主也都到來。內中就有人稱地保道：「這船人等岸上人家周家店主本辦多感這位客人拿住了這三個強盜替我們除了地方大害不然這裡利了客船連累我們千條不。明日送到當官。少不得連那些逃走的都要招出來。客人還有重賞。殷勇道：「我也是一時路見不平誰想什麼酬謝眾人。這客官不知連時官府大張告示凡有拿獲江洋大盜一名官給賞銀一百兩。拿獲精賊一名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是奉上司明文准開銷的客人若是不肯受賞豈不便宜了別人。况與我們地方上除了這個大害受恩不淺。我們這個人分重謝殷勇道：「不必你們明日解這強盜到官。只說是你們地方上拿獲的便了。眾人道：「客人莫說笑話。這事誰人不知况現有強盜對質。肯功請賞。我們吃罪不起。只見船內這位客官出來道：「這長兄台慷慨却斷然使不得。且莫說官長一定要見兄台就是弟亦不肯見兄台去了。因問你們眾位誰

是本地方當官的人。他這口氣是居內中保正鄉董地方總甲齊應道我們就是那客官道這三個大盜交付與你們或者一個家人。我姓名帖從眾位連夜解往本縣。好交出他影響。即刻往拿。倘若遲了。恐四下逃散。我同這位客長。明早一同到縣就見了。這時眾人纔知道這船內是個丁艱回籍的官府。都道只求老爺留住這位客人。我們連夜就去。早在縣前伺候。當下這客官取了一個名帖。看一個家人。同眾位連夜前往。殷勇又吩咐把三個強盜各加一條繩索。綁縛牢固。你們多去幾人。各帶防身器械。以防路上劫奪。眾人道。客官見的極是。殷勇又問那折臂的強盜。你這廝叫甚麼名字。那強盜道。小人性張排。行第三。人都叫我小張。那一個叫牛頭。孫二。這落手的叫水老鼠。毛八。我們都是被人引誘來的。只求老爺憐在。官府面前。開恩超釋。殷勇笑道。願諒你這堆眾賊。如何敢大膽行劫。當時岸上已約齊了二三十人。各執器械。同着家人。簇擁着這三個大盜。連夜解往江浦縣去了。此時殷富已知哥哥被官船上留任。便放心隨眾散回安歇。方纔關着家人。簇擁着這三個大盜。連夜解往江浦縣去了。此時殷富已知哥哥被官船上留任。便放心隨眾散回安歇。方纔時。殷官且與劉雲面說相似。因一手攬住道。在下姓殷名勇。就在這客店居住。今為討賬到此。適遇強徒。一時相救。殷若致謝。且請問尊姓。可是吉水劉守章。故曲洗丁艱回籍的劉雲。聽得叫出自己的姓名。大驚道。兄台何以得知小弟姓名。來歷。殷勇大笑道。事非偶然。我此來。雖為取討賬目。却原要在沿江等候。三哥相會。不想先遇着尊兄。劉雲道。原來三弟也與兄台相識。殷勇道。不但相識。且永他不棄。結為異姓兄弟。今往山東搬取老伯靈柩。計算此時必當過此。劉雲道。不知兄台與三弟在那裡相會。如何結義。請告其詳。殷勇道。將幾時在某處相逢。結拜的緣由。細說了一遍。劉雲大喜道。程程惜程程。好漢識好漢。我三弟果有限力。如今我與你也是生死兄弟。兄便如此稱呼。殷勇道。兄長貴介。不肖下交。劉雲道。賢弟以我為何如人。且其說與我三弟結義在前。即今日之事。若非賢弟幾至性命不保。這也是天遣相逢。不然天涯海角。何以偏遇着賢弟搭救。此句從妙既照前上文。點石揮當下即吩咐家人。這是一命。不是外客。都叫過來。重禮了頭。即將現成酒菜取來。我與四爺且暢叙一杯。又當殷勇道。最好這些家人。水手沒一個不心中感激。俱勤謹伺候。殷勇見劉雲如此相待。亦甚歡喜。因問大兄在任幾時。聞計如何。此時纔到這裡。劉雲因將交代遲延的緣故。說知。祇不知三弟曾否過去。殷勇道。弟曾來。七月初與三哥相會。如今已是月餘。只恐已經過去。現在又有了此事。多分不能相會。劉雲燈下看殷勇相貌堂堂。威風凜凜。與燈下看美人心下甚喜。問道。我着時弟如此英雄。屈在商賈。豈不可惜。何不圖

取功名如今倭寇作亂江浙兩省奉旨招募勇壯以醫英傑狀貌若狂應募定當獲首明日我同你去見了這程孫尊
不怕他不申文舉薦不但保全他地方責任又叫他得了萬貫名聲他必受惠不小殷勇道日前三哥也是這般勸我因
為故舊年高只有一個兄弟年纔十七此番與他同出來交清賬目便欲更圖前去惟恐收場不允正在踟躕劉雲道太
丈夫當顯親揚名不宜錯過機會二人飲酒談心已覺東方漸白正是吉山遭遇皆天定名利相假宜偶然不和後事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我嘗謂凡心愛之人無論親戚朋友奴僕日逐相守寸步不離是第一快活事即如一心愛之物任是細微亦必時時
玩弄的惟恐稍有損壞然最是一不好事一到離別損壞時生出無數悲涼感慨反不如不聚首不玩弄的為妙天下
有情人定不河漢斯言全看殷勇多於劉雲時刻不捨是中心誠之何日忘之者真令人仰慕不已其敘敘劉雲一談
開合離奇頓生變幻又令人眼花霍霍不定筆力宏深莫測端倪

第十九回

廉縣令因公留壯士

醫標江為國樂英才

却說劉雲見殷勇受條瓶概心中甚喜一力勸他圖取功名兩人杯酒談心正是歡娛夜短不覺雞聲三唱夫漸黎明劉
雲即着家人在鎮上僱兩乘小轎同往縣中殷勇道我須去與兄弟說一聲再走劉雲道何不請到船上來此時非是
馳殷勇道他初次出門年輕未諳且叫他在店家暫住說畢上岸回到周家見殷富正要上船來接殷勇道兄弟不知原
來這船上客官却是我結義的哥哥劉雲的胞兄他從任上丁艱回家不想在這裡遇着兄弟可在此暫住兩日我同他
到縣中走一遭就回來的殷富道哥哥去去就回省得父親在家盼望這時周店主也來說道恭喜殷大哥幹了這樁大
事我們合鎮的人無不感激還要公分相謝殷勇道煩周大哥轉致眾位不必費心我不過是偶然相救豈望酬謝不想
如今到絆住了身子兄弟在此還要打攪一天明日一并相謝周主人道正要奉酬怎說打攪二字當下殷勇別了店主
來到船上轎已催就劉雲取了一套衣服與殷勇更換道賢弟見了縣尊口說我與你是兩姓表兄弟就是了此時非是
驟人翻殷勇笑諾就一同起身赴縣船中留一個家人看守一個僱牲口相隨同行到半路早見一個公差迎來到得
縣尊看見劉雲模樣便隔轎中可是劉老爺跟隨家人答道正是那人連忙走到轎前打一跪賞帖票道本官差役請老
爺到署說話劉雲伸手道起來有勞你遠送一程我們正要去看你老爺因吩咐轎夫緩緩而行便於閒話這來得道小

的已見過老爺這要來選那等盜的客人到縣本官要見面問話並留他暫住候詳明上司支庫銀賞劉雲道如此說你不須遠去後面轄內就是禁盜之人來得道却是造化小的省走了許多路劉雲因問你老爺貴姓是那裡人以此這事如何辦理來後答道本官是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兩榜出身清廉正直中四甲出缺遊擊破如這地方盜賊是本官第一嚴緊的昨夜五更聽得通報即刻坐堂審了口供將三個強盜收監即差頭班四使去拿影索因差小的來請老爺劉雲道難得你老爺如此用心來役說不瞞老爺說如今這沿江地方盜賊甚多隣縣也曾有人拿獲了盜賊的及解到衙門多被官不賞了功去因此人心不服小的本官却不是那樣人是最秉公的一路說着話進了縣城將到衙前這來役先跑去通名進得頭門又進儀門早看得裡邊威嚴尊道出門來兩人即使下轎成公見他二人一服素服逆一同打恭讓進內衙劉雲先與成公道過同寅禮即指着殷雲道這是舍表弟因契濶多年艱難認識及叙起方知不料在此處相逢又救了第一場大禍成公道昨夜鄉地方來報只說是一位過路客商不想都是舍表弟一發難得隨施禮就坐成公道殷兄才勇過人自然是武庫名賢劉雲道舍表弟以家計之累隨叔貿易未能進取功名成公道殷兄高傑之士豈可久屈商賈此時正是用人之際以如此胆勇何愁不建功立業今與弟境除此大害自當一力保舉只恐殷兄不屑小就但建功立業也須由是而升因對劉雲道小弟昨夜榜着尊東即刻開供已將同夥招出尚有逃脫者十名內有錢名籍隸鄰封據那小張三供招係是鄰境其慶青草蛇江六糾合來的因連夜備了移文差役即刻前往知會協同拿獲限兩日內回話在本境的限今日午堂帶到倘不能齊獲當先將現在盜犯定擬招解今欲先具一通稟聲明事主并拿盜之人不能久候緣由然後由府招解上去此是立決之犯十天內便可先結數處二位在嚴署相叙數天俟招解時方可尊使不然上台若再見二位小弟亦不敢擅主劉雲道老寅翁所見周詳敢不從命舍表弟倘蒙厚舉自當報効三人茶罷就請到書房早飯畢彼此議論江浙兩省民風土俗聞叙間見外面地方來報昨夜被打落水身死不知姓名的盜犯一名尸首現今飄起成公即細問慶勇昨夜如何拿獲情形明日好叙親供附卷殷雲道昨夜聞聲往救見船上岸上共有十數個強盜明火執仗因縱身上船翻打脚踏兩下水當就水中等住一個只一個不知死活口須押着一盜前去看驗他自稱認識成公道是即刻拿了典史代同馬快押着小張三前去看驗明白回話當日將及午時又拿到連盜四名洪大馬三李標金積四名少刻典史回來稟明驗得該盜肩着打折落水身死據小張三認識係是青草蛇江六當下

成公即刻坐堂審問四盜供招畫一着牢固監禁隨取岸鄰證具鄰地人等見實係強盜甘結口等語封人犯拿到即押
招解又吩咐地方將江六尸首掩埋偷塚發果退堂與劉雲叙述劉雲見成公辦事英法甚為欽敬子飯後即從告辭
回船等候成公執意不肯道天各一方幸得相叙正欲借此領教數語豈可言別且有事相商往返亦費不使劉雲竟成
公如此用情因吩咐昨夜來的這個家人回船看守并吩咐送食物到店中去與二相公周家人領令而去此時成公即
取出稟稿請劉雲觀看上面先叙獲盜情由後面極叙嚴勇人品膽勇并仰體各憲愛惜人材至意不敢不叙功保舉并
聲明事主不能等候因取親供附卷代寫俾等獲鄰境逸盜即日招解緣由備細叙述劉雲看罷道簡切詳明不必添減
一字合表弟承老領翁拾毫倘得進步不但身受者終身感戴即弟亦拜惠不淺成公道這也是因公起見非弟私意是
夜將各憲稟帖先發道憲差往鄰封人役俱回帶有回文成公折開一看却是抄覆盜犯江六條是孤身並無妻小又無
一定住居現今在逃此是鄰封人役江六就是謀害嚴勇母的混江鯢江七的哥哥前文果報原可獲來江六在江
他弟兄幾個都是盜賊先防事發株連故四散分居踪跡莫定且又勾連倖寇趙天王前文果報原可獲來江六在江
無忌却不道天理難容這江六已先喪在嚴勇鐵錘之下那江二江四早已去投奔在直做了頭目他娘已死這江五江
七知道江六事發抗有連累帶了郎八三人扮作洋客連夜投奔趙天王去了這是後話慢題此是江六一門
當時成公看了回文對劉雲道眼見江六已死無從追究劉雲道免了江六却是那幾個的造化當晚成公吩咐刑書照
供叙稿以上船者為首在岸者為從首盜江六已死勿論又與劉嚴二人各叙一紙親供附卷連夜備成文稟次日早堂
呈請道憲役二十名委典史押解這七名大盜赴應天府來由縣到省水陸只有數千里半日便到且不說這連
成公款待劉嚴二位且設設典史押解這眾盜犯到府當晚收監這府尊已見過通稟備知細底即於次日早堂議曉備
審各盜口供與原詳畫一當即備文轉解按察司衙門並一面申報南直且說這南直漕江察院原與總制同駐應天府
城因其時倭寇肆擾太倉蘇松一帶地方制憲請旨移駐蘇城經理自城自有漕江監節這漕法察院程尊名宏遠原籍
河南係任東閣大學士程公之子為官風厲品望非常這日看了江浦縣的過稟因想這一人能擒數盜必有非常悍勇
因即令簽牌行縣飭知事王既係下親職官取有親供不必到案該員表親嚴勇者即日送報驗看毋違這日成公接着

審牌知是大憲美意不敢怠慢隨差家人送殷勇到省其時正值由府轉解到司道先在司前聽候這日早堂審理此案先叫一千鄰證鄉地保等問過情形即傳殷勇看問這真憲見了殷勇一表人才心下甚喜因問了這獲盜始末情由笑道原來你就是本省人如何與劉知縣又是表親殷勇回說原是兩姨兄弟只因隔了省分雖知道他在山西省做官却多年不會一時不能認識及至說起方知真憲這也難得因燈賞了幾句道此番送你到院必有遺盜殷勇謝了出來隨帶各盜逐一問供俱與原詳無異發下收監次日日暝時由是解院這是欽差衙門非同小可三通吹打放炮開門官吏人等整肅伺候聽得禮道排衙點鼓升座巡捕傳出先帶都證鄉地保等問了出來隨傳殷勇進去程公在座看見殷勇生得七尺以上身材二十上下年紀的頭燕額一號堂堂心中大喜暗想若非此人那得力獲數盜因和顏露色細細問了一番殷勇聲如洪鐘朗朗答應程公道雖與劉知縣是姨表弟但你籍隸丹徒本院如今保舉你做了一個把總俟有功之日再行陞賞你意下如何殷勇叩謝道這是大老爺恩典栽培怎敢有違程公道你且在此暫候待本院移會制憲公同錄用殷勇因稟道蒙大老爺宏恩即當在此伺候只為家中有年老叔孀不知此事求大老爺給與半月回家稟明即到候候程公道這却應當准你半月不可過限又道你且南下本院給一角牌文帶回江浦縣在該縣庫中取給官賞銀三百兩准於公項報銷殷勇道已蒙大老爺洪恩起拔不敢以此再領賞銀乞留縣庫另賞有功程公道這是你分內應得正好拿去辦理軍裝不必推却殷勇叩謝了出來口聽裡面雷聲一般喝帶首盜小張三馬大等逐一推開照原供無異即日發回臬司仍飭各縣嚴密緝捕逸盜五名務獲解報一面關移總制不提且說這殷勇出來地鄰人等都來道喜時刻這些傳宣地捕聽事折牌等官都來認識殷勇各各道喜甚是熱鬧過了一會只見內院捕獲了一角公文出來交給殷勇帶回江浦縣當堂開折殷勇謝過差官領了牌文隨同一行人等回江浦縣來此時成公的家人早已趕回縣衙通報一切次日辰牌時分是稟殷勇到了縣前入役即忙通報成公一直接出堂來十分歡喜携手而進正是一朝龍虎風雲會方顯英雄志量高不知殷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鏡湖原是老幕閣辦理大案所保全者甚多老年膝下三子都聰穎過人可云為善之報篇中簡切詳明是他本領由縣至縣江鳥得諸人無一不好俱為殷勇出色劉雲說殷勇做舍親附記一笑話有甲乙同行凡遇顯者甲便趨避乙問其故答係舍親恐致不便屢次皆然乙已鄙厭適來一丐者乙便拱揖問好甲驚問其由亦答係舍親由云你何以

認者做規答云好的都被你占去了呢令劉雲之認殷勇具一甲之流與非耶一笑

第二十四

殷壯士立功辭叔燭

程察院破格重英雄

却說成公接進殷勇到書房與劉雲相見殷勇遂拜謝成公舉薦成公道以兄的本領誰不肯讓昨日家人回來知大憲深加獎賞將來萬里雲程從此發軔但慮得與兄共事一方弟亦叨庇不淺因着家人取出元寶八錠對殷勇道此三百金是官項這一百金是弟少申薄敬願乞笑納清官那得百金贈人想殷勇道大憲雖然要踐前言實非治晚本意將此項留賞有功這感情亦斷不敢領成公笑道這官給開報之項並非私物若殷兄不受難道呼弟乾沒入己不成殷兄竟不須推讓這百金原不足言酬不過表微意若是兄却弟反增愧醜耳劉雲見他二人彼此推讓因對殷勇道聞吾弟領有憲檄若果係官給成官翁亦決不肯留吾弟竟從直收下因對成公道老實有的感情令表弟自然斷不敢却的

了殷勇困在陳中敢出察院公文遞與成公觀看成公道弟已早知不必觀看明日即當照牌申覆殷勇見如此說只得拜領成公大喜不由分說將自己的兩錠一併交與劉雲家人收去殷勇見情不可却只得將銀收下成公道見台既有限期不敢久留今日甚酌畫此一日之歡即當送行明早起程回府數日後再圖相聚當日三人談心暢飲情意甚洽成公道我三人籍隸三省又都連恩二位雖長至感多年不會一朝相見緣分不小將來或得與二位同事亦不可定今日我三人當效桃園故事結一患難之交以為何如劉雲道弟實有此意恐弟當將有所不屑之意承不棄實獲我心因各叙年齒成公卅有八大劉雲四歲做了長兄殷兄不必說是三弟了成公道我們結義赤心如一不必效世俗的獻祝明晨對天八拜倘有負心神人共殛此輩語極過劉殷二人大喜道兄長所言極是當日共飲至二更後方散約定次日清晨起來盥洗畢在庭前設案焚起一爐沉檀三人對天結拜畢就如親弟兄一般再無半點客套殷勇對成公道弟有一事今當稟知大哥成公道有何事故殷勇遂將母妹被弱情由說知現今小妹尚無下落已在六合上元兩縣具呈懇請至今並無踪跡務懇大哥於拿獲盜賊之中留心查問但見凶徒下落生死叩感不盡此事殷勇從天翻成公道原來吾弟有這件傷心之事只是當時不知船戶姓名若是遭風被溺令妹豈有竟無下落之理其中必有緣故愚兄當隨時察訪倘有消息當即通知是日早飯後殷勇即拜別起身成公道我却不留賢弟你須速去速來不要過限有負上台好意我留住二弟在此候你到來送你見了上台有了着落地方好叫你放心回去兄十分關切劉雲實說也就不忍言

別處遇對面對殷勇道吾弟速回倘得早到幾天更好殷勇道上台雖准假半月我計程不出十天便可到此但有一小
事尚須兄長為我指點成公道何事殷勇道明日去見大院不便如此裝束必得製幾件合式的衣服小弟家中一時不
能措辦須得兄長這裡能與我一做成公笑對劉雲道早是我兩個已計算及此如今現叫裁士製作五七日便好齊
全賢弟只管放心來時已管合式殷勇道二位兄長真是無微不至當時家人過來回說牲口都已齊備了劉雲即叫家
人將行李取出殷勇對成公道長兄與我留下一半打換碎銀以便將來衙門一切使用弟只帶回一半便了當下別了
成劉二兄家人跟馬姪是昨未及一個時辰到了涼山周店與兄弟殷富說了備細大家歡喜就要作辭店主起身
回家這周店主還要送鎮上人家酬謝餞行殷勇道極承盛情我已心領如今係是官身立有限期不敢遲悞將來我兄
弟到府時諸凡仰仗照拂感激不盡了店主道這個不消吩咐明朝老兄若恭喜到這裡來做官我們就叨庇不淺當下
一同收拾行李店主必要留住了飯并款待成公家人殷勇賞了他幾兩銀子又催了一人拉着這匹空馬跟送家下
回縣不提心細如髮他兄弟二人辭謝了周店主叫了一個便船迅速趕行至次日午前已到京口回家同拜見了叔孀
此時殷儉亦已強壯看見他兄弟回來兩老歡喜道你們怎麼就去了這好幾日殷勇即將前事一一稟說殷儉大喜道
我們這裡前日也聽得傳言有這件事細如髮天說是個遇路客人攀住了強盜解官領賞原來就是你你從前原
說要去投充壯勇立取功名如今却不要投充已遂了你的志願將來若再有個陞遷也與你父母爭氣不小殷勇在行
囊內取出四個元寶交與叔孀收用又將帳目一一指對清楚殷儉道你如今在本省做了官又與那縣裡太爺結拜了
弟兄你兄弟出去再沒有人敢欺侮他了但這是這宗銀子你還要到衙門使用還須要做幾件好衣服如何不帶了去
反留在家裡你明日一早可帶了去你的親事攔着如今你也正該婚娶的時候我雖一向留心總不曾尋着一個門當
戶對的這番你去了地方即便寄信回來一面與你打聽一頭好親事好送到任上去與你完姻為華弟
門使用侄兒自有衣冠等件已承兩位義兄與我制辦婚細事叔且慢慢料理不必性急急還不知將來是向光景且待
侄兒有了地方再作理會只是此時不能耽擱待明日就要拜別起身母親棺木暫厝江寺不能前去祭奠雖然沒有風
雨侵淋還得叔父或兄弟常常去照料照料殷儉道這個不煩你記念你去後我要親自去代你禱告禱告也叫你母親在
地下歡喜如人妙語是神異如當日親下四名歡天喜地敘了半日的話吃了半夜的酒纔各安歇次日早晨一家兒起來

收拾吃了早飯，脫身拜別叔嬸，就要起身。方氏千叮萬囑，怪兒有了地方，即速寄個信來，免得我老兩口懸念。殷勇應諾。當下雇人挑了行李，殷富隨送到大馬頭，雇了一個使船。殷勇又吩咐了兄弟，這些家常要緊的話，分手而別，不說殷富回家，且說殷勇開船，却值風色不順，又是上水。林是平步青雲，却言風色不順，自是作當晚歇了青山，次日傍晚，纔到浦江口。上岸到了客店，過宿次日，早雇牲口，脫了行李，取路投江浦縣來。這日到得縣中，已是傍午時候。值堂吏往宅門傳報，裡面開了暖閣，請進却是成公堂，係成友德迎接到書房中，內說家叔奉委，與六合縣踏勘地界去了。劉二叔亦於昨晚回舟，照料就今日午間必回家，叔吩咐小侄說，殷叔到來，請凡俱已齊備，已派定家人成信，跟隨上省，待殷叔恭養，得了地方，纔着他回來報信，不必等待。家叔回來，殷叔今日見過劉二叔，明日使好上省，殷勇道：最好只是要叔叔父過，於費心不成。成友德道：冠服等件，俱製就，因教家人搬出試一試身材，不知可合式麼？當下殷勇着員各色冠服，袍帶俱備，新製身材亦甚合式。心下甚喜，究竟不知用了多少價值。老侄諒必知道，就與我在存銀內扣除。成友德道：家叔說這話，所存銀兩，俱換成一兩一錠的，並有此碎銀好零星使用。到時一并交付這祀服家叔，沒有賬，只說到日後再說。當時即將銀兩一併交明。殷勇却不好再說扣除的話了。遂將物件逐一收拾停當，到了午飯，成劉雲德列見了殷勇，道：賢弟，雖然來得遲，快殷勇道：幸甚，叔儲無恙，因得早來。劉雲道：昨日大哥已說過，不必等候。賢弟明日就好到省，待你到了着差地方，我也就好放心起身。當日成友德備了一桌齊整的好酒席，與殷叔餞行。兄弟叔侄同飲，至一更後，方罷。劉雲仍與殷勇在書房，安歇。劉雲道：兄弟初入官場，諸凡頭要謹慎，此去若分防在個要緊處，處道書夜提防，不可懈。那倭奴肆橫已極，官兵多有畏怯，且聞內地有好細暗通線索，以此弟此事深為可慮。兄弟到那裡，當審時度勢，千萬不可恃勇，輕率親率伴當，也要察他邪正，恩威並用，纔是武官。雖無牧民之責，但朝廷設兵原以衛民，賢弟須要文武兼職。安民為要，勸懲不可視為閒文。而德之殷勇一領諾。劉雲又道：此去分發地方，尚不知警備遠近，一應用度，須自己預備。若是得功保題，還要一切使用，我已留下幾兩銀子，在成大哥處，要時只領到這裡來取用。倘或不敷，成大哥自能設法。殷勇道：哥哥也大為兄弟用心了。前程之事，正如黑漆，不知將來長短。景口探這個微末前程，要得多少用度？況兄弟又無家小，一人一口，有這二百金，亦儘可過日子。兄亦有限的官囊，我曾聽三哥說，家中伯母已逾六旬，又無多餘的田產，盡數帶回，以供甘旨，纔是。況如今兄長回去，又非往時可比。外邊應酬，須增數倍，正恐用度不恰，何必為弟躊躇。

到此亦英雄肝胆相照劉雲道兄弟所言雖是但愚兄素常着倫不臨交結此番回去除開吊行殯外即當謝客甘旨之供儘足有餘若說只點官囊若無賢弟莫說囊中無存連性命亦難存保今日我與你既成兄弟也不說這報德不報德的話但也要叫為兄的心上得過去纔好況我所分無多只有三百金存此以備日後陞遷之用倘有不敷成大哥自能湊辦倘他日弟得有餘為兄的多用你些何妨殷勇聽了也不敢再辭因道三哥此時諒已過去了兄長回去代弟與伯母請安并三哥說知不能等候的緣故二人叙話直到五鼓畧睡了片時已是黎明殷勇纔得起身成友德已推門進來道二位老叔昨夜說到幾時纔睡我如今來催殷勇起身了殷勇道昨夜睡時已交五鼓了當時二人一齊起來盥洗後早飯已齊飯畢成友德道牲口船隻俱已齊備成信跟隨三叔到首甸候恭喜得了地方着他即速回來通報好送劉叔起身殷勇道承賢叔住十分相愛我也不敢用套謝語令叔回來時與我致意不及面辭了成友德又道劉二叔有三百銀子在此殷勇帶去不帶去殷勇道存留在此要用時來取當下辭謝了成友德又與劉重拜別以為義重情深不禁英雄淚落當下俱從宅門送出大堂看着殷勇上了馬家人成信拾上行李跟隨去了按下劉成叔在這邊且說殷勇這日傍晚趕進了省城成信即引到成公素常所寓的公館住下次日一早換了冠服備了手本履歷先往兩司副總衙門稟到後即赴察院此時二鼓已過殷勇到地捕官處施禮畢即煩傳稟原稟程公早已吩咐該巡捕如殷勇到時不拘早晚隨時傳稟何愁英難不至因此那官兒不敢遲慢即刻傳柳通報少刻裡面吩咐出來院衙着他進去殷勇即進了宅門與堂官施禮畢跟隨緩步進來過了一帶穿堂就是二堂左側東角門內便是書廳那堂官領殷勇進了東角門早見程公在書廳門口站立見了殷勇滿面堆下笑來殷勇趨進廳門即行參叩程公受了兩叩後即用手扶起道這是私見不必如此限你半月為何十天就到殷勇稟到大老爺格外鴻恩敢不仰體因家中叔嬸無恙稟過後即表復命程公道前日江浦縣申文到來說三百兩官銀已全給你了慶殷勇道這是大老爺恩施本縣已將數全給格外又送了百金盤費程公道他是个清肅縣令竟有百金贈你也算破格好詞人但是地地方有此江洋大盜等輩不若外罰也就不小了前日我將你移會了制憲回文轉來要討你去差遣安用你隨可立巧明日我與你一角公文內中多有書再薦你去投見必有重用但你初應官途諸凡必須謹慎不可自恃勇力臨事多讓須知彼知己計出萬全這制憲程靖最急極下最嚴應對之間須要檢點作事須要三思勿忘不可任性程公說罷殷勇即謝道大老爺高厚之

恩訓誨全言當銘心。程公吩咐堂官活他酒飯。道今日有了公文。仰即速前。後不必再求。要學這長程公格外恩寵。這堂官見上憲如此看待。也就與殷勇諸事周旋。告辭後。代為呈謝了殷勇。即辭謝了堂官。出到官廳。這此路門上的官兒。也都分外恭敬。人情大抵皆然。不一時。值堂官覺着。一角心之出來。外火票一張。與殷勇道。大老爺吩咐你。即日起身。這火票恐於路邊誤。因給你。在本汛支應。塘馬二匹。送沈中營。計四日。可到蘇城。叫你不要再稟辭。小殷勇接了文票。不敢延。即辭別。堂官。回寓。着斌信賞。又火票到本汛。守府處掛號。支領。營馬一匹。收拾行李。候馬到。即刻起身。無分星夜。兼程而進。正是。欲將忠義酬。恩意。莫若。緊速。逆倭。不和。殷勇。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識英雄海疆當險要

遇弟妹湖畔訴衷情

却說殷勇感程公知遇之恩。不敢遲延。書夜兼行。迤塘更換馬匹。有了蘇江火票。並無阻滯。第三日傍晚。即到了蘇省。就在制憲衙門左邊。覓一處所。住下。整頓冠服。此時並未曾受職。只以武士裝束。收拾一切。停當。只等次日。投文參見。且說這總制苗公印。炯表字憲南。北直順天府人氏。為人端正。不喜阿諛。只是性情剛腹。御下太嚴。未免多招尤怨。由都御史總制江南。與操江程公寅。好。且為。惟見。傍。按。行。止。卒。張。大。不。快。意。幾。番。就。動。彈。章。却。是。程。公。再。三。勸。阻。一。開。中。為。公。子。雖。難。說。他。情。有。內。援。况。限。滿。即。去。且。不。必。與。他。計。較。因。此。黃。總。制。只。得。忍。耐。即。俟。子。條。也。知。道。黃。公。氣。色。不。足。於。己。逆。推。故。往。蘇。州。淮。揚。一。帶。巡。視。去。了。後。因。倭。氛。作。亂。程。寅。而。公。商。議。連。名。具。疏。請。將。總。制。移。駐。蘇。城。彈。壓。并。請。飭。其。民。間。勇。壯。陞。當。等。情。奏。聞。奉。旨。交。各。部。會。議。後。當。議。農。大。概。云。倭。寇。連。年。肆。擾。各。處。沿。海。地。方。不。能。寧。謐。必。得。非。常。之。人。難。除。此。寇。恐。八。閩。有。智。勇。足。備。者。僻。居。草。野。不。能。上。達。實。為。可惜。自。古。立。賢。無。方。可。否。着。山。東。浙。江。閩。粵。沿。海。各。省。督。撫。操。江。衙。門。准。其。招。募。勇。壯。另。立。一。營。交。與。各。該。督。撫。總。撫。管。理。果。有。英。材。計。功。優。敘。並。請。頒。給。總。督。總。制。衙。門。空。頭。劉。付。各。五。十。道。自。守。備。以。下。等。弁。許。便。宜。補。用。凡。巡。撫。操。江。衙。門。拓。募。者。仍。宜。送。總。督。總。制。衙。門。驗。實。給。劄。分。發。委。用。如。無。督。憲。董。理。者。許。該。巡。撫。操。江。按。名。造。冊。報。部。給。劄。委。用。俱。不。得。濫。行。填。補。倘。有。冒。功。徇。私。等。弊。察。出。將。各。該。管。官。照。例。革。職。如。此。則。抱。負。者。不。致。沉。埋。濫。冒。者。亦。可。杜。絕。庶。真。才。迭。出。頑。寇。殲。除。伏。乞。聖。恩。俯。准。云。云。奉。旨。依。議。這。却。大。半。是。內。閣。程。公。之。力。凡。沿。海。各。省。督。撫。操。江。衙。門。照。劄。均。行。內。中。雖。也。選。了。幾。個。本。領。真。實。的。人。却。也。便。宜。了。許。多。統。統。子。弟。想。統。統。子。弟。

親聽這樞江是分節巡將衙門因許一側招易凡有投充之人驗看確實填了姓名籍貫年歲清冊仍宜會制憲復驗然
 後給劉分發委用這殷勇是程公心上最得意的人原要自己委用不意黃總制為傳奴猖獗也不得委招幾個胆勇出
 眾的人以收指臂之效今看見程公移文書劉上說得殷勇智勇胆量十分出眾如何不喜因回文向程公討未親驗委
 用程公亦為公事起見不好推辭只得將殷勇送至又吩咐他許多要語遺恐制台不肯重委又寫了一封功賞書函
 保舉你想一個白衣人得這大憲垂青又兼自己本領出眾那怕不成就了功名而自黃總制出身至此被正法外劉
親勇之通符又使營公子陳地做兩通此這開話慢表且說殷勇到了次日早晨整頓衣冠拿了察院公文竟到轅門上
帶而出不至冷落絕妙文章筆頭有古來此時尚未三鼓見有許多文武官員伺候票見殷勇喜看了巡捕官施禮銀了來應那巡捕見是樞江衙門到來投文
 的不敢輕慢道兄台且在這裡少坐待客官當官見檢與你投文這忙亂之際恐有差悞隨館也殷勇道謝了就在巡捕
 廳內坐候少刻只聽三通鼓樂已畢放炮開門大小文武官員跪例稟見先是司道大員到後堂會話出來然後府廳州
 縣副參遊守等官稟見此時因倭寇肆擾軍務倥傯也有傳進說話的也有不見的紛紛不一直接到已牌以後各官纔
 散殷勇即將公文煩遞捕進未及片時只聽得裡面吩咐值堂官着來差進見殷勇即跟着內巡捕打從角門進去得
 到二堂只見上面虎皮交椅坐着黃總制生得面如滿月一部長鬚捋袍玉帶甚是威嚴嚴殷勇上前參見舉起來躬身
 站在一旁黃總制見了殷勇這表人物先自歡喜且又有程公保舉之書已有心重用因問了一遍當日據盜劫情節殷勇
 不慌不忙朗朗的對答原來制憲自招募以來投充者不少大約其中有一半是情分懸懸的不過射得幾枝箭使得幾
 路刀棍不是人材有限便是氣力平常為國選才何須驚學情分此十餘年並無出色人物今日見了殷勇真才實學如
 何不喜暗想若非此人如何能為敵奪盜肥量勇力不問可知因道這理現今沿海一帶地方倭寇出沒無常肆行劫掠
 本院招募日久並無一個捍禦之才如今都憲舉薦你有十分本領現在有一個最要緊的去處委你去把守你敢去麼
 殷勇跪道大老爺不棄鄙劣施恩委用愚竭力報效宣敢有違鈞目黃總制大喜道有才技者必有胆量隨令值堂官
 吏取一道空頭劄付當堂填了殷勇姓名籍貫年歲給與殷勇道本院如今且填你做一個把總却委你去署瀾河守備
 的事這是大倉崇明等處最要緊的海口那倭寇時常出沒的去處你須用心把守若有功勞即行陞賞又命庫內取一
 副盔甲賞他殷勇一併叩謝了幾個人出來未及數步黃總制又叫上去吩咐道那個海口非同小可從前往往失事知

破仗以刑難 你去須要不分晝夜上緊隄防你本管游擊駐紮夫倉也是個要地恐倉卒有事一時收應不及我與你令

箭一枝倘有緊急一面飛報本院一面許你在本營各汛調兵接應若有疏虞不但你自身軍法不貸且軍自都憲與本

院重委之意你須刻刻在心勉圖上進我首你倚仗膂力胆勇俱有但你初登仕版這弓馬武藝未必精熟若只恃勇力

便非為將之道你須上緊演習武藝講究戰陣不可一刻苟安殷勇叩謝連大老爺恩訓當刻刻在心黃公隨取給令箭

一枝着即刻起身赴瀾河防守替回那防守備別有差安俟平定之日再去做你本營遊擊不選寫請從別另差一書

但人之見識非尋常可比殷勇領了令箭即叩辭出來所賜盛甲已有人搬送寓所因復到巡捕廳來謝辭這巡捕門上都

守千總把總等都來道喜不一時值堂官賞出一張委牌帶封套交與殷勇係委署瀾河守備事務着即刻起身無誤眾

官道這是大老爺格外的恩典老弟兄不要輕看了殷勇謝別眾官回到寓所當下就有同寅官薦來伺候的人殷勇就

各留下見上台如此垂青又聞瀾河地方緊要不敢少留當即吩咐成信道我這道的事你已盡和可即日回縣報與兩

位老爺知道我也不及寫書因取了四小錠銀與他作盤費成信當下叩謝去了殷勇說着從人收拾衣甲頭盔行李有

了制臺令箭便即日馳往瀾河署事不提且說成公自公出回署知殷勇已經上省因與劉雲道三弟此去不日即有好

音到來至第二日却得了總制要去的消息又聞給塘馬星夜趕回第九日午後已回到縣進書房來回曹了前後話二

知是何去處算來總不出十天即有定局原來成信也星夜趕回第九日午後已回到縣進書房來回曹了前後話二

人大喜劉雲又賞了他二兩銀子因即與成公道三弟蒙二位上台刮目將來未可限量只不知鄉瀾河地方却是一個

最險要的去處從前原只有一個把總防守後來因兩番失事總改了守備添兵彈壓以三弟的本領鎮守此方定當從

此立功顯達劉雲道若論他的胆量實人所不及所慮者是少年恃勇多燥從事曾以誤解是奸哥一語是兄長須隨時打

聽頻寄音信免得三弟掛念弟明日就拜辭起身成公道賢弟為先人大事已經耽擱有日愚兄亦不敢再留明日早飯

後即送賢弟起行三弟那邊我自理會倘有要事當面差相聞當晚弟二人直敘飲到更餘一同安寢成公又吩咐家

人連夜備席次日凌晨起來盥洗後即擺上席來成公叙各飲了劉雲三杯又共飲過數巡劉雲道此番別過兄長後

會未知何日彼此須常通信以慰相思成公道這不必說若有要務使當面差尋常信息只用官封寄到吉水縣署轉

寄與賢弟但須賢弟先在本縣關會他一聲當下急急席畢劉雲已封了四兩銀子賞了書房伺候的人外有二兩前

了厨後成公却命怪子賞了二十四兩銀子一封奠儀來到成公道我也不送賢弟的程儀這是我與老伯雲前一聯之故劉雲不敢推辭叩謝領了外邊職事人役俱已吩咐齊備成公必要親送到船劉雲阻辭不住別了友德一同上轎起身已牌時已到涼山成公到船上又坐談了一回道賢弟途中保重到家後即與我一音劉雲應諾只為情深不禁洒淚劉雲隨送成公上了轎看着道從去了轉身下船進了艙就吩咐鳴金開船一路無話不止一日到了九江府進鄱陽湖口這日適遇大風驟雨白浪掀天大小客船何止數十號都停在套以內避風這風自辰牌時候發起直到未末申初綠漸漸息下來已是開船不得原來這日劉雲的靈柩船亦在其內你道為何如此凄巧若非風浪之阻幾成咫尺數原來劉雲自八月初一日在尚義村起程中秋前兩日到揚州僱了一隻大船中艙安放靈柩後面官艙留與雪姐梅嫂劉雲靈在前艙安歇因要送雪姐回家故不走儀儀竟出挾滿這日來到把船泊在碼頭劉雲上岸來問到許公家裡如何門上鎖着因問隔壁周老人這老者把許俊卿之沒了姑娘幾次要尋短見後來他舅子如何接了他回去同住不多時因他舅子的叔父選了江西大庾縣知縣舉家同到任上去了的話與劉雲說了一遍劉雲聽了暗想如此不湊巧今既不得會許公也就不提起送雪姐回家的事一說起那老伯要劉雲上船雪姐必在周家遂別了周老人回家

二一與雪姐說知雪姐聞言十分傷感因道父親與母親都望家而去無處可任從前息又原與我說當同三哥回家今日果然應驗劉雲道如今妹子且安心兩我回去到家後即當專人送書往大庾縣去通知許伯使相會也不過只是從此回家路途尚遠還得梅嫂作伴同去纔好且到峯賢弟家再作計較梅氏道我到家與老頭兒說一聲自然要送姑娘同去的劉雲道甚好當下就叫開船放觀音明來訪問這峯公子家到得門前見大門上封皮封鎖吃了一驚往開隣居說自峯公子與老夫人去後不多時被候差按說他祖父做官時欠他官銀八百兩未還把他老人家峯忠逐出將房屋官封變賣到如今雖沒人敢買已是無人居住了又問峯忠下落這鄰人說他搬了傢伙箱籠出來氣出一場大病虧得他兄弟來搬他回湖州碧浪湖村家裡養病去了劉雲聽了這個消息兩下竟無着落心下好生動氣待要寄信往山東這路途上又無可託之人看這隣居又是個少年人難以相託若不寄信又恐將公與峯弟懸望左右思維因想那個周老人是許公重託他的却是个至誠長者不若託他寄信設無差誤主意定了即辭別隣居回到船中把這程事說與梅嫂雪妹得知梅氏聽了十分氣苦因想如今到途路之中若回湖州路途又遠况這雪姑娘是老夫人再三託我陪伴

的宜有半途拋撇之理因道三相公也不用心焦到如今只要寄封信到山東去免得那裡記掛我情愿陪姑娘到古水待日後姑娘恭喜了我再陪送姑娘回來却不是好劉電道說大喜道梅嫂說得極是當下即在舟中將兩家事情備細寫了一封書封固傳當叫把船仍放回救浦來幸喜相去只有二十來里江面一時便到遂拜了二兩銀子和書函包好一直竟到周老人家裡來周老人一見便問客人為何去而復返劉電道准有一件要緊事特來拜煩因將書函取出道這是一封要緊書信外有盤費銀二兩煩老丈見一妥當的人寄往山東沂水縣地方封面上居址姓氏逐一寫明寄書到日再謝酒資二兩那邊這寶隣居許公有些瓜葛因知許公與老丈又是緊隣至好故敢奉託千萬不要遲誤日後小生還要到來奉謝周老人道一封空信有了這些盤費何愁不得奇到只是老漢與許先生相好多年並不知他山東有付麼親友劉電道只煩老丈把書函寄到日後自然知道周老人看見信面寫得分明因道劉客人放心這封書包管與你寄到若有回書我存在這裡候你就是了劉電道打恭辭謝又再三叮囑而別自此纔放下了這條心可見劉電道此到是此人意外回到舟中與雪林說知當即開船前進一路無話這一日恰恰船到湖口遇了風暴此處在套汊內避厥及至風定已是申刻時分秋江易晚不及開船劉電道吃畢飯上岸來開步見前面一隻大船桅上扯着曲沃縣正堂的旗號心中驚喜道莫不是哥哥也在此因走到船邊却是老人家劉用走出艙來一見劉電道即叫道那不是三相公冰了劉電道道這走出艙來兄弟察然見面悲喜交集劉電道道進艙來拜見了哥哥劉雲問問父親棺木如何此時纔到這裡劉雲問道哥哥如何曉得我搬柩的事劉電道我本不知因過了殷家兄弟方纔知道劉電道喜道可是殷家兄弟殷劉雲道正是他劉雲道問哥哥在何處與他相會劉雲道說來話長且拜了父親靈柩慢慢再說劉電道船上還有一個義妹在那裡却說是殷家兄弟的義妹劉雲道却又奇了殷家兄弟說他只有一个義妹已經同他母親不在了如何還有他妹子在這裡劉電道這話說來一發長了哥哥且過船拜了父親的靈柩我們兄弟三人見了再說此時他弟兄兩個心下都摸不着頭腦原來兩船相離不遠劉電道引哥哥到了船中劉雲見了父親靈柩相從自己做了官父親不曾安享一日不禁一陣傷心撲身便拜放聲大哭劉電道道又一番哭將起來隣船船上盡都吃驚問起緣由纔知道是個下親的官長在這裡剛遇着他父親的靈柩因此傷感當時劉電道在哥哥暫且收淚且與妹子相見正是淚從心裏流將出喜自眉梢引上來不知他兄林如何相叙且聽下回分解

寫黃公愛嚴，莫不緣程公為樂，得意處俱從自己心頭眼底而出，真是破格憐才。劉雲東西奔走，總為情誼關切，既收拾過許岑兩家，便可放筆寫弟兄巧會，其中敘事，細微周詳，無一滲漏，真是郢中白雪。

第二十二回

識小妹征棹解離愁

得嬌女慈憐添喜色

却說劉雲為住哥哥抵滬，同到後廳來見雪姐，一身孝服，哭泣未止，見劉雲進來，已智是做官的長兄，口稱哥哥，倒身下拜，劉雲以小妹相待，只回了兩禮，一同坐下。梅氏過來叩頭，劉雲拍手道：「你是客邊，莫行此禮，便問雪姐道：『這妹子與我家伯母在江中遇害，怎的又救我兄弟相會？』」頓顛顛，雪姐未及回答，劉雲接着說道：「哥哥不知說起來，却是一段創古奇聞，說來真是天一段性命，因將雪姐怎生遇騙，賣入曹家，又怎生遭妒婦凌虐，保全了身體，怎生到沂水客店中，自盡，埋在我塚，怎生在地下，遇了仙冊，指引拜認了父親，父親又怎生顯靈，又怎生選將岑二位，託引兄弟，發出妹子的棺木，當下這魂轉來，便指引起灶，父親靈柩，各家將公十分仗義，與兄弟結了婚姻，又與岑公子結為兄弟，家伯母命梅嫂，子陪侍，妹子前來，於八月初一日，在沂水起身，原要送妹子與梅嫂回家，不料許伯又同親戚，挈家往太康縣任上去了。岑賢弟家，又被侯地，接將房屋，封鎖，岑家文病回湖州，進退兩難，承梅嫂子情願，陪伴妹子，因此一同回家，不料在這裡，遇着哥哥，還有許多細底，一時也說不盡。劉雲從頭聽了一遍，點頭吐舌，道：「果有這等奇事，若不是親身經歷，傍人說來，也難相信，只是嚴母遇害，如今既知強徒姓氏，又有根究之處，為兄自有道理，必要擊此兇徒，與你兄妹報仇，洩恨。那將公與岑公子，既成至戚，且容圖後報，因對雪姐道：『若論嚴家兄弟，與我八拜之交，你便是我義妹，若論拜繼父親，就如親妹子了。』」雪姐道：「小妹在地下，若不是父親庇護，必被群鬼殘害，父親因預知三哥到來，搬柩，恐無處安葬，因顯靈，遂將家叔父與岑公子到來，託他指引，彼時父親只令小妹先拜見過他二位，次日三哥果然到來，小妹幸得再生，回想前言，就如做夢一般。劉雲即問道：『正不知哥哥如何，又與嚴家兄弟結拜，劉雲道：『這事說來，雖不似你們的奇異，却也是天假奇緣，我在任得了父親的信，因為交代的事，耽擱了三個多月，總得起身，七月下旬，坐船到了江南，崑山地方，停泊，不料夜間被江洋大盜十數人，明火執仗，上船行劫，將家人捆縛，行李盡行搜出，我那時也只想留得性命，便是萬幸，不料忽然來了一個少年壯士，一上船，就打翻了兩個強人下水，又在艙裡，活捉了兩個將我救了，不但保全性命，連行李一些也不失脫。我遂未曾動問他的姓名，他却見我與兄弟面貌，聲音相似，又見我穿着孝服，一口就叫出我的姓氏，我

到吃了一驚問起始末纔曉得兄弟與他相拜在先說你助他銀兩勸他投充勇壯立取功名他須要在儀徵口等做不
料生出這件事來誰知他却就此事得了功名劉雲同雪姐一齊問道怎麼就得了功名劉雲因將那官司如何嚴禁
盜賊如何懸賞緝拿成公如何薦舉操江如何恩待給賞了官銀三百兩成公又有已贈又如何二人效桃園結義後來劉
雲黃公要討他往蘇省委用當下給了把總劉付與他並與他令前委署劉河守府許他得調馬兵十分恩寵從八月下
旬就到任去了劉雲聽了不禁眉開眼笑連兄弟一見了他就知他不是交居人下的人因此當即與他結為異姓骨肉但
不料他驟然就做了官雪姐道只可憐我乾娘為我身亡不得享他一日之福說着又哽哽咽咽哭泣起來劉雲勸道這
也是他老人家的大數難免即如妹子死而復生亦是定數日後若能拿着這個完底斬首滌血祭奠靈柩如今妹子回
去我就當差人去報和許伯接他到家與你父女重逢省得兩下傷心牽掛說你再生也是古今罕有的事將來必有後
福終身之事兄當為你擇一佳偶必不誤你劉雲接口道哥哥却還不知其中委曲父親冥間囑託許公三事一件是託
蔣公指引棺殮處所第二件是為他表侄女與兄弟婚姻之事這第三件就是囑託妹子終身之事謂將來與表家兄弟
有姻緣之分却又不叫當時訂定必要等待數年仍須蔣公完成此事此番回來原要見了許伯就將這事訂定不料
又不得相會到家後請了許伯來使可一言而定劉雲道那蔣公之子是名門舊族正是配偶況且陰陽兩運先已見面這
姻緣非尋常可比若我在彼就當同蔣公為媒一言訂定何必更待他時劉雲道兄弟也是這般主意倘是表家伯母說
妹子現有生父如今又有我伯母親在堂大家不必揣主况如今又在客邊果是姻緣就耽擱了兩年也不為遲劉雲聽
了此話因問雪姐道表夫人待妹子如何此一詞是劉雲聽表母說過雪姐道就是親娘也沒這般憐愛臨行啼啼
哭哭竟與了妹子許多東西此物是劉雲聽表母說過劉雲道如此說是極相愛的了這件事就當反經從權况這再生實是世
上罕有的事許伯得知已喜出望外豈有不樂從之理又何必拘拘於此劉雲道這是父親冥中如此囑託諒必有因如
今妹子年纔十六即遷待三兩年亦無不可劉雲道這也罷了只是他明歲必須進取功名總好劉雲道兄弟也再三勸
他他公為侯地按要與他作對不聽回家如今房屋又被他封鎖亦無家可歸倒是一件難事前日兄弟訪問明白因寫
了一封備細的書留下二兩盤費交與許伯的緊隣周老人託他雇安人寄往山東信面註明到日另給酒資二兩這封
不知何日纔到劉雲道有這重酬那怕沒人寄去只是他那裡得了此信却又增一段愁腸因想父親所說遷待的詩未

必不為有此頓挫。這是劉雲意中所想，却不知雪姐心中已深信了恩父的言語，並岑母的憐愛，就這幾年諒無更變。因此到不把這事故放在心上。他兄弟二人直說到上燈時分，向靈前炷了香燭。此時兩隻大船已並在一處。劉雲道：「明早就在這鎮市上買了祭品，先與父親祭奠，叫兩隻船幫着同行。我是擔怕的人，如今却放心了。」劉雲道：「哥哥嚴家兄弟相救，兄弟却早知道。劉雲道：「這是何說？」劉雲又將這點石禪師的話細述了一遍。劉雲道：「如此說，這禪師竟是個知道去未來的羅漢了。」說話間，晚膳已備，弟兄二人就同過這邊船上來，另送了幾樣酒肴到這邊與小姐。他弟兄又敘話到半夜，纔各自安歇。次日早起，就在鎮上買了那雞鴨魚肉、菓品蔬菜、香燭紙鏢等，准備在船中祭奠。從此兄妹三人常在一船，每話那歷過情節，頗不寂寞。不止一日，到了吉水，停船在城外碼頭。他弟兄已先在船中商定，將靈柩暫停城外普化寺，傍院面前搭起三間大殿，棚中間安放靈柩。後聞李瑣女眷外間接待親朋，傍邊左右另蓋兩小殿，一處做了廚房，一處留待來使，就借傍院做了膳房。並安放物件，當日劉雲先上岸到普化寺，與長老說知，就教後進城到家中拜見老母，兄嫂把客途經歷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如無數重機，大家聽了，又悲又喜，又甚驚惶。當下老母就要同了媳婦，到船上去看哭奠，並就好看。着這個還魂的女兒。劉雲道：「母親與佛嫂理應前去，但這碼頭上船隻擁擠，行人雜沓，况船中又甚窄狹，一無備辦，且待搭起了棚殿，再請母親同佛嫂們往船上起棺，一同送至殿中祭奠。劉母道：「既如此，你們快些去料理棚殿要緊。」先在家祭過了，再商量開市的日期。日先把你妹子接了回來，省得他在船上不便。劉雲領命，即同了二舅劉霖分頭辦理。雇了人夫工匠，備了杉木竹竿，將自己鋪中大布，蓋了十多筒，到寺裡去搭蓋棚殿。傍晚晚兄弟同出城到船上。劉霖先拜了靈柩，大哭了一場。然後與兒妹見過，因說這棚殿連夜搭蓋，明日還得一天工夫。纔後後日早晨，便好起棺上去。劉雲對雪姐道：「明日母親就要同你先行，雪姐道：「小妹也正要去拜見母親，這理且留梅嫂在此照管。劉雲道：「不必。妹子且將東西收拾收拾，明日一總與你搬回家去，就是。當晚劉雲派了一個家人，跟隨劉雲往寺中歇宿。監督工匠照舊什物，劉霖仍回家中料理一切。應辦物件自己同兩個家人在船守靈。其說劉霖回家對母親說，如明日棚殿便可蓋完，後日一早同母親大嫂們去起棺到殿，合家祭奠。又道：「這妹子生得好，模樣兒了，我十分親愛，直教像親妹子一般。明日母親見了，必定歡喜。」大娘子道：「這還魂的事，人并不信。如今却真有這般奇事，豈不知在棺木內如何過得這許多日子，難道不氣悶的麼？」梅嫂道：「二娘子道：「想必免了。這棺材就如房屋一般，這魂靈也好走進去，出來，真是不

氣悶的不然他公公怎得選了生人去說話兩姊妹你一句我一句胡猜亂講說如劉母道你們且莫亂猜明日接了他回家正好慢慢的問他當晚又過了一宿次日一早劉母起來一面打發家人前往普化寺催促搭蓋棚廠一面叫劉霖去雇兩頂轎子接了你妹子與那梅嫂孀子回來再到寺中去料理劉霖領命順路雇了大小兩頂轎子到得轎上雪姐早已收拾停當將要繫之物隨身帶在轎內其餘交給梅嫂孀帶與大哥說了一聲隨即上轎劉霖一路懸着轎回來且說劉母打發劉霖回去後就同了兩個媳婦都出中堂探望行大一會轎子抬到大門內下轎劉霖都迎將出來看見雪姐果然生得十分秀美一身孝服梅氏跟着進來了到堂前劉霖一指與雪姐道這位就是母親這是你大嫂這是你二嫂雪姐叫梅嫂孀將一把椅子移在當中請母親坐了拜見劉母見來便十分憐愛道途路辛苦只行常禮罷雪姐當下端端正正拜了四拜劉母叫兩個媳婦攙起然後與兩位嫂孀子拜見這劉大娘子却只有一个三四歲的孩子叫做瑞兒生得粉妝玉琢一般因叫過來與姑娘磕頭那孩兒真个就扒在地下磕頭喜得雪姐連忙抱將起來那孩兒把兩隻小手兒抱緊了雪姐的頸項不放劉母見了也不禁笑將起來大娘子過來拉他的手只是不放此一字難生動不可思議若再紅情靜態無意味却去一个小雪姐道這小侄兒弄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孩兒身上形容出大家許多恩愛來真是稀奇古生花雪姐道這小侄兒弄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人要抱他還哭着不叫抱哩當下梅氏也與老夫人並兩位少夫人磕頭大家都攙扶免禮雪姐抱着瑞兒隨老母大家同到上房裡來坐下雪姐看劉母雖年及六旬却神清體健長髮纒白得幾根這大娘子到是个短小身材銀盤白面生得秀雅端莊這劉二娘子却是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生得溫柔婉麗

劉母道這小侄兒弄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孩兒身上形容出大家許多恩愛來真是稀奇古生花雪姐道這小侄兒弄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人要抱他還哭着不叫抱哩當下梅氏也與老夫人並兩位少夫人磕頭大家都攙扶免禮雪姐抱着瑞兒隨老母大家同到上房裡來坐下雪姐看劉母雖年及六旬却神清體健長髮纒白得幾根這大娘子到是个短小身材銀盤白面生得秀雅端莊這劉二娘子却是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生得溫柔婉麗

哥與將公的表侄女結姻不知那個姑娘生得如何

劉母道這小侄兒弄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孩兒身上形容出大家許多恩愛來真是稀奇古生花雪姐道這小侄兒弄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人要抱他還哭着不叫抱哩當下梅氏也與老夫人並兩位少夫人磕頭大家都攙扶免禮雪姐抱着瑞兒隨老母大家同到上房裡來坐下雪姐看劉母雖年及六旬却神清體健長髮纒白得幾根這大娘子到是个短小身材銀盤白面生得秀雅端莊這劉二娘子却是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生得溫柔婉麗

子使道比小姑姑何如雪姐笑道勝我十倍不止的

劉母道這小侄兒弄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孩兒身上形容出大家許多恩愛來真是稀奇古生花雪姐道這小侄兒弄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人要抱他還哭着不叫抱哩當下梅氏也與老夫人並兩位少夫人磕頭大家都攙扶免禮雪姐抱着瑞兒隨老母大家同到上房裡來坐下雪姐看劉母雖年及六旬却神清體健長髮纒白得幾根這大娘子到是个短小身材銀盤白面生得秀雅端莊這劉二娘子却是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生得溫柔婉麗

女兒今見了雪姐就如親生一般問長問短大約三日三夜也講說不完

劉母道這小侄兒弄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孩兒身上形容出大家許多恩愛來真是稀奇古生花雪姐道這小侄兒弄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人要抱他還哭着不叫抱哩當下梅氏也與老夫人並兩位少夫人磕頭大家都攙扶免禮雪姐抱着瑞兒隨老母大家同到上房裡來坐下雪姐看劉母雖年及六旬却神清體健長髮纒白得幾根這大娘子到是个短小身材銀盤白面生得秀雅端莊這劉二娘子却是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生得溫柔婉麗

也就如親娘一般孝敬結親們又彼此十分敬愛連這小瑞哥兒見了雪姐就撲着要抱急慌慌下下來看來却與在將家情義一般且說他弟兄料理棚廠果是人多手眾到第二日傍晚已搭蓋齊全上面俱用蓬簷大布連簷起着地下通鋪墊席毡茶幾然下雨亦不能滲漏次日凌晨劉老夫人婆媳同雪姐都被重孝坐轎到船上來哭拜起棺只留一老家人在家照料弟兄三人斬哀執杖號哭扶柩往普化寺來到了棚廠將靈柩在正中安放停妥遮護孝堂嚴設桌供一

一齊備內眷們都在後園守靈當下劉雲應得與母親拜見母子夫妻悲喜交乘當日整備猪羊祭品焚香點燭合家痛哭祭奠畢就都在殿中相伴劉雲因家中無人只派二弟同一小廝回家照料並令往船上將所有物件查點搬送回家船家雇備照票我給清楚那官船上因在涼山耽擱多日額外給他幾兩銀子盤費劉雲領話去了當日又叫了兩個漆匠來將外柳通身只用漆漆三兩日內便可乾燥擇定十月十三日開吊十五日吊出就在本寺大殿上起建佛場三晝夜這同寅文武官員以及親戚鄰友吊奠者絡繹不絕俱拜跪至親好友支持管待酒席三天止吊後即擇於十七日出殯於祖塋合家眷屬直到送殯後轉回家普化寺中送了一分重香金酬謝回家後又設席酬謝幫忙親友前後整整忙了半月有餘方纔完事這一日劉雲在書中修了兩封書一敘成公一敘殷勇將來封在一處託本縣用官封和遞江浦轉寄劉河書中細叙弟兄途中相會並殷母被害我妹遠魂許多情節以及彈杖性以懇其關等嚴究又作一札為差往大庾縣與許公報信並接他來家相會自此雪姐安居劉府母女兄妹姑嫂們雍雍睦睦一團和氣只日逐盼望父親到來聚會正是歷險盡時終性命受恩深處便為家不知許公可能接來相會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敘弟兄相逢各訴所歷看來原可平鋪直叙殊不知其中頭路紛煩問答不一難易實難合着他歷敘各人情節先後貫通絲毫不漏洩是妙筆末後雪姐到家一段更覺驚心動魄新至於開吊行殯事細敘筆筆周到總緣作者胸中自有別才技能諸事詳悉鏡湖真是第一通人

第二十三回

華秋英急智刺淫倭

何仙姑幻引救淑女

且不說雪姐安居吉水却說這倭寇的根由起於嘉靖二十五年只因彼時倭人將洋貨到江浙沿海地方交易多被奸商賄欠奸商又被諸貴官家餽吞成千累萬不償價值以致群僑盤踞近地島嶼不散諸貴官各聲言倭寇私窺內地喊官兵進剿因此激變群僑分頭肆擾始則劫奪客商遂截海道繼而攻城破邑殺掠鄉村且有內地凶徒匪類逸犯逃兵勾連響應此輩有王家遂至猖獗可見官祿不誠財的這連年以來沿海生民受其荼毒及浙撫如環同都指揮使吳璘新獲通倭奸細九十餘人督兵進剿屢立戰功這諸貴家因不能獲利反喊言官論如環玩寇殃民還問賊煉暴卒獄中星殞亦下獄論死自此倭寇益無忌憚聞浙江湖等處出沒不定殺掠焚劫異常慘毒又兼同時有海盜徐海汪直聚眾至數萬寇掠江浙與倭首趙天王相為犄角官軍屢戰不克

以上叙倭寇來歷俱出正史却具此事實錄之錄

這趙天王更為桀驁其妻亦鳳

兜林恩之使兩口苗刀有萬夫莫敵之勇見倭寇都是美而悍婦因此趙天王十分畏愛且時被江五江七怨思
率領倭寇數千突入崇明攻破城池大肆屠戮知縣湯一澄率領民兵巷戰而死把總在逃被殺彼時常鎮參將李更與
駐兵楊念崇明是他統轄地方聞報率領官兵一千會同大倉官管遊擊委湖合兵前來救應已是無及兩人見倭勢方
張不敢進退因商量分兵守住孔道待他自出截其歸路原來這崇明失守正是殷勇到任前一日之事得此一筆
此這阮守備聞知攻破崇明離汛咫尺正在坐立不安手足無措忽報殷勇到來接印正中心懷便忽忽交代而去殷勇
接印後恐倭奴乘勢來侵即傳令箭調集附近汛兵二百五十名交本營把總董槐守住瀏河要道自己率領本營兵三
百名星夜往孟河地方據險設伏邀截倭奴歸路又與瀏河首尾相顧且說這倭奴攻破崇明大肆殺掠巨商富室罄擄
一空婦女三十以上無安色者殺戮無存少艾者驅使作役青天白日羣聚裸淫少不如意揮刃戕血屠婦股栗受汚天
日為慘這趙天王殺掠滿意幸得赤鳳兒擇姑非常不敵恣意淫擄却聽了就地滾江五的指揮帶了倭兵三千出據圖
山欲窺太倉尚有倭奴十餘盤踞城內為將向之勢却說崇明城內有個黎富人家夫婦二人同逾花甲並無子息只有
一義女名叫秋英本姓華氏伊父名宣原是書香儒族此與華夫這華宣是個寒士因拖欠官銀追比不過無奈將他賣
身抵償到黎家時年纔十二黎夫婦因無子女見他是個舊家子女又且生得秀美聰明就把他做女兒看待後來華宣
死了也虧黎老與他買棺殮葬秋英到十八歲上更顯得十分標緻黎老夫婦原要與他抬贅一個養老女婿倚靠不料
其年因倭寇屢來攻打城池兩老相繼憂怖而死須知兩老存心忠厚都是秋英一力殫盡秋英非
物秀麗抑且心性聰明遇事見機極有胆智此與秋英其時也被倭奴擄在羣婦女隊裡
身邊却賊賊藏著一口小利刀防倭奴來犯只因婦女眾多一時犯他不著一日早晨有數十倭奴聚集在一大宅院內
着眾婦女與他進飯其餘各關一個當眾查淫內有一個身長力大的倭奴來犯秋英這秋英却是天生的靈巧在倭奴
中數日已習知倭奴的言語見這倭奴來犯便給他道白日常看眾人面前不好看相不如同到屋後無人處好那倭奴
大喜即跟着往裏邊來却是一座樓屋秋英指着道樓上去好一面說就上胡梯這倭奴也隨了上來秋英到得樓上原
立意拚命刺這倭奴不意看見樓板上放着一個壓衣石鼓約莫也有數十斤重秋英心生一計道你且開了門把這石
鼓靠住省得人來打攪恰則人這倭奴點頭就將手中兩口苗刀遞與秋英拿着這是一時急智實有天命存倒腰雙

手攔那石敢秋英見他抱起石敢時即將一把苗刀從小肚子底下用力刺進腹軟刀利直盡刀利直盡刀利直盡
倭奴痛絕倒地登時氣絕秋英見倭奴已死想到少刻必有倭奴進來難免一死人急計生却打從樓窗走出見左右人
家墻垣樓屋處處接連因料這倭奴昨日從東而來今日必不往東去我若走得東門便有生路因打從屋瓦上逐家
盤遞望東而走到了房屋不遠之處便下來從坍塌處一步步尋路而去如此上上落落約莫也走了有十四五里光景
望見離東門不遠只聽得後面的哭聲震天回頭一望見西首烟火冲天而起原來這些倭奴吃飯後探聽得有官兵到
來却將這些婦女關閉在屋裡放火焚燒而去可憐這些婦女即已遭污又活活燒死慘不可言此悲慘文秋英已料
倭奴西走急忙打從人家樓上下來竟出東門却見一路尸橫遍野血腥觸鼻他也顧不得害怕心慌急急又不知路徑
只望着東走足足一口气走了有二三十里已過晌午望後面並無响動四下裏亦無人迹把心畧畧一放却半步也走
不動了人到性命相親竟不覺其度之及至事定心看脚下鞋已綻裂兩響連辨如何受得此苦又見前面是一道小河
阻住斜側裡雖有一條路徑却不知是往何處去的欲要挨上前去却無半點氣力又兼腹中飢餓難當沒處去討飯吃
想起來終不免一死若在着急只聽得西北上火炮連天喊聲動地秋英想這倭寇裏並無火器想必是官兵
勦殺若是官兵得勝便有生路雖然正在躊躇只聽喊殺之聲愈近打一望時已見兵馬來到心中驚慌却沒個躲避
去處聽只見那側路傍一箭之地有個河池水已乾涸却是一池污泥遠有些枯爛荷葉在上候池側傍却有株
老樹半邊橫倒在地上一時無奈只得拚命走到河池內那傍岸處不過深得尺餘掙遠幾步使踏到樹上結回頭看
時殺聲已到頭原來却是一隊官兵被倭奴殺得丟盔棄甲又追趕得緊俱往前奔命到得河邊見沒有橋梁都往河
裡亂跳大約逃得過岸的甚少淹死的甚多後面大隊倭奴趕來何異屠羊殺豕奔不到河邊的都被殺死血腥四濺這
時秋英也顧不得性命將身子都蹲倒汚池內把一片爛荷葉遮住了頭面秋英亦可謂出污泥而不染幸喜又有那橫
倒的樹枝橫住秋英亦心偷眼看那些倭奴呼嘯成群因趕得發熱流汗都開懷脫臂也有坐地歇力的也有跳躍嘻笑的
拉屎溺尿混鬧了有倆把時辰呼嘯一聲仍復回原路去了秋英見倭奴雖去自身却陷在污泥內莫說拔步不起即上
身也伸不直來天色又將傍晚想道死在這泥池內却強如被倭奴砍殺只是渾身泥污做鬼也不爽利抬頭看時
這橫倒的樹枝却離身咫尺忽然想起用手在污泥內將一條繫腰的長汗巾解下來拿着一頭把污泥用手勒去再

把這頭用力掛上樹枝然後兩隻手拉住汗巾兩頭一步步用力掙將上來聯妙糊糊不聽幸喜腳帶繫緊不曾掉下鞋子及掙得到池上已是氣力全無坐在地下半胸着渾身都是污泥糊住肚中烈火焚燒不覺一個頭暈就倒在地下如此之危奇奇奇況似夢非夢只聽得耳邊有人喚道你這個女子好大膽這黑夜開散睡在這死人堆裡秋英微微睜眼隱隱見一個人立在身邊聽得是老年婦人聲氣因問道你是那裡來的這老母道我也是與你一般悲難的秋英道原來你也是逃難的我都是餓倒在這裡動彈不得只好聽死的了這老母道我悲難時幸虧身邊帶得有些乾糧在這裡你掙扎起來吃些我扶了你同族到前頭去尋個安身的所在這禮如何過得夜一邊說一邊遞了一個餅餌與秋英說何人那秋英接了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不知姆姆姓甚府上在城在鄉如何這時候恰恰也逃到這裏來此餅餌何人那秋英接了道我姓何在城外居住虧得我日間避在個山坳裏倭寇找尋不着夜晚纔敢出來秋英一邊吃着餅餌一邊叫道何姆姆來你扶我一扶起來這老母就捏住秋英兩隻手腕拉將起來笑道這般重原來身上倒加添了一半泥已說得秋英也笑將起來此時雖然坐起身來還是渾身打顫幸虧得吃了這個餅餌纔把饑火接住老母道你身上的污泥我與你拆個樹枝兒刮落了纔好秋英道我兩腿都是污泥如何走得動幸虧腳帶纏得緊不曾掙了鞋不然怎了這時略有一點微月色此時月色外邊涼涼這老母扳了一條樹枝與秋英上上下下刮去了一層污泥道這沾在衣上的且由他待乾燥了再處我和你且挨到前面去安住了身再作道理秋英道多謝姆姆只是我們往那裏走老母道這條小路我還有認得你只跟我來包管不錯秋英就一手搭在老母肩上慢慢跟着從小路裏行來在微月光中看見何姆姆雖有六十來年紀却肌膚細膩步履強健因說道幸虧得遇了你老人家拜了為娘侍奉你老人家終身如何老母道你這個姑娘心腸好日後還要享大福哩只是我家鄉遠帶你不去秋英道你老人家方纔說就住在城外總然遠幾十里我也情愿跟你老人家去老母笑道好姐姐我贊對你說我娘家姓宣夫家姓何原是山東人我有個女兒許在這種金家我原來到這裡來尋親不想遇了倭寇殺來大家分頭逃散如今這親戚一家也也不知逃往何方我如今只得仍回山東去了我女兒叫個小梅如你日後若會着他就知道我的來歷了秋英道你老人家要回山東去也情愿跟了去說這小梅姐姐我又不曾見面認識日後叫我往那裡去會他老母笑道你也慮得是只如你今日遇着我却也是有緣日後安知又不遇着我女兒你只記着我的話包管日後會得着兩個一邊說一邊

脚下輕輕鬆鬆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林子里樹木參天，此時已是半夜時分，行走中間見路傍有一座大樹林，老母道：「我們也走得乏了，且到這林子裡歇坐坐，再走。」秋英道：「甚好。」當時一同到林子裡席地而坐。老母道：「你走了這半夜，肚裏可飢麼？」秋英道：「我吃了你老人家送的餅餌，只恐媽媽反受飢了。」老母道：「不妨，我曾合了幾丸辟穀丹，每服一丸，就可耐兩天不飢。如今還剩了兩丸，與你分吃了罷。」因向懷中摸出一個小小袋兒，袋內取出兩粒雞頭子大的丸，與香撲鼻自吃了一粒，却將一粒將一粒納入口內，一口咽下，又將這小袋兒遞與秋英道：「這丸便是修合的丸，方你好好藏着，日後也好濟人。」秋英此時吞下丸，便覺五內清涼，精神頓長，四肢開好，像添了許多力氣。一般因道：「媽媽這藥竟如仙丹一般。」秋英道：「只恨我日後修合不來，老母道：「這丸方說是留候張良傳下，救人飢荒的，只要照方修合，却也不難。」秋英遂將袋兒貼肉藏好，老母道：「我們去了罷。」當下秋英已得行步，輕便隨着老母前進，走不到一里多路，不防蘆葦中伸出兩隻鏡的來，將他兩個倒拖得，嗚道：「你們這黑夜裏奔走，不是搗迷，定是奸細。」老母道：「我們是逃難的婦女，那兩個道：「我們不要管他是好是歹，只把他送到老爺船上，去聽稟發落。」當下不由分說，押着他兩個走了有一里來路，到了個河灣裡，見有一隻大哨船裏面，遠點着燈火，聽見岸上有人行走，船裡就鑼出十數個大漢來，手裡各執短刀，嗚道：「是誰？」岸上的答道：「我們捉得兩個黑夜行走的婦女來，稟爺只聽裏面有人吩咐，叫帶他上來，止是總爺虎穴，又入龍潭，究竟不知這船裏是何等樣人。」華秋英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說兵機無心得法

設險伏有志逞奇功

且說這秋英被鏡的拖翻大吃一驚，恐是遇着短路，却曉後來聽得說送到老爺那裡去發落，想必是個守夜的巡兵，及到了船邊，見船裡走出十數個帶甲持戈的兵來，不問姓名，知是官船，便放心不懼。原來這船却是殷勇的哨船，這地名叫做孟河港，却是崇明太倉兩處出入海口的要道，一經官船，嚴嚴肅肅，只管轄得三百六十名官兵，雖有總制令箭，可調兵，因知袁游擊已與李更良合兵會剿，無兵可調，自備取寡不敵，因想參遊兩營之兵，合計三千有餘，會勦倭奴。

諒可必勝可見其機不可失倭奴一敗必從此處出口正好截殺因此把這三百名兵分為十隊據險埋伏在蘆葦叢

莽之中口內各啣哨子為號惟備黑夜廝殺每一隊用鳥鎗十杆鉤鎗十杆大砍刀十柄一聲炮响四下接應又恐有

奸細出沒沿路另派巡兵伏於大小要路晝夜哨探防守自己亦不卸甲三百六十名兵以有三千六百名這夜巡兵把

兩個婦女帶進船來殷勇看時一個年老婦人一個青年女子因問道你們為何黑夜行走只見那老婦答道我們是逃

避倭寇的日間不敢行走殷勇道如今倭寇四散屯扎你們要逃往那裡去老婦道老身自有親戚相投只是這個女子

是在路上遇着的他已無家可歸如今遇了老翁便是他終身造化只求將他收下保全他一條性命老身也省得路上

累贅不難真是神仙妙殷勇看那女子雖然蓬首垢衣却掩不住他那容光秀麗因想若不收留恐遭賊害便道你何

不同他在此待平靜了差人送你們回家如何老婦道我自有一安身處所不消老翁費心只要將他收下我便放心去了

因對秋英道你安心在此只不要忘記我的言語說與轉身便走秋英却待要拉住他時早已走出船外殷勇即吩咐巡

兵將他送出大路這巡兵纔答應了出來已不見了那老婦的踪跡眾人吃驚道分明纔走出船來怎麼便不見了奇怪

哥怪因回稟本官殷勇便問秋英道這個老人家你在何處遇着他可曉得他居住姓氏麼秋英道曾問過他他說娘家

姓宣去家姓何原是山東人到這裡來探望親戚說他有個女兒許在這種金陵岑家想必這就是他親戚了殷勇又問

你是從那裡逃來的秋英却將崇明如何失守合城如何被害今早如何刺殺倭奴逃走如何見官兵敵歸入荷池又

如何上岸餓倒遇着這姆姆救我同來的情節細細說了一遍殷勇聽了驚訝道看你不出竟有如此胆量但崇明到此

有百十餘里你如何走得半夜便能到此如此看來這老母決非凡人了既說有金陵岑姓且慢慢訪查因道你且坐下

說這倭中情狀如何秋英也不推辭在傍坐下因說這倭奴狡獪凶殘大約攻破城池先肆擄掠那老年人者不分男女殺

戮無存把那些少壯男人驅在一處逼着官兵到來先驅使中陣倭奴却伏在背後有回頭者即行砍殺官兵不分清白

槍斃矢石齊發殺的却是些無辜百姓遂割了頭去冒功請賞這些倭奴却四分五落避開待官兵銳氣已過他却四下

呼嘯合攏圍來官軍十場九敗因此這倭奴藐視官軍全無畏懼不聽云見倭人不可說倭話夫夫當官他直言

取人但其性最貪又無紀律往往夥內分財不均便自相殘害便見破法人老翁用兵當以智取不可力敵這一席

話說得殷勇滿心敬服道你有如此才智勝過勇兒十倍但此處正當要緊早晚恐有廝殺不便留你你且吃些飯食到

第 二十四回

五更送你到瀾河署中暫任平靜後再作計較當下給與了些乾糧在後梢艙少歇到五更時即着兩個老誠伴對由水路護送回衙這秋英見殷勇是個少年英雄心下也十分有意願說佳人才子無非吟詩作對也約傳情並無英話暫且不題且說那李參將與袁游擊兩個不敢進逼倭寇推說在要道把守截他歸路其實是心寒胆怯畏懼交鋒誰知却被趙天王使混江鯨江七暗約城內倭寇半夜兩下劫營殺得官兵大敗次早二將聚集敗兵喘息未定又被倭奴四下合圍攔來刀飛血濺又大敗了一陣袁游擊捨命力敵李更良却身帶重傷而逃却被赤鳳兒同江七緊緊追來正在危急只聽炮聲震天一彪官軍從斜刺裡雲飛電掣而來原來却是黃總制得了飛報差中軍副總鎮陳奇文率領精兵三千前來救應將赤鳳兒衝殺得星散雲落却得趙天王同就地滾江五夫妻率領大隊到來接應又混戰了一陣趙李更良到來遂藏住大殺一陣這赤鳳兒與江七口帶得五七百倭兵不防這大軍到來江五江七見官兵勢大招呼趙天王奪路往廟灣而走陳奇文聽得東南角上殺聲震天知是袁潮被困當即分兵一半着中軍守備金尚忠追趕趙天王自率官兵前來救應却說這袁潮見李更良帶傷而逃支持不住也要脫逃不料被倭寇四下圍住不能脫身正在十分危急幸得陳副總救兵到來軍勢復振內外夾攻倭寇抵敵不住又有趙天王大隊已走沒了頭領其勢已孤呼嘯一聲齊奔孟河而逃逃得不差正好與陳副總功可陳副總同袁游擊率兵隨後趕來這千餘倭寇除被官兵砍殺了三分之一所剩七百餘人一來趕得心慌二來沒得江五江七的引導只顧往前亂走恰恰往孟河港這條路上奔來已是起更時分却被殷勇伏兵剛剛遇着這邊官兵趕到黃昏時候見道路叢雜又無星月對面看不見人影陳副總恐黑夜難以攻擊又恐倭寇有埋伏接應因下令且揀平曠處扎住營寨這處倭見後面沒了追兵遂放心連夜奔逃却又見四下裡蘆葦叢雜道路盤曲正不知那一條是出路正在黑摸只聽得蘆葦中一聲炮响十隊伏兵鳥鎗齊發混雜亂炮炒炒以從四下裡打來倭奴無路投奔自相踐踏又見四下裡蘆葦一時燒着烟火冲天那火光中殷勇左手執一條鐵錮右手執一口鋼刀奮勇弟兄率領這十隊伏兵長鎗大刀着地捲來殺得倭奴四下亂竄逼落河內并烟火中燒死者不知其數七百餘倭寇竟不曾逃了一個及至陳副總見火光燭天殺聲動地知是廝殺急與袁游擊引兵到時倭寇已是殺盡殷勇即參見了那副總袁游擊陳奇文便問你如何恰好在此等着殷勇即將調兵埋伏情節一一稟知陳副總大喜道雖老成風將用兵不過如此明日回稟制憲當得首功當時下令即在此間安營造飯因與殷勇討論勦倭的要着殷

勇就將華秋英所說之言一一對答陳奇文鼓掌大笑道深合機宜真是至當不易之論姑輩秋英之言慎不可聽這是
袁游擊在陸臉上十分失色再說金守備追趕到得海口有倭兵接應下船揚帆遁去只得星夜領兵回來繳令天明將
各營兵已齊集陳奇文計點本鎮人馬陣亡七名帶傷二十六名計得倭首二百七十四級參海兩營兵陣亡四百三十
八名帶傷者甚眾只得倭首一百十二級惟嚴守備所領官兵不曾傷了一個却得倭首四百五十七級火燒水淹者不
在其內當下敕功造冊先行飛報制憲仍令金守備來游擊軍所部人馬各回本營惟李更良受傷甚深眾已抬回汛地
即着該營守備領本部人馬回楊舍嚴防倭寇復出整治軍需聽候調遣又移會太倉州安雲從請他會同殷守備往崇
明一帶地方招撫難民酌量詳請賑濟又再三囑託殷勇嚴防倭寇突入海口殷勇見陳奇文辦理周詳相待甚厚因密
將收留華秋英在署之事細底稟知陳奇文道有如此奇女子又是奇遇正堪與奇男子作偶但不知有多大年紀了殷
勇道看來也不過二十來歲陳奇文道此事我嘗密稟制憲必有佳音當下料理完畢帶了親隨星夜回轅繳令却說黃
總制初聞失了崇明急得三尸暴跳因飛檄飭調參游兩營悉兵進剿幸旭先已起兵尚可塞責後聞得已被倭寇劫
連敗二陣惱怒已極因即令中軍陳副總領兵三千星夜前往救應尚恐不濟正欲再調吳松鎮總之兵却又接飛報已
得勝了一陣因此中止補敘總制一及接到此次飛報方知大勝只可恨倭首遁去留此後患此非故縱倭首乃作者故
以文正要親往崇明招撫又接到中軍申報已移會太倉知州會同殷守備前往招撫心下甚喜中軍辦理周到又檄委
分巡副使前往總理查勘酌量難民賑濟及中軍回來繳令細問情形方知崇明初失參游兩營之兵不敢進攻却只在
那要道把守以致倭寇在城中駭人人民受其屠戮又不能嚴緊隄防致被劫營連敗二陣若非大軍救應幾致全軍不保
又知殷勇接印後調度有方據險設伏以本兵三百不損一人截斬倭寇四百餘級其功不小即日飛檄將袁游擊撤回
巡捕營聽候發落即委殷勇署理太倉游擊印務又兼攝瀏河守備軍賜精甲一副良馬一匹李更良俟傷好再論楊舍
係總轄要地檄委都使同知耿自新前往署理參將印務又委秋江縣縣丞龍為霖往署崇明縣印一面犒賞有功將士
一面備細奏聞自陳失守崇明之咎此本上去後來發內閣會同吏兵二部議獲總制黃炯將功折罪仍留原任中軍副
將陳奇文軍功加一級候陞參將李更良已經身故不議遊擊袁辦降三級調用守備殷勇任伊始即建大功實屬可
嘉可否備授太倉城守游擊以勵戰士崇明縣知縣湯一登殺賊捐軀所有贈典恭候欽定仍詹一子該縣難民速即招

照例查造清冊賑濟其餘有功戰士及陣亡者於例分別賞卹云云奉旨滿一澄這贈太僕寺卿仍陞一子縣丞餘依議這京報發到各省誰不知道且說殷勇初意原不過借此望實授了這個守備誰知又奉委署理太倉游擊並得了精甲良馬喜出望外只不知華秋英之事陳副總曾否稟知此特因公務匆匆只得放下遂會同太倉知州安雲從往崇明拾撫難民查造清冊足足忙了半月纔得或事文冊申總理副使轉詳賑濟不表回到瀏河守署雇兩個老年僕婦安頓了華秋英將本營事務暫交把總董槐管理授與方略凡有軍情飛速通報又於五里設五汛兵四名當管飛報緊急軍務部署星夜上省叩謝制憲此時是游擊將軍沿途有塘馬伺候三日夜即趕至吳會不脫常例隨傳柳稟見即刻傳進此番不在二堂却在東書房使殷勇進來見總制笑容可掬即上前參見畢復又叩謝黃公道恭喜你得了大功我已將你保奏不日旨意下來必有佳音殷勇道這是大老爺格外宏恩卑職遠未有涓埃之報黃公道如今海賊勾連倭寇肆擾江浙東粵一帶不能安枕你所轄地方最關緊要責任不小須晝夜隄防不可一勝便生驕惰殷勇道卑職當謹遵鈞旨原來殷勇那日送秋英回署此事傳得合營皆知袁游擊因忌殷勇得了頭功署了他的游擊在省揚言殷守備掠取民間女子在署却不知這事已經陳副總備細稟知因陳副總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何苦為小人當下黃公問道我記得填你的劄付是十九歲了你署中可有家眷徽福殷勇道卑職還不曾婚娶只有嫡親叔孀并一恩父因軍務匆匆也不曾接到黃公道此時也正當婚娶不可再耽擱了此語一聽殷勇見總制說話有因因跪稟道卑職有一事黃公道你不必說我早已知道是為那收留在署的女子這事有忌你之人滿營傳說前日陳中軍回我方知原委說他能刺倭逃脫却是個奇烈女子况又孤才無倚這是天作之合本院與你作成成就了這親事如何殷勇叩謝道這又是大老爺的恩典黃公道你地方緊要即日回太倉去任事不必回瀏河我自道理殷勇即叩謝了出來謝別了堂官又往拜謝陳副總並轅門巡捕等官星夜回太倉部署事務到第二日知州安雲從來拜道恭喜總爺弟奉制府檄委代作水人當着拙荆親往瀏河伴送尊夫人到來與總爺完姻只候擇定吉期方可前往殷勇道雖是大人恩典有煩太尊已是不當至勞煩太太如何使得安知州道這是大老爺的台旨豈敢怠慢殷勇遂查看通書擇定臘月初四日安知州辭去各自料理至期一切完備原來瀏河離太倉只一站程途先一日安夫人已將新人迎至公館初四日子時拜堂這日同城文武各官都送賀禮各官夫人都來看新人道喜這華夫人並無一點兒女情態知署中無人合宅後

即陪侍各官夫人。井井有條。姑今未有如此。婦子內外筵席大吹大擂。兵丁們各有犒賞。午後有總憲差官送花紅羊酒絲綢到來。並帶有陳副總的禮物。殷勇一併拜領。款待差官。直熱鬧到初更。各官方散。差官送在公館安歇。然後各官夫人起身。當夜洞房恩愛。不必盡言。次日又感席特請制憲差官。只邀知州相陪。起身時送了二十四兩程儀。一對錦緞。并修稟叩謝制憲總副。次日江浦成公差家人送禮。並將劉雲所存之項。賄來以備費用。殷勇一一領收。留家人在署厚待了兩日。修書二封。一封致謝成公。一封託致劉氏兄弟。厚賞家人而去。都不在言表。原來華氏夫人自到瀏河。署中將老母所授丸方。取出觀看。却並不是甚麼丸方。上面都是行兵佈陣之法。後面還有二十六路梨花鎗法。細細詳看。心領神會。且自服了丹丸之後。兩條玉腕似有神力。私自演習。頗得其妙。已知所遇老母不是凡人。朝夕焚香頂禮。自成親後。凡遇出兵。即使戎裝貫甲。臨陣督戰。所定計策。無不奇中。且又能知書達禮。一應文檄。俱出其手。無此文或以謀扶人殷勇屢立大功。全得華氏夫人之力。後來晉封一品夫人。只是尋訪娘家無人。只記得有一個堂房姑娘。嫁在浙江。也不知音信。因此只在內室供養何仙姑牌位。終身焚頂。又常囑殷即訪胡金陵岑姓。這都是後話。不提。當時殷游擊原要接取繼父叔孀到來。只因地當險要。恐老人家到來。反受驚恐。因此只頻寄音書安慰。差遣不斷。又託叔父將母棺遷至北園山祖塋。權厝。後來接到朱英的回信。方知繼父往大庾縣去的緣故。當時又具稟叩謝標江都院程公。辦事不滯正是天涯有意。酬知己。雲水無心。得好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篇首敘華秋英坐談兵法。真有國士之風。豈關中兒女子可及。後敘各人戰功。條分縷晰。無一漏筆。真有漢雲初起。山雨欲來之致。末幅敘殷勇完姻脫俗。另開生面。小說家無異味處。書中奇女子不少。當以華秋英為第一。

說 小 舊 圖 繪 像 編

●	●	●	●	●	●	●	●	●	●	●	●	●	●	●	●	●
平	萬	白	大	中	儒	新	警	青	十	三	昇	詳	後	鏡	西	封
天	花	杜	紅	外	林	果	富	樓	二	合	仙	註	西	花	游	神
傳	樓	丹	袍	綠	外	報	奇	寶	樓	劍	傳	聊	遊	緣	記	傳
					史	錄	書	鑑				齋	記			
												詒				
												異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並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裝
二	二	二	二	六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八	四	六	八	八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二	三	二	二	三	四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四	三	四	四	四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五						五	五	五	五							
分	角	角	角	角	角	分	分	分	分	分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行 印 局 書 明 文 海 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7038B

